

美国ECPA培灵类金奖图书
卓越亚马逊宗教类年度好书

原版突破
1000,000册

我心狂野

男人就要活出男人的样子

WILD AT HEART

DISCOVERING THE SECRET OF A MAN'S SOUL

[美]约翰·艾杰奇 (John Eldredge) / 著 甘耀嘉 沈春燕 黄凯津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更男人，
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和儿子非常男人。

每个男人的心里都冀望打一场仗，过一个冒险犯难的人生，以及拯救一位美人。那才是上帝起初所赋予男人的形象，要男人活出的样式。

——艾杰奇/J. Eldredge

约翰·艾杰奇的洞见非常出色，令人耳目一新，仿佛经历一次美好的旅程。他特别指出男人的创伤，教他们如何面对伤痛，让上帝的医治临到。相信读过本书，您将受益良多，勾勒出新的展望。

——司温道/R. Swindoll

读了本书，让我从“我是谁”的狐疑中猛然清醒，明白为何我大儿子考上驾照时，我会对他说：“我们一起骑车去环岛旅行！”（虽然至今尚未成行。）本书值得男士一读，使你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坦然面对内心世界；也值得女士一读，使你不再说：“我实在搞不懂他。”

——李长安

这本书描述了男人的心中，从小就需要一把枪，需要一个可以冒险的原野，并相当程度地揭示出隐藏在许多男人心中的愿望……但愿他们在上帝的国中恢复男儿本色。

——张茂松

本书生动有趣，又点出许多培养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秘诀，本人乐于推荐。

——黄旭荣

同
人
亭

建议上架：畅销·心灵励志

ISBN 978-7-229-02130-6



9 787229 021306 >

定价：26.00元

我心狂野

男人就要活出男人的样子

WILD AT HEART

DISCOVERING THE SECRET OF A MAN'S SOUL

[美]约翰·艾杰奇 (John Eldredge) / 著 甘耀嘉 沈春燕 黄凯津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中文繁体字版《我心狂野》，艾杰奇 著，甘耀嘉等 译，台北县新店市：校园，2004
中文简体字版©2010 CEF 校园书房出版社同意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
Wild at Heart by John Eldredge, Thomas Nelson,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0
This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by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狂野：男人就要活出男人的样子/(美)约翰·艾杰奇(John Eldredge)著；
甘耀嘉，沈春燕，黄凯津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5
ISBN 978-7-229-02130-6

I. 我… II. ①约… ②甘… ③沈… ④黄… III. 男性—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4.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2479号

我心狂野：男人就要活出男人的样子

Wild at Heart: Discovering the Secret of a Man's Soul

[美]约翰·艾杰奇(John Eldredge)著 甘耀嘉 沈春燕 黄凯津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特约策划： 博爱天使  晨光

责任编辑：王 水

特约编辑：蔡荣建 李 玮 王 瑜

版式设计：姜晓宁

封面设计： 周周设计局
010-81125522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166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我儿山姆、布莱恩、路加：

我喜爱你们的勇士精神

你们的确是英勇战士

致 谢

撰写这本书如同攀越高峰，非常感谢那些帮助我越过山岭的人：

山姆、布莱恩、珍妮、亚伦、摩根、雀黎、茉莉、葛利、雷、特拉维西、西黎与史黛西，尼尔森（Nelson）出版社的布里恩与凯儿，周四的桥牌社，以及那些在远方、近处为我祷告的朋友。

布兰特——他教我成为男人的意义比谁都还多，还有克雷格——他教我击剑。

前言

我知道，我几乎想要说抱歉，亲爱的主——我们真的还要再来一本有关男人的书吗？

不，我们需要别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份许可证。

一份让我们做自己的许可证——亦即有上帝形象的男人。一份依循我们心意而活而非遵守某些教条的许可证——因为那些教条委实令我们当中许多人沮丧、无聊。

多数给男人的信息是行不通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信息忽略了男人内心深处的实情，以及他真正的热情，却只是一味想透过种种不同形式的压力来塑造男人。“这就是你必须成为的那种男人的样子；这就是好丈夫/父亲/基督徒/上教会之人的模样。”在这里，你可以大玩真实游戏——比如，他负责、敏锐、有教养、忠诚、勤奋、值得信赖，等等。这当中许多特质是好的，这些信息的愿意是好的，毋庸置疑。然而，我们记得，那些通往地狱之路的出发点不往往也是好的吗？现在，你应当看得出哪些信息是完全失败的。

不，男人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他们需要一个彻底的解答：

何以他们向往冒险？为一位红颜美女而战斗——以及上帝何以如此创造男人？他们需要一个彻底的解答：何以女人渴望有人为她们奋战？抑或为她们卷入一场冒险？以及渴望成为一位出众的美女？因为这正是上帝造他们的方式。

因此，我献上此书——书中没有提到成为好基督徒的七个步骤，而是提供恢复生命自由、热情与冒险的狩猎之旅。我相信它会帮助男人找回他们的心——并找到他们的女子。再者，本书也将帮助女人明了他们的男人，并且帮助彼此过上彼此期盼的生活。这是我为你的祷告。

评论家不算什么，那些指出强者如何失败的人也算不得什么，放马后炮的人也如此。那些在人生竞技场上以尘土、汗水与鲜血洗面，勇敢奋斗的人才是赢家，他们知道伟大的热情、伟大的奉献是什么，并将自己献给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此，设若成功，他们将尝到极高成就之后的胜利，即或失败，也于伟大奋斗之后失败。因此，他们的地位将超越那些灵魂冷淡、懦弱的人——关于胜利或失败，他们一无所知。

——罗斯福（Teddy Roosevelt）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马太福音11：2

目 录

致谢.....	1
---------	---

前言.....	3
---------	---

第 一 章 因为亚当出自蛮荒	1
----------------------	---

心灵总渴望热情与自由。冒险——连带不可避免的
危险与蛮荒——正是写在男人心灵深处的向往。男
性的心需要的地方不是预先准备好的、组合妥的、
低脂的、上锁的、有特权的、联机的或是可微波的
地方，而是一个没有截止日期、移动电话或会议的
地方，是为心灵预备的空地——地理空间正好对应
我们的心灵地理。

第 二 章 刻板印象	21
------------------	----

活在恐惧之下的人生毫无人生可言，并且人人终
究一死，“多年以后，你们在床榻上奄奄一息的
时候，我想你们必然想把那苟延残喘的年月拿来
交换今天，在战场上告诉敌人，他们可以取走我
们的性命，但是他们无法拿走我们的自由”。

第三章 男人的噩梦.....41

每个男人最深的惧怕：出丑、曝光、被发现是骗子，而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我们在躲藏，每一个男人都在躲。我们躲进丛林，躲在办公室，躲在健身房，躲在报纸后面，而且大多躲在我们的个性后面。身为男人，你怎么看你自己？像强壮、热情、很危险等字眼，你会选吗？你有没有勇气问你生命中的人，他们怎么看待你这个男人？

第四章 伤痕累累.....61

每个男人灵魂里都有个伤痕，心中都插着一枝箭，就插在他的力量中心：你得靠自己，没人在你身边，没人告诉你该怎么做，更重要的是没人告诉你你是不是个男子汉。你灵魂的中心问题没有答案，也永远找不到答案。

第五章 夺回男儿心.....79

男人从哪儿才能获得肯定感呢？靠他拥有的东西吗？从那些留意他、关注他的人身上找吗？看他妻子有多大吸引力么？看他光顾哪家餐馆吗？看他在运动场上有多活跃吗？他不断地枉费工夫去搜寻，这个世界也不断地为他加油鼓掌：赚个一百万，当选个什么官，升了级，进了阶，打个全垒打……总得做个人上人。你可以体会到这一切的徒劳，是多么可悲可笑吗？

第六章 父亲的心声.....103

上帝造亚当，为了冒险，为了争战，也为了美；上帝创造我们，因为我们要在他的故事里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担当独特的角色，执行特殊的任务。假我失败的时刻，真的道路才刚开始。就是这种感觉，我又活过来，我又开始争战，我的身份是真君子大丈夫。

第七章 疗伤止痛129

为什么在世上我觉得这么孤单……而且在心里又觉得这么幼嫩？为何心里有样东西让我觉得是个被遗弃的孤儿？你需要医治不是羞耻的事；你向别人求力量也不是羞耻；你的内心觉得年纪小，又觉得害怕，也不是羞耻。这不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创伤在哪里，他的天才也在哪里。”

第八章 与仇敌之争153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足以震撼全世界的伪君子。他们会不择手段——威胁你、贿赂你、引诱你，在暗中破坏你，要你乖乖回到原位上去。可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对不对？许多人的确害怕让自己的刚强内力显露在外面，因为不被世界所接受。没关系。这世界已经被扭曲了。你要让人知道你是谁，让他们感觉到你真正的分量，至于他们如何接受，如何反应，让他们自己去决定。

第九章 制敌之道173

你一定会受伤。而且伤口比什么都来得更丑陋。失去一条腿跟心灰意冷比起来，算不了什么；手榴弹带来的伤残，并不会毁掉你的灵魂，但因羞耻、罪恶带来的伤痕却会。你会被敌人伤害。他知道你过去的伤痕，他将在同一个地方用力。但这些伤口不同，它们是荣耀的伤痕。

第十章 英雄救美193

许多夫妻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不爱对方了。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美人到哪儿去了？我所爱的女人怎么了？我不是真的要找答案。许多男人想要得到女人所带来的所有快乐，却不肯付出代价。

第十一章 冒险之旅.....211

人生并非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等待你去发掘的冒险。当我们不再倚赖公式，冒险之旅就开始了，我们真正的力量也开始释放出来。不要问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问你自己做什么事会使你有活力，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有活力的人。

第十二章 下一章轮到你啦！.....231

读者，现在轮到你来动笔了——与上帝一同向前冒险。记住，不要问你自己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第一章 因为亚当出自蛮荒

（男）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

——箴言20：5

属灵生命不能在都市建造，它总是如未开化的边疆，我们必须接受它是未被驯服的，甚至因此而欢欣。

——霍华德·梅西（Howard Macey）

我向往策马西部原野
忍受不住蹒跚跛行，也受不了藩篱
别把我锁在篱笆里

——柯尔·波特（Cole Porter）

“Don't Fence Me In”

终于，我来到四面蛮荒之中，身后松树梢上的风如海般怒吼，风浪则自蓝色的山巅一泻千里。我正攀爬科罗拉多州中部的萨瓦奇山脉（Sawatch Range）的某一段。山艾树（sagebrush）在我脚下绵延百里，此地人迹罕至。桑尼·葛雷（Zane Gray）神圣地将这些山艾树比作紫色的圣者，然而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它是银灰色的。这是一片你策马浪迹数天也不会碰上另外一个人的世界，今天我就是徒步行走在此蛮荒之地。尽管午后太阳晒了老半天，气温仍然低于零度，这里接近时区分界线，先前流在脸颊上的汗现在贴着皮肤，感觉冰冷。时至十月，冬天悄然将至，西南方的圣胡安山（San Juan Mountain）已经白雪皑皑。

那香气暗带辛辣味的山艾树不断地附着在我的牛仔裤上，我吸了一口气，精神为之一振——海拔一万英尺，空气有些稀薄。我被迫再次停下来休息，但我知道多一次停顿，回到木屋的距离势必又增加了。不过，今天早上我发现的那条路是新的——只有几个钟头——它带来一线新的契机。一头麋鹿可以在此深山之中轻而易举地走上数英里，尤其在它受伤或赶路的时候。

美洲赤鹿（wapiti）——印第安人的叫法，是相当高深莫测

的动物之一。在高地，它们俨如鬼魅，比鹿还要警觉，因此也更容易发觉它们的踪迹。它们栖息在海拔更高之地，白天可以走很远的路，比谁都远，而它们似乎各个都有第六感。有几回我与它们靠得很近，下一秒钟它们居然就静默无声地消失在密不通风的树丛中，而那树丛连兔子也穿不过呢！

但情况不总是如此。数世纪以来，麋鹿散居在牧场边上，丰富的草场孕育了为数庞大的麋鹿。1805年，梅利威特·路易斯（Meriwether Lewis）在寻找西北隘口时，曾经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麋鹿数量——数千之多。有一阵子麋鹿甚至挨到人们面前，你可以拿树枝丢它们，一如你吆喝挡路的乳牛般。但到了19世纪末，涌入西部的人潮使得麋鹿退出原生地，进入洛基山脉高地。现在它们神出鬼没，在树林之间躲藏，如同亡命之徒，直到冬季的大雪再将它们逼出高地。想寻找它们可不是一件易事，它们总在文明之外。

而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原因。

也是何以我逗留许久，直等到老牛离去为止。我的“狩猎”，如同你所知道的，其实跟麋鹿没有什么瓜葛。没来之前，我便知道，我要的是其他的东西——在此蛮荒之地。我在寻找比麋鹿更神出鬼没的“猎物”……那“猎物”必须借助蛮荒方可寻获。

我在寻找我的心。

因为亚当出自蛮荒

夏娃是在丰富的伊甸园造出的，然而亚当——你记得——是在伊甸园之外造的，确切地说，他是诞生在蛮荒之地。创造之初，创世记第二章载明：男人诞生于化外之境，蛮荒是他的故乡，而后才被安置于伊甸园内。因此，男孩从来就不会安稳地待在室内，男人打从内心深处即向往冒险。我们向往“回去”——那是大部分男人活过来的地方。约翰·缪尔（John Muir）说过，男人上山去，便是回了家。男人内心不属于家居豢养，这对男人而言是好的。“在办公室我无法活着，”有则广告如是说，“出租车里我无法活着，人行道上我也无法活着。”于我心有戚戚焉！结论呢？“别停止冒险。”

我的性别似乎需要一点鼓励——天生如此，正如我们对地图的那份与生俱来的偏好。1260年，马可·波罗前往中国；1967年，我七岁那年，和朋友丹尼试图从我们家后院挖一个洞通往世界的另一端。挖了大约八英尺深之后，我们放弃了，但我们得到了一个堡垒。汉尼拔（Hannibal）穿过了他向往已久的阿尔卑斯山，但他曾经努力克服“障碍”才穿过对街，结识了一帮朋友。斯科特（Scott）与艾孟森（Amunsen）相互竞赛，看谁先抵达南极；皮尔黎（Peary）与库克（Cook）争先，进攻北极。去年夏天，我给了我的儿子们几个小钱，允许他们骑着单车到街上的小店里买瓶饮料，你知道，那简直像我给了他们去发现赤道的许可证那般盛大。麦哲伦向西航行，绕过南美洲顶点，不顾别人的警

告——他们会从地球边缘掉出去；还有顽童历险记中的哈克，也同样不顾类似的警告而深入密西西比河。鲍威尔（Powell）沿着科罗拉多州而进入大峡谷，即使——不，因为——没有人办到，而且每一个人都说不可能。

还有，1998年我和我的儿子们站在蛇河（Snake River）边，感受一股亘古的驱策在内心波涛汹涌。那年雪融了之后水位涨得很高，两岸没入河里，河水打着岸边的树枝。每到夏末，河心的水总是晶莹剔透，但那年景况迥异，水看起来像巧克力牛奶，河中断树处处，有的甚至大过一部汽车，天哪，河里还有什么谁知道？水位既高泥又多，水流湍急，蛇河一副俨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四下无人，天还下起雨来！但我们刚刚有了一条崭新的独木舟，手里握着桨，而且在蛇河上我还没有划过任何独木舟，别的河里也没有，但谁管那么多！我们跳进独木舟，跃入了不可知之地，一如李文斯顿投身黑暗之心——非洲心脏。

冒险——连带不可避免的危险与蛮荒——正是写在男人心灵深处的向往。男性的心需要的地方不是预先准备好的、组合妥的、低脂的、上锁的、有特权的、联机的或是可微波的地方，而是一个没有截止日期、移动电话或会议的地方，是为心灵预备的空地——地理空间正好对应我们的心灵地理。看看《圣经》中伟人的故事：摩西并不是在百货公司里遇见上帝，上帝在西奈山的旷野找到他（或说摩西找到上帝），那旷野离埃及舒适的皇宫十万八千里。雅各的情形亦复如是，他与上帝摔跤——不是在客厅的沙发上，而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雅博之东的一条干河床上。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是在哪里重获他的力量？旷野。施洗约翰，以

及他的被圣灵带领前往旷野的表弟耶稣，都是如此。

不论那些冒险家在追寻什么，本质上他们都在追寻他们的心。男人内心深处有一些基本的疑问，那是不能在家里的餐桌上找到答案的。我是谁？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我将前往何方？把男人留在一个安舒、整齐以及凡事都在他掌控之下的家里，其唯一理由是恐惧。但他最深的疑问并不能在电视，或者电冰箱里找到答案。摩西是在燃烧的沙漠中，在迷路的荒野里获得了他的使命与目的。他被呼召，前往一个比他所能想象的还要巨大、比任何一个总裁或“埃及王子”还要严肃的事务里。在异乡的星空下，在一个沉寂的夜晚，雅各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一个真正的名字。他不再是一个狡诈的商人，而是一个与上帝摔跤的人。基督在旷野受试探，其核心议题乃是检测他的身份，“如果你是你自己以为是的那一位……”如果一个男人想要发现他是谁，以及他为何而来，他就必须经历一趟旅程。

他必须找回他的心。

男人的心灵在远方流浪

今天男人的生活形态将他的心灵赶往更远的地方。终日守着计算机屏幕，在百货公司卖鞋子，会议、备忘录以及电话。商场——大部分美国男人在此活着，在此死去——永远要求男人高效与准时。所有的策略与程序只有一个目的：在男人脖子上挂好犁，让他生产。但心灵不能被挂上犁，对于时间表、截止日期以及损益表，心灵一概不知。心灵渴望热情、自由与生命。劳伦斯

(D.H.Lawrence)说：“我不是机器。”男人需要感觉地球的律动，他手里必须握着实际的东西——船桨、马缰、粗绳，或者一把圆锹。一个男人可有办法一边干活一边保持他的手指干净、整齐吗？保持手指干净、整齐是一个男孩的梦吗？

一般的社会无法定义何谓真正的男人。社会花了三十年时间，屡屡将男性一再重新定义成更敏感、安全、好管理、良好、偏向女性的处境，使得今日到处都有苛责男人不像男人的声音。男孩将来还是男孩，都长不大，他们叹息地说。好像说，如果男人成长了，他便不在意荒野，并且会安顿下来，躲在女人的背后。“男人都到哪里去了？”成了脱口秀与新书最爱探讨的话题。是你们要求他们变成女人的，我必须说。结果，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世界一般，产生如此巨大、层面如此广阔的性别错乱。如果男人的最高目标是做个绅士，又如何得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

然后，令人扼腕的是，教会更是如此。近代基督教对男人做了一些可怕的事。从所听的以及所做的看来，我想教会中大部分的男人相信，上帝把他们放在地球上，要他们做个好男孩。男人的问题是——正如我们经常被耳提面命的——他们不知如何遵守诺言，不知如何成为灵命领袖，不知如何向太太说话，不知如何养育孩子。但是，如果男人真的尝试、努力的话，他可以达到最高标准……变成好好先生。这正是我们心里为信主的男人所设的标准：好好先生。我们不抽烟、不饮酒或者说脏话，这就造就了我们成为“男人”。现在让我问问男性读者：在你成长过程中，你曾想过要做一个好好先生吗？（女士，你的梦中情人是

雄赳赳气昂昂……还是好好先生一个？)

好，现在——我危言耸听吗？走进大部分美国教会，观察一下，问问自己：基督徒男人是什么样子的？不要听人家怎么说，仔细发掘你所看到的。毫无疑问，你会承认基督徒男人是……蛮无聊的。最近我参加一个营会，我与一位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谈话，仔细听他成长的故事。“过去二十年，我试图达到教会对男人的标准。”好奇心使然，我问他教会对男人的标准是什么。他停顿了一会儿，“有责任感，”他说，“但与心灵无关。”完美的描述，我想，虽令人悲伤，却正中标的。

正如布莱（Robert Bly）在《铁约翰》（*Iron John*）中说：“有些女人如果她真正要一个男人的话，充其量她要的只是一个被动的人；教会要驯服的男人——就是典型的神职人员；大学要驯服的男人——不过是终生教书匠；公司要驯服的男人——不过是消毒过的、干干净净的、肤浅的人。”这些我称之为新西部流浪心灵的阻挡，而这些男人被逼入一个遥远的地方，如同负伤的动物一般在寻求保护。女人知道整个事实，她们却哀叹“男人心，海底针”。男人也知道整个事实，但往往无法解释为何他们失去心灵。他们知道心失去了，却无法回头寻回那颗心灵。教会大叹男人跑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人出来服侍？答案很简单：我们并没有邀请男人去认识他的心灵，以及活出他的内心深处。

邀请

然而上帝确实为每一个男人赋予了一颗男性心灵，因此也邀请他：来吧，活出我所给予你的旨意！恕我用一句话来避开一项争论：“性别是与生俱来的吗？”男人、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造男或者造女。现在，我们知道上帝没有形体，因此性别的独特不可能指的是生理性的，性别必然是灵魂层面的，是在我们深处永远存在的地方。上帝并没有创造一个原型的人（generic people），他只创造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男人或女人。换言之，有男人的心灵，也有女人的心灵，而两者皆以独特方式反映，或者描绘出上帝心灵的世界。

上帝指称男人时，有某种意味，因此如果我们想寻回自己，我们必须找出上帝所意味的。他在男人心灵上放了什么东西？与其询问自己如何变成一位更好的男人（或者女人，我的女性读者），不如问：什么使你活过来？什么会激动你的心？这一趟旅程对大多数的男人而言是新的、陌生的，但我们必须投身，进入一个没有道路的荒野。这一份冒险的特权将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我们最深的沙漠之中。剧作家克里斯托弗·弗莱（Christopher Fry）说：

如果我不能活出我想要的方式，
生命不过是个伪君子！

我发现在内心深处有三件需求——若我忽视它们，我便失去我的心。它们是我之所以为我，以及我要的我之核心。我追想我的少年时代，我研究各式文献，我细心聆听许多男人的心声，之后，我认为这三件需求是普遍性的，它们为男性心灵是什么提供线索。它们可能被错置、遗忘或误导，但在每一颗男人的心里，都冀望打一场仗、过一个冒险的人生，以及拯救一位美人。请你回想男人喜爱的电影，那些他们闲暇时会做的事情，尤其少年男孩的梦想，以检测我所言是否正确。

等待并渴望战斗

家里的墙壁上挂了一张我大约5岁时的相片，留着海军头，脸蛋鼓鼓地流露着顽皮的笑容。年代虽久远，颜色褪了，但是影像却历久弥新。时间是1964年，圣诞节，我刚收到一份似乎是每个男孩心目中最宝贝的圣诞礼物——一套两支珍珠手把配着六发子弹的手枪，两支黑皮枪套，一件绣着两匹野马的红色西部牛仔背心，发亮的皮靴，红色印花大手帕，以及一顶草帽。我穿着那身装束，说什么也不愿意脱下，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戏服”，那是身份。我一只脚套在靴子上，一脚露在外头，活像一个刚从牧场下工回来的小伙子。我双手插在配枪的腰带上，背心往外掀开，露出胸膛，酷毙了，因为我有“家伙”，我是惹不起的。坏人，小心啦！这个城不够大，同时容不下你我两人。

披肩、刀剑、伪装、大手帕，还有六连发手枪——这是一个小男生的标准配备。小男生渴求的是，他厉害，危险，没有对

手。我们当中有多少父母试图阻止孩子玩枪，最后却徒劳而返？我奉劝父母们放弃吧！如果你不为他们准备手枪，他们还是有办法用别的东西做一把。我的儿子在早餐桌上，用嘴巴将饼干啃出一把手枪的形状。每个掉落的树枝都是一枝长矛，或者一把火箭炮。尽管许多教育家提出警告，但喜欢枪支的倾向绝非因电视暴力，或是体内化学分泌失常所致。“侵犯”属于男性设计的一部分，它流在我们的血液里。如果你相信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男人，我们可应当记得“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小女孩的游戏中绝对不会出现“死伤惨烈”，或者“血流成河”的“浩气震山河”的场面。冰上曲棍球——举个例子，就不是女性的运动，拳击也不是。一个小男生总喜欢攻击某些东西——男人也如此，哪怕是在高尔夫球座上的一颗小白球，他还是想把它轰走。另一方面，我那几个小男生不会玩家家酒，他们不会跟朋友在电话上聊“人际关系”的话题，对于那些没有危险、没有竞赛，或没有“淌血”的游戏兴趣缺缺，那些需要“人群”、“人际”合作的游戏完全属于无聊。“没有伤亡？”他们问，“不可思议。”“没有输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普遍现象所说服我们的是：“男生是战士，他的名是男生。”当一个小男生在玩这些战争游戏时，事实上，他们是在一出更大的戏里“排练”他们的角色。或许有一天，世界需要他来保护我们。

美国内战中死守“血关”（Bloody Angle）的军人，登陆诺曼底的联军——如果他们骨子里没有这一种男性的设计，他们会如此英勇吗？生命需要男人如此“凶猛”——以及“凶猛”地委身。如果训练他们“柔软”一些，他们反而会因此“受伤”，终

而导致他们失去他们的心。在一个模糊的关系中尤然，此时男人感觉他还没预备好前进。布莱说：“在每一个人际关系中，凶猛经常是需要的。”

现在，这种渴求可能淹没在长期的忽略里，而一个男人可能感觉不出有一场战斗在等着他。或者，更黑暗的结局是，有些人变成地痞流氓。然而无论如何，这个渴求永远存在。每一个男人都想成为英雄，每一个男人都想要别人知道他是强者。电影《勇敢的心》（*Brave Heart*）之所以成名不是因为电影中的女人。《飞虎群英》（*Flying Tigers*）、《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七侠荡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n*）、《原野奇侠》（*Shane*）、《日正当中》（*High Noon*）、《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壮志凌云》（*Top Gun*）以及《虎胆龙威》（*Die Hard*）系列和《角斗士》（*Gladiator*）——探讨男人之所爱和反映男人的内心，这是他与之俱来的。

不论你喜欢与否，每一个男生的内心总有“凶猛”的成分。

冒险是一生最美妙的时光

“我的母亲酷爱上欧洲去度假。”我跟一位朋友聊天，谈论着“西部”，我问他为什么从东部搬到西部定居。“那是她的品位，我想，欧洲有文化，但我需要一片蛮荒之地。”话题是从电影《燃情岁月》（*Legends of the Fall*）所引起的。那是一个三兄弟的故事，时间是20世纪初，地点在蒙大拿州他们父亲的农庄里。老大亚佛是个务实、实践型的、疑心病重的人。他前往城市

经商，最后从政，人生相当成功，然而他的内心其实已经死去多年，他成了一个空洞的人。小儿子山姆在许多方面还是小男生，温柔的孩子——有学识、敏感、羞怯。影片一开始他便战死沙场，我们知道对于战争，他还没有预备好。

然后是崔斯敦，老二，他的内心是“狂野”的，他是“西部”的化身——他捕捉并驯服了野马，用刀子对抗灰熊，最后赢得美人心。我还没有遇见谁想当亚佛，或是山姆，我也没有遇见有哪个女人想嫁给像亚佛或是山姆的人。西部牛仔多少带点神秘性，这是有道理的。他是每一个男人少年时代的化身——到西部去，那里他可以成为他自己，找到终极的自我。在此容我节录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对上帝的描述：“狂野、危险、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在此打住一下，并澄清某些事情。我本人并非伟大的猎人，我家中墙壁上没有猎物的标本挂着，大学时代我没有打橄榄球——体重56公斤，我知道我不是运动的料。除了小时候曾做过跑车选手、飞行员的梦之外，我这辈子还没有碰过赛车、战斗机。对于电视体育节目，兴趣缺缺，我不喜欢廉价的啤酒——唯一，我开的是一辆吉普车，但轮胎不是那种超大的。我之所以陈明这些事情，乃是怕误导我的男男女女读者们，以为本书是替强健男性肌肉打广告而来的。全然不是，我仅是在寻找真正的“男性”素质。

当冬天的雪不足以让我那几个小男生滑雪时，他们踏上滑板从楼梯往下滑——“干”过瘾。几天前，我太太发现，他们二楼房间的窗台上系着一条绳子，准备攀爬。带好男生的“食谱”

是：五两“危险”，八两“冒险”，七两“毁灭”，保证带男生好玩又不费事。我家男孩在楼梯上“滑雪”便是绝佳的例子——爬到最高点，滑板尖指向下坡，然后尽情往下滑落，越快越好。这种游戏不会随着年纪渐长而失去它的魅力，反而比赛的“赌本”越大。

一位六十岁的法官把我拉到一旁谈话，他是南方的绅士，身着条纹西装，说话优雅。他压低声音，用一种带着歉意的语气说着他热爱航海的种种，以至于他与他的航海伙伴造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船。然后，他的眼睛发亮，说：“几年前，我们在百慕大海域航行，遇上了飓风，当时我们置身茫茫大海，失去目标，二十英尺高大浪打着三十英尺的船，我想我们完了！”他停了一会，然后告白地说：“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请你观赏最近一集“007”影片，或者《法柜奇兵》，每次这一类电影都非常卖座，我们不禁相信，冒险总是写在男人内心深处。这不仅是“好玩”而已，“冒险”向我们索取某些东西，测试我们。虽然我们内心害怕这样的测试，但同时我们又渴望被测试，以便发现我们能拥有什么。这正是何以我们违背所有理性判断前往蛇河，以及一个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蛮荒，仅仅为了一个极佳的钓场，也是何以我年轻的时候会离开华府，挑战一个深不可测的水域。如果一个男人失去了这一份渴望，那只是因为不知道他可以拥有这些，或者没有勇气与信心去胜过挑战，于是，他宁可不去尝试。在本书后面，我将指出，大多数的男人痛恨未知，并且像该隐一般，喜欢安定，为自己盖一座城市，往上爬到所谓的人生事业高峰。

然而，你还是逃不出你的本性——每一个男人内心深处是狂野的。

英雄救美：男人心中的热情

罗密欧有他的朱丽叶，亚瑟王为了格尼维尔而战，罗宾汉拯救女仆玛丽安，而我则永远难以忘怀我中学时的初恋“情人”。那是我上初中一年级秋季的时候，黛比与我上同一班戏剧课，我们谈起恋爱。那是一个典型的纯情年代，每天排练结束时，我会帮她提着书本走到她的柜子，别的课我们传纸条，夜里则打电话，互诉衷情。对于女孩子，我从未认真过——真的，直到现在。感情这方面，我比较慢一点，然而一旦爱情来了，什么事也挡不住。总之，对于黛比，我真想一亲芳泽，但勇气不足——直到学期结束前一天。隔天放暑假，黛比将离开这里，我心里很清楚，不是今天就是永远没有机会了。后台的灯光暗着，我偷偷地亲了她一下，她也回报我一个长吻。你看过*E.T.*的电影吗？那几个男孩最后不是骑着单车飞了起来吗？那一个晚上，虽然我骑着单车回家，但我确信轮胎没有碰着地面。

女人比任何事物都更令男人着迷，她会让你想去攻陷一座城池，与巨人格斗，越过任何困难，或者打出一支全垒。山姆是我的大儿子，他喜欢打棒球，但如同一般小男孩，他不知道是否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棒球手。山姆，和别人家的长子一样，他的疑虑总是比较多。打球时，投手投出几个球以后才挥棒，而且从来没有把球挥到外野过，总是滚在内野里。一天下午，山姆走进打

击区，他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朋友出现在一垒旁，她踮起脚尖，喊着山姆的名字，并且向他挥手，为他加油。山姆故意装着没注意，只是看着投手，眼睛露出“杀气”，等第一个球飞过来，山姆一挥，把球挥到了中间区域的外野。

男人梦想成为他心上人的英雄。年轻的兵哥哥上战场的时候，皮夹上总带着他爱人的照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B-17轰炸机的两侧画着女人图片，地勤人员为B-17取着“我与我的女友”，或“孟菲斯小姐”等别号。如果罗宾汉与亚瑟王没有心爱的女人，他们又会如何？孤独的男人打着孤独的仗，《法柜奇兵》里的钟斯博士或是“007”中的詹姆斯·邦德若无女士相伴，他们又会如何？你知道，男人需要一个战场，也需要一个可以为之而战的人。记得尼希米对守护耶路撒冷的英勇男人说的话吗？“不要惧怕……当为你的弟兄而战，为你的儿子、女儿、妻子与你的家园而战。”光有一个战场是不够的，一个男人渴望爱情。光做一个英雄是不够的，他必须也是某一个特别的人——他所爱之女人——的英雄。上帝给亚当风、海、马以及老鹰，但连上帝自己都说，那人独居不好，直到亚当有了夏娃。

每一个男人内心深处都有热情。

女人渴望男人为她而战

我发现女人有三愿——那是完全与男人背道而驰，完全属于女性的。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要有一个战场，但每一个女人都渴望有一个男人为她而战。听听女人的心声：她不仅仅想要有人注

意——她想要有人拥有，要人追求她。“我要的只是成为某一个人的第一顺位。”我的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性朋友如此告诉我，而她小时的愿望——一个闪闪发亮的骑士飞奔而来拯救她，并非出于少女无聊的幻想，而是女性心灵、生命的核心。是以，《军官与绅士》（*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电影中，沙克为了宝拉而跑回来；《小妇人》（*Little Women*）里菲德里克为了乔而跑回来；《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爱德华回来向爱莲娜山盟海誓。

每个女人也渴望与一个男人分享一个奇遇。内人钟爱的电影《来自雪河的人》（*The Man from Snowy River*），片中有一幕是男主角救了伊莎贝尔，然后两个人一起策马冲进澳洲蛮荒。

“我向往电影《鹰狼传奇》（*Ladyhawk*）中的伊莎贝欧。”我另外一位女性友人如是说，“被人宝贝，被人追求，被人因而不战——没错。然而，同时我也想足够坚强，以便我可以与心爱的人同走天涯。”许多男人错以为女人是他的“奇遇”，这也正是男女关系走下坡路的一刻。女人不愿意成为男人的“奇遇”，她向往有一个男人“抓”住她，带她前往一个比她自己更大的领域。我的朋友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奇遇，因此当男人弄错了这一点时，我立刻毫无兴趣，我知道那样的结局是什么，我要的是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奇遇。”

最后，女人都渴望美丽。没错，美丽。大多数女人从小就有美丽的压力，但那不是我所指的，女人对于单纯、真正的美丽，以及予人愉悦的感觉更有一份深深的渴求。大多数的小女孩都爱玩穿衣服、结婚的游戏，她们爱穿那种会“旋转”的衣服——身

体也不由自主地转起来。她会盛装来到客厅，然后婆婆起舞，想赢得父亲的赞美。内人记得她五六岁时，曾站在桌上高歌一曲。现在你了解我的意思吧？问问每一个女孩，你还会有疑问吗？

当世界告诉女孩说，你必须勇敢、有效率、独立，那世界简直抹杀了她。悲惨的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似乎也没有明白女人的心。走入美国大多数的教会，瞧一瞧，问问自己：“一位姊妹是什么样子的？”同样的，不要听人家怎么说，只需看看你所看到的。毫无疑问，你得承认大部分基督徒姊妹是相当……无趣的。我们唯一提供给姊妹的是“做个好仆人”的忠告。没有人会为她而战，也没有奇遇等着她一同分享，当然她们也怀疑自己不美丽。

恢复男人本色的心路历程

你想要别人怎么看你：“哈利吗？我当然认识他，他真是一个好好先生。”还是，“是，我认得他，在好的方面来说，他是一个颇‘危险’的人物。”女士，你们呢？你们喜欢怎样的丈夫？（有些女人在男人变得粗暴之后，可能只想要一个“安全”的男人……然后还搞不清楚，何以婚姻多年下来，热情荡然无存，何以那个男人变得如此陌生与冷漠。）女士，你想要别人怎么看你？——你是一位“工作不倦”的人？还是一名“令人着迷的女人”？我毋庸多言。

如果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就是真理，真的反映出我们该如何活，那么我们该如何？上帝给了我们眼睛，好让我们能看得

见，他给了我们耳朵，好让我们听得见；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好让我们能选择；他也给了我们一颗心，好让我们能活得更好。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心是一切的关键。一个男人必须了解他是有可能的，他可以得到他所要的。一个女人必须知道，她是美丽的，知道她值得男人为她而战。“但你不了解，”一个女士对我说，“我和一个空洞的人生活在一起，不，他的心在这里，只是老想逃避你，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总是躲得远远的，让你捉摸不透，心是在，只是无法靠近。”另一个男人说：“我记不得我什么时候死的，我感觉吸不到空气。”我知道，你的心枯槁、远离，但它还在，然而那一份狂野、强而有力、英勇气概的元素等着释放。

因此，这本书不是成为好好先生的七个步骤，而是一本有关恢复、释放男人内心热情与天性的书，而那天性正是上帝所造的。这本书邀请男人前往“西部”，翻山越岭拯救美人。因为如果你想知道你真正的男人本色，如果你想找到值得一活的人生，如果你想深深地爱一个女人，如果你不想将你的疑惑传给你的孩子，你必须简单地找回你的心，必须前往你灵魂深处——一个蛮荒、未知的领域，找回躲避多时的猎物。

第二章 刻板印象

苦口婆心告诉人们要相爱的人，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什么政府会把一位好好先生处死呢？

——杨腓力（Philip Yancey）

没有争议？谁说的？他的确令人争议，但他是好人。

——路易斯（C.S.Lewis）

这是所有胜利血统的根

让我们畏惧——

那天生的超凡力量，以及他的宿命。

——亨利五世（Henry V）

记得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小家伙——足蹬着闪亮皮靴的枪侠？这个故事最棒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虚构的故事，其实那是我圆梦的舞台。我祖父是一位牛仔。他的牛场坐落在俄勒冈州东部，介于神圣沙漠与蛇河之间。我虽在城市长大，但我在祖父的牧场成长与“得赎”。小时候，我每年暑假都上那里去。喔，我真希望每一个男孩都能像我一般幸运——日子充满着拖拉机、小卡车、马匹、绳套、原野奔跑以及溪中垂钓。每一年，我化名成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芬（Huck Finn），足足三个月。令人最喜欢的是，看着爷爷——他手插着腰，脸上露着微笑，说：“跨上马背吧！”

一个午后，爷爷带我进城，到我最喜爱的小店里。那家杂货铺有卖吃的，也卖五金与牧场用品——西部牛仔用的各式家伙，诸如：工具、马鞍、辔头、毯子、钓鱼线车、小刀以及来复枪。店里散发着干草、机油、皮革、火药与煤油的味道，这一切都吸引着像我一般的小男孩，带给我们兴奋。整个夏天爷爷的牧场“鸽”满为患，他讨厌那些肮脏的鸟，担心它们给牛群带来传染病。“飞鼠”是他惯称鸽子的别名，爷爷笔直地朝着枪店走

去，选了一把BB来复枪，并用四分之一加仑的牛奶桶装满了上万颗BB子弹，然后将枪、子弹一股脑儿扔给我。老板的身体越过柜台，手压着眼镜，低头望着我，心里有点纳闷：“那枪可是会嫌人年纪小的哟！”爷爷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笑着说：“这是我孙子，他替我拿散弹猎枪。”

我们来自何方？

几分钟前我走进那猎枪店，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但拿着枪走出来时，我已然是一位警长。换言之，在这个小镇上我有了身份与地位，我是有点“危险”的。让一个小男生变成男人，让一个男人知道他是男人，最后的办法是赋予他恰如其分的身份与地位。一个男人必须知道他来自何方，他骨子里是什么。

我的好友克雷格的生命转折点——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转折点——即是自他重新以父之名为名。他的父亲在朝鲜战争中捐躯，那时他只有四个月大。克雷格的妈妈再婚，继父是一个海军退伍军人。继父对克雷格并不好，一生气，就会把克雷格叫做“海鸟”，以示鄙夷。关于克雷格的身份与地位，他的继父只会说：“克雷格，你什么也不是，只是‘海鸟’——你成天只会坐在那里，叫着……”（我想你可以推知整个情形了！）

长大后，克雷格知道了他的身世：他的父亲是个英勇的战士，在前线为国捐躯。他父亲原本要当宣教士，想把福音带到未曾听闻过福音的地方。克雷格也发现他的曾祖父原来是美国中部的第一个宣教士，曾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把基督传给那里的

人。了解了这些身世背景之后，克雷格决定改回父亲的姓，将他自己还原成有一个高贵的身世，带回一个冒险犯难的遗传与传统——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如克雷格般“幸运”。许多人耻于提及自己的父亲，“你跟你父亲如出一辙”是母亲对父子一种最严厉的控诉。我也知道许多人尽力阻止自己走上父亲的路，但是，没有父亲的模板，谁又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呢？我们又能从谁的身上获取成长的力量呢？

最好，我们可以追本溯源，找到我们的根。我们源自何处？谁是我们形象的根源？“他”的样子为何？当人寻求根源时，你告诉他那根源是上帝的时候，他可能一点感觉也没有。对大多数人而言，上帝不是太遥远，便是太懦弱了一点——跟他的亲生父亲没有两样。诚实一点——你对耶稣的形象印象又如何？

“他是不是有点柔顺与温和？”我有一个朋友做如此评论：“我说，我对他的感觉是，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常有一大群小孩子围着他，有点像特蕾莎修女了！”没错，他说的正是许多教会所诠释出来的耶稣形象。事实上，这也是我对耶稣的唯一印象。我前面说过，他们让我对耶稣产生这种感觉：耶稣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当人们告诉我要像他的时候，我感到我必须踱着方步，凡事处于被动；对人要好，表现要出色，像特蕾莎修女一般。

我却只想别人告诉我，像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一样，能在危急时刻尽显智慧、勇敢和男性魅力。

真正的英雄本色

华莱士，如果你记得，他是《勇敢的心》电影中的英雄。他是一位诗人，在1300年期间起来拯救苏格兰。华莱士崛起时，苏格兰业已在英格兰铁腕之下，被统治钳制了数个世纪。当时英格兰的一个国王——“长腿”爱德华更是赶尽杀绝。他是一个几乎没有人性的国王，残害苏格兰人无以数计。苏格兰的贵族原本应该起来保护人民的，反而也跟着英格兰国王起舞，压迫自家人：一面填饱自己的荷包，一面向英格兰讨价还价。华莱士是第一个起来反抗的人，因此，愤怒的“长腿”爱德华派大兵前来讨伐，两军对垒于斯特林（Sterling）。苏格兰从高地而下，集合成百人、千人的部队，这是苏格兰存亡之秋，但胆怯的贵族们不要战争，只想与英格兰妥协，以换来金银，以便购置更多的土地与权力。他们是典型的法利赛人、政客……宗教权谋者。

起初，苏格兰人民群龙无首，他们开始胆怯退步，于是一个一个，以至于成千上百的民众开始逃跑。就在此时，华莱士挥军赶至战场，他的人马脸上清一色地涂着蓝色的标记，斗志高昂，不惜一战。苏格兰的贵族正与英军在谈判桌上分赃时，华莱士来到有如惊弓之鸟的苏格兰人面前，说：“苏格兰之子……你们是为自由而战，你们原是自由之人。”华莱士试图还原苏格兰的身份，为何而战之理由。他告诉他们，活在恐惧之下的人生毫无人生可言，并且人人终究一死，“多年以后，你们在床榻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想你们必然想把那苟延残喘的年月拿来交换今

天，在战场上告诉敌人，他们可以取走我们的性命，但是他们无法拿走我们的自由”。他告诉他们这是何其有价值的一件事。一席演说之后，苏格兰人欢欣鼓舞，士气高昂，准备一战。这时华莱士的朋友问他：

“多么棒的演说，但我们将如何做呢？”

“只要做你们自己。”

“我们要去哪里？”

“我要挑起战争。”

最后，有人来到英格兰暴君面前，而苏格兰贵族们正在敌人面前出卖本国，为权力、地位而大打出手。华莱士打断了他们的游戏，他选择一战：为苏格兰自由而战。

现在，你认为耶稣比较像特蕾莎修女，还是华莱士？答案是……视状况而定。如果你患麻风病，如果你是不幸的社会边缘人，因为你不“干净”，而遭人们遗弃，没有人敢“摸”你，而你也正期待别人对你说一句好话时，基督则正是慈爱与怜悯的化身；他伸出手，抚摸着 you。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一位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话……注意！耶稣在许多场合也选择了“战争”，与那些声名狼藉的伪君子一战。路加福音有一个故事，故事背景是这样的：法利赛人正如苏格兰当时那批贵族一般——他们把重担放在上帝之民的身上，绝不抬高贵手相助。尤有甚者，他们墨守律法，坚持谁在安息日医病便是犯法，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工作”，而医病便是“工作”。他们扭曲了上帝的旨意，扭

曲到人必须迁就安息日，而忘了上帝为人设立了安息日。基督为了此事与他们有过不少的“战争”，引得他们勃然大怒。

下一次，耶稣会怕酿成大事而悄悄地避开这一类的议题吗（这正是我们领袖目前的光景）？他会为了教会的“合一”而撤销议题吗？不，他会斩钉截铁、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路加福音中记载：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

你能相信这个家伙吗？多么狡猾呀，故意避重就轻！基督勃然大怒，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哪，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但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耶稣以其实际行动，在“教条”与“真理”之间作出抉择，他选择的是战斗。

每个男人都是胜利者的后裔

基督驱逐敌人，显明他们的为人，并且在众人面前让他们无地自容：我们的主是一个谦谦君子吗？他可绝不是——如果你站在敌人那一边的话。上帝有一个战场，而这个战争的目的是

让我们得到自由。朗文（Temper Longman）说过：“翻开新旧约，你几乎看到每一页都在述说着上帝的战争。”我怀疑那些奴役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会把耶和華比做一个“好人”？瘟疫、疾病以及杀害每一户头生的孩子似乎不会是一个“谦谦君子”的行径，不是吗？而夺取“应许之地”又如何说呢？屠杀岂是“敦亲睦邻”的代名词？

你记得那一位“蛮夫”参孙吗？他有个十分孔武有力的“履历表”：赤手空拳击杀一只狮子，打击与剥夺三十个非利士人的性命——当他们利用他的妻子攻击他，并且，最后将他的妻子焚烧致死——他也用驴子的腮骨击杀了一千人。他，参孙，惹不起的！然而你注意到了吗？这是因为耶和華的力量与智勇是他能量的来源和心灵的依靠。我必须声明：我并非在替一位孔武有力的男子汉辩护，亦非倡导大家上健身房勤练身体，以便将法利赛人一拳击倒。我只是想把我们过去对上帝——特别是耶稣——一个制式的形象中解放出来，而此举也是将男性从过去制式的形象里解放出来。塞耶斯（Dorothy Sayers）写到，教会是一只“业已被有效率地削去利爪的犹太之狮”，使得教会成为“苍白的助理牧师与一群敬虔女士所豢养的宠物”。这是你在《圣经》上所认知的上帝吗？上帝回答那位质问他能力的约伯时，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语。现在，让我们一起重温它：

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

它颈项上捋鬃的鬃是你给它披上的吗？

是你叫它跳跃像蝗虫吗？

它喷气之威使人惊惶。
它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
它出去迎接佩带兵器的人。
它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惶，
也不因刀剑退回。
箭袋和发亮的枪，
并短枪，在它身上铮铮有声。
它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
一听角声就不耐站立。
角每发声，它说呵哈；
它从远处闻着战气，
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

战马、神驹体现了造物主的心意，人类亦然，每一个人无不是“胜利者的后裔”，或者至少是独创的。一个人是谁，可以从他对你的影响里看得出来。他让你感到无聊吗？他用一连串神学教义框你吗？还是他太“好”了，“好”到他让你只想尖叫？在客西马尼园那一个死寂之夜，一群拿着灯和武器的人将基督拿走。注意他们此举所透露的懦弱——为什么在夜里？而耶稣吓坏了吗？不，他挺身而出。约翰福音中记载：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谈到能力，耶稣一说话竟然吓倒了一群官兵。几年前我一位好友给我一首诗，是庞德（Ezra Pound）写有关基督的，诗名叫做《咏挚友》（*Ballad of the Goodly Fere*）。这诗成为我所钟爱的，它是从基督门徒的角度所写下的，或许这个亲密的跟随者是奋锐党的西门。

唉，我们失去了一位挚友
竟是一群祭司与绞刑架将他带走？
没错，他是一群肌肉结实人所钟爱的
他们是成天在船上讨海的人

当那一伙人带走我们的挚友时
他的微笑是那么美好
“先让他们走吧！”好友说道，
“否则，祸必临到你们身上。”

从一群长矛堆里他保护我们安然离去
中间夹着他爽朗但不以为意的笑声：
“为何不在我行走于市街的时候，
逮捕我呢？”

啊！当那最后道别立约之时

我们自那红酒中痛饮他的“力量”
这位好友并非等闲之祭司辈
而是人中之人

我看到他击退百人
所靠的是一条飞舞在空中的绳索
那绳索人们用来系住骏马
或是锁住财宝

我也见他斥退千人
在加利利山边
当他神闲气定走过他们时 他们哀号着
他的眼睛却如海般靛蓝

海上巨浪不息 商旅难行
海风也桀骜不驯
但他说了两句话
风浪便立时止息

我们的好友是人中人
是风与海的朋友
如果他们认为是他们杀了我们的挚友
他们无疑贻笑千古矣

耶稣并不是一位讲话轻声细语、惧怕冲突的助理牧师，或脸色白皙的祭司男童，也不是最后无路可走而遭杀害的人。他是万主之主，是千万天使之长，而当基督再来之时，他必然骑乘白马，手握一把双刃宝剑，身着沾满血迹的白袍，他是带领千军万兵的元帅。如何，这下基督听起来比较像华莱士，而不像特蕾莎修女！

毫无疑问，上帝的内心存着某种“猛烈”的成分。

何不去冒险？

如果你怀疑上帝是否喜爱旷野，或许你需要在森林里住一个晚上……单独地，在暴风雨中散一回步；跟一群食人鲸游一回泳，也可以；或者，激怒公麋鹿吧！这究竟怎么回事？“大堡礁”^①的鲨鱼群，印度丛林中的老虎，美国西南部沙漠里的剧毒响尾蛇——这些地方你会认为是好的所在吗？对人类而言，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都不是安全的，却美好无比。关于这一点，我个人发现得有点晚。那时我在阿拉斯加肯奈河上游徒步旅行，我与同伴克雷格正在追逐鲑鱼与彩虹巨鳟——这些鱼仅栖息在冰冷的海底。有人警告我们，注意熊的出没，起先我们并不在意，直到深入森林时……灰熊的警示牌到处可见——头被咬断的鲑鱼残骸也到处散落；灰熊的排泄物也不时撞见；树上留着巨兽的爪印，高度约与人相等。我们死定了，我想，我们究竟在这里干

① 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外珊瑚礁，为珊瑚海群岛的一部分，是世界最大的珊瑚礁，其海浪汹涌险恶。

什么呀？

我陡然想起，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看着说，一切美好！这也说明，上帝选择冒险、危险、挑战与惊奇的元素。整个创造毫无疑问地是“蛮荒”，而上帝却喜爱这个方式。上帝的个性呢？我们知道，他有一场战争在等着他——如果他无所不知，对他而言，那不是挺无聊的吗？而且，如果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的生活可有“冒险”可言吗？

为了替上帝解决这一“难题”，神学家过度解析谜底，并且让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上帝跟自己下象棋，一个人下两边。但你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真相是，上帝是一个冒着相当巨大危险的“人”：他给天使与人自由的意志，包括拒绝他的自由，不只允许一次，而是允许天天都来拒绝他。上帝导致一个人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是！”他不能一个人下整盘棋，因为人们不断地犯罪。堕落的天使与人们每天都在犯相当可怕的罪行——上帝有阻止子弹射入无辜人的身体吗？他有阻止青少年未婚先孕吗？这里，上帝所冒的险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还要大。

大多数的人无不在降低我们生命中危险的元素：我们系安全带、控制胆固醇，或者节育。我认识有些人不愿生孩子，原因是他们不想要有孩子的麻烦：万一孩子有先天残疾？万一孩子不听话，不相信上帝？万一……相比较起来，上帝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便他早就知道结果会令他多么难过、伤心、痛苦，世界将因为人类反叛他而成为一处蹂躏之地，他仍然选择拥有孩子。并且，不像有些过度操控、剥夺孩子所有选择权利的父母，上帝给予他的孩子超过人类所能想象的选择权。他并没有勉强

亚当与夏娃听从他，他选择“危险”——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以及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局。他让人类进入他的历史，让人类的选择彻底地改变他的历史。

这是他所创造的世界，而这世界仍在运行。他并没有因为人类弄糟了世界而离开人类。他几乎是兴奋地存在着，当然也很冒险地与人类及世界保持动态的关系。“然后上帝出现了”也许是《圣经》中有关于他最常出现的经文形式。例如，以色列人逃到了红海边，前有大海阻隔，后有凶猛的埃及法老与他军队的追讨，没有希望……上帝出现了！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把犹太人沙得拉、米萨、亚伯尼歌丢到火窑中，上帝出现，拯救了他们。他让一群乌合之众杀害耶稣，将他埋葬……然后，上帝出现了！你知道为何上帝喜欢写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吗？因为，他喜爱扭转，告诉我们，凡事他自有办法。

局限他自己以及巩固他的基础并非上帝的个性。相反，许多时候，他真的让局势反对他。面对一个孔武有力的巨人歌利亚，上帝派遣一个脸上恐怕长满雀斑的少年牧羊人，手持着弹弓迎战——多少战场指挥官会带领一群娃娃兵呢？上帝又把基甸的部队从三万二千人，精简为三百人，然后让他们轻装简从上阵。对上帝而言，上述两个故事并非例外，而是正常的例子。关于福音，你认为上帝的行事作风会例外吗？他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人类，那是关乎人类的永生与永死，他准备怎么做？首先，他挑选一批不可能达成此项任务的人：几个妓女、几个目不识丁的渔夫、一个税吏，然后他把球传给我们，简直不可置信！

上帝与世界以及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一份关系。

而每一份关系都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无法预测”的成分，让彼此受到伤害。最高的危险来自“爱”，正如路易斯写道：“爱任何的事物，你的心将受绞刑，甚至破碎。若你想保持你的心完整，你便不能将心交给任何人，包括动物。”然而上帝给出他的心，并且给了又给，一再付出，直到他的心淌血。上帝这种愿意冒险的心意令人费解——绝对超过我们的意愿，如果我们跟他处在一样的境遇中。历世历代以来，试图将上帝至高无上的权能与人类自由意志调和一事羁绊着教会。我们必须谦卑地认知，此事的确蕴藏着许多奥秘，但对于那些娴熟这一命题的人而言，我无意倡导开放性的一神论。不论你对上帝的印象如何，上帝的心中总有“蛮荒”的成分。

多情、浪漫、为美人一战

上帝“蛮荒”与“硬汉”的角色与浪漫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神学家若忽略了这一点，神学永远只是神学家的理论。音乐、品酒、诗歌、日落……这些都是上帝的“发明”，并非源自人类，我们只是“发现”了上帝的作品。新婚的佳偶永远在寻求美好的地点，以共度他们美好的蜜月时光。是谁先想到那些蜜月景点——如夏威夷、巴哈马等等？远的不提，是谁先想到，创造人的时候，也设计了适合人类结构，而又妙不可喻的深情之“吻”？上帝并不是只到这里，情人眼里出西施，情人的眼睛正是所罗门王在新婚之夜所识得最深的，而他也深爱着她的头发、她的笑容，她的嘴唇“滴下甜蜜”，并且“牛奶与蜂蜜在她舌头

底下”。雅歌中写道：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冈去，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他的妻子回应道：“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竟然会将雅歌放在《圣经》里？你能想象，哪一个你所认识的基督徒会将这一本有点露骨的文章置入《圣经》里？这绝非色情，但我们绝不能用“神学隐喻”来解释“雅歌”这本《圣经》里头的小书。事实上，上帝在雅歌中也以人的口吻发声，并且这也是整部《圣经》唯一的一次。所罗门王将妻子引入室内，并与妻子做了所有亲密爱人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上帝祝福他们，轻声细语地对他们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地喝。”仿佛上帝在旁鼓励着他们，然后把帘子垂下。

上帝是多情的、浪漫的，而且他也为他心爱的妻子而战。他是一位嫉妒心强烈的恋人，他的嫉妒来自他对人的爱以及他们的自由。诚如法兰西斯（Francis Frangipane）所言：“搭救是上帝经常使用的模式。”以赛亚书写出了上帝强烈的爱：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上帝也要照样喜悦你。

虽然这一位新妇对他不忠，被敌人掳走，上帝也决定上天下海赢回她的芳心，为了还她自由，上帝愿付出任何代价。在以赛亚书中，上帝以其特有的热情和浪漫方式，表达出赢回爱人、击败对

手的豪情壮志，书中写道：“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

“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

“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

相对应于“勇敢的心”，这正是一位勇猛、癫狂与深情者的作为。请想想看，在教会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但这真是上帝不折不扣的作为——犹大之狮。

少男与少女，力量与美丽

这正是我们真正的天父，是我们形象的来源：强壮、勇敢的爱。麦克唐纳德（George MacDonald）写过：

你是我的生命——我是溪水，你是泉源。

因为你的眼睛开着，我便可以看见；

因为你是你自己，故而我才是我自己。

——《一颗衰老灵魂的日记》

(*Diary of an Old Soul*)

我注意到，我们对孩子们常说“不可以”：不可以爬、不

可以打破东西、不可以贪心、不可以吵闹、不可以弄得乱乱的、不可以疯狂冒险。然而，上帝的设计——正如他已经置于男孩中的他自己的形象，不是别的，而是“可以”。做一个“凶猛、癫狂与深情”的男人，当然这一点也不会减低女人也拥有上帝形象的事实与程度。男性与女性的性情在所有的创造中都昭然可见。路易斯说：“性别（Gender）是一个实在体（Reality），它是一个比性（Sex）更基础的实在体……是一项基础性的对立（Polarity），将所有被造物一分为二。”我们有太阳，也有月亮与星星；粗糙不平的高山，而在其上也有野花遍布的林间。雄狮雄赳赳气昂昂，但大自然也有母狮啊！在女人的心中也蕴藏着“凶猛”的元素，并且不会与骨子里的女性相冲突，只是顺服多于“勇猛”罢了！

夏娃与她的女儿们也是“胜利者的后裔”，仅在奇妙的差异点上。作为辅导员、朋友，特别是当丈夫这个角色，使我有荣幸受邀深入了解女性的心灵，而当我与她们相处时，我发现我自己相当讶异。关于上帝，她们怎么说？我知道，透过夏娃，他想要向这个世界说些什么——那是什么？经过长期以来我聆听她们内心深处呐喊的经验，我深信不疑：上帝需要被爱，上帝要我们把祂放在第一位，而我们怎么却忽略了这一点？上帝对人类不断发出呼喊，在呼喊中不时充满谦逊甚至是脆弱之辞。这一点实在出人意料，却也让人们看到决定爱人就爱到底的上帝在冒着何等的风险。

当然我们也明白，上帝并不只是要一场冒险，而是要分享冒险。他根本不需要创造我们，但是他执意要创造我们。即便他知道

每一个星辰的名字，他的王国遍及整个宇宙，他仍然乐意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你可知为何他经常不及时答允人们的祷告？因为，他想跟我们谈话，而有时候，仅当人们向他祷告，他才有机会把人留在他身边，跟他好好谈谈。他渴望经历一场分享的冒险。

上帝自有一种美，等着人发现，而这也是为什么男人总是被女人所掳掠。夏娃是所有受造物的冠冕。若你小心翼翼阅读创世记，会发现上帝的创造一次比一次更美好。首先，地是空虚、混沌与黑暗的，上帝开始打造这些原始素材，如同艺术家使用一团黏土，雕塑一件艺术品一般。光与暗、陆地与海洋、天与地——渐渐地有模有样。靠着上帝的一句话，花开始点缀着地球，而太阳、月亮与星星布满整个穹苍。当然，每一个阶段，他的工作都展现更多的细节与定义，然后开始有了鱼、鸟、海豚以及红尾鹰。其次，又产生野兽等所有令人惊艳的动物——优雅的鳐鱼、壮丽的马……这一切，你能听出那一波又一波渐强的乐章，如同交响曲般在宇宙之中进行着？

然后，亚当来了，他是上帝的手工品，非比其他任何动物，上帝说：“你是按我的样式所造，完全照我的样子。”亚当有一颗像上帝一般勇猛、原始与热情的心，只是，尚有一个作品未完成，就是夏娃。至此，创造到了巅峰极致的地步，夏娃是上帝最后的手笔，令亚当徒呼：“哇！”夏娃将上帝的荣美、神秘与弱不禁风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写道：“女人之裸体乃永恒之一隅，其伟大处，男人的眼无法窥视。”

女人之所以有美貌意欲呈现，之所以询问：“你喜欢我吗？”无非都是上帝的心愿。上帝有掳获人心之美，如同大卫的

祷告：“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瞻仰他的荣美。”因此，对于上帝想要得到人们的敬拜，我们还有疑问吗？对于上帝想要得到人们的青睐，我们还有疑问吗？路易斯写道：“女性的美是女性，也是男性喜乐的泉源……意欲享受己身的美丽无疑乃是服从夏娃的表现。对于两性而言，在一对爱人身上，被爱者品尝着她自身的美丽。”

我承认，上面的陈述谈不上大纲，因为要谈的还很多，何况这并非严肃、刻板的议题。男性有时需要温柔，女性需要勇猛。但男性若只知温柔，其中就可能大有问题；同样地，若女性只知勇猛，我们意识到，她便不再是她原有的样式。如果你观察少男少女的特点，我想你会发现，我的论点虽不中亦不远矣——力量与美丽，一切皆属万能而慈爱的上帝。

上帝说了一次、两次，
我都听见，就是
能力都属乎上帝。
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

第三章 男人的噩梦

人生的悲剧在于虽生犹死。

——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他逐渐凋零，愿望也跟着止息了。

——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

你还在吗？

为假面人祷告吧！

他当初是那样年轻力壮

最后还是投降了。

——杰克森·布朗（Jackson Browne）

这里的动物园有一只我所看过最大的非洲狮子。大公狮，将近五百磅，鬃毛很漂亮，脚掌大极了。大狮王！万兽之王！没错，它是被关着，可是当你离一只随时可以把你当午餐轻松消磨掉的东西只有六英寸时，让我告诉你，栏杆并没有让我放心多少。坦白说，经过它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好好护卫儿子，保持安全距离，仿佛那只狮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扑上我们。但它却是最爱，当其他人去看猴子或老虎时，我还是绕回去，为的只是在这只如此强壮、高贵、致命的活物面前多待几分钟。也许是惧怕夹杂着敬佩，也许只是为这只大老猫心碎。

这个奇妙骇人的动物，应该在大草原漫步，傲视群雄，使非洲羚羊心存畏惧，兴致来时就捕捉斑马和瞪羚。与此相反，他的每时每刻、日日夜夜、岁岁年年，却被困在比你卧室还小的囚笼里，食物就从小小的铁门送来。有时在夜深人静整个城市沉睡之后，我可以听见它的吼叫声从山坡上传来。听起来不是很可怕，反而有点凄凉。每回我去，它总不看我的眼睛。我真希望它好好地用眼神把我压下去，情愿它把我撂倒。可是它就只是躺在那里，穷极无聊，呼吸有气无力，从这边滚到那边。

因为，在笼子里住了多年之后，狮子不再相信自己是只狮子，而男人也不再相信自己是个男人。

犹大的狮子？

男人的心是奔放的……热情的……恣意的？从这些穿着裤子的人身上看不出来。如果男人的形象是犹大的狮子，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寂寞的女人、这么多没有父亲的孩子，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男人在周围？为什么这个世界好像充满了对男子气概的“讽刺”？有一个住在我们后面的邻居，整个周末都坐在电视机前看运动节目，他的儿子们就在外面玩——没有他的陪伴。我们在这里住了九年，大概看到他们父子在一起玩过两次。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参与呢？再过一条街有个男人，飙着他的摩托车，或开一辆大卡车，穿着皮夹克，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我心里想，詹姆斯·狄恩不是很多年前就过世了吗？他是怎么了？看起来像个男人，可是很像卡通人物，有点过了头。

为什么男人在省视自己的内心时，没有发现一些勇敢、危险的气质，却反而找到怒气、欲望、害怕？我时常觉得惧怕多于疯狂。为什么呢？一百五十年前梭罗写道：“大部分的男人静悄悄地过着自暴自弃的生活。”这点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如同电影《勇敢的心》中的对白所说：“所有的男人都会死，却很少有男人真正活过。”于是大部分女人就过着安静退缩的生活，已经放弃找寻真正男人的盼望。

一般人的实际生活似乎离心里的愿望极其遥远。除了交通

阻塞、开会、争辩、账单以外，没什么好奋斗的。每周四早上在这儿的咖啡馆一起喝咖啡，分享《圣经》经文的几个男人——他们的争战在哪里？那几个在保龄球馆晃荡的男人，烟越抽越多——不也一样？童年的宝剑与城堡早已被铅笔与房地产取代；左轮手枪和牛仔帽躺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七人房车和房屋贷款。诗人埃德温·罗宾逊（Edwin Robinson）的《讨人厌的米尼弗》（*Miniver Cheevy*）描绘出这幅自暴自弃的安静画面：

米尼弗，摒弃之子
与岁月奋斗，逐渐消瘦
他为自己为何出生流泪
并非无由

米尼弗喜爱古老岁月
箭光闪烁，战马奔腾
勇士英姿的画面
教他不禁浑然起舞

米尼弗，迟到人间
搔首沉思
米尼弗稍咳，慨叹命运
一杯干过一杯。

男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出生入死的战场，他里面那个

奔放的部分就会躲起来，好像没来由地累积满腔怒气。几个星期前我坐飞机到西岸。晚餐的时间到了，就在我用餐时，前座的男士突然大幅调整座椅，用力撞我几次才停。我真想一拳把他打到头等舱去。我的一个朋友经营玩具店遇上麻烦了，因为几个小孩子进去“骂他”，他忍不住对骂起来。这对生意确实不太有帮助。很多男人，好男人，承认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经常控制不住脾气。还有，昨天红灯亮时，有个人停在我前面，绿灯亮时他没有动。我想他大概没注意到，就轻轻按一下喇叭，提醒他后面排了二十多辆车子。这位老兄马上下车，大声威胁我，准备打一架。老实说，我真想出来跟他打。男人满腔怒火，可是我们就是不明所以。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运动寡妇”，每个周末就在高尔夫球场或电视前失去丈夫？为什么这么多男人染上运动瘾？运动是很多人尝过最大的探险。为什么这么多男人在事业中迷失自己？同样的道理。有一天我注意到《华尔街日报》把自己广告成“在资本主义里探险”。我认识一些人，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交易股票。这当中无疑有它的刺激和冒险。谁能怪他们呢？他们生活中剩下的只是家务和日常琐事而已。很多男人落入外遇，并非为了爱，也非为了性，这不是巧合，而是自己情愿，想去冒险。许多男人被如此告诫：要把冒险精神置之脑后，“要负责任”，也就是说要为责任而活。最后剩下的就只是随着岁月挂在墙上的照片，也许还有一些堆在车库里的器材。艾得·希司门（Ed Sissman）写道：

年过四十
夜半起来，凝视满街灯火
暗自沉思
何处走岔
生命叹长

希望你现在可以大致明白了。一个男人如果没有找到他心所愿的，如果他不曾从内心深处为这些渴慕而活，他就会到别处去寻找。为什么色情书刊是男人的头号陷阱？他渴想美人，可是如果他失去奔放热情的心，就找不到她，无法赢得美人芳心，也留不住她。虽然他深深被她吸引，却不知如何去争取她，甚至不明白必须去争取她。相反，他觉得她实在是个难解的谜，于是在灵魂层面上，他宁可保持距离。然后他暗地里、偷偷地转向仿冒品。色情书刊为什么令人如此着迷，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失落的男人生命里，他可以不用付出就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在真正的女人面前，一个男人越觉得自己不像个男子汉，他就越软弱，越容易去看色情书刊。

于是，当一颗男人的心被追赶到灵魂的暗处时，他拒绝内心最深的渴望，于是进入更加阴暗的地方。虽然男人的挣扎、伤害、上瘾，所牵涉的层面不止于此，但这些是最重要的因素。就如诗人乔治·赫伯特所警告的：“他逐渐凋零，愿望也跟着止息了。”你明白吗？我们都清楚：每个人都清楚出事了，有点不对劲了……可是大家都不明就里。

每个男人最深的惧怕

有十年的时间我在剧场工作，当演员也当导演，大多是欢乐时光。当时年轻有活力，我对我的工作也颇专精。我太太也在我经营的戏剧公司上班，那里有很多好朋友。我提这些好让你能了解我接下来要说的。虽然对剧场工作几乎都是很快乐的回忆，可是我一直做着重复的噩梦。梦中情节是这样的：我突然发现身在剧场——一间好大、百老汇风格的剧院，是每个演员梦寐以求的地方。剧院的灯光微弱，舞台灯光全部打亮，因此我站在舞台上，几乎无法辨识观众，但我可以感觉到观众席是满的，只剩站的地方而已。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演员喜欢在座无虚席的地方表演。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一刻。我怕到不能动弹。表演已经开始了，我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要演。可是我完全不清楚演的是哪出戏。我不知道该演哪个角色，也不知道我的台词，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我出场。

这就是每个男人最深的惧怕：出丑、曝光、被发现是骗子，而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个梦跟表演无关，它只是呈现出我惧怕的事。而你也有你自己的惧怕。一个人从他的力量中表现出上帝的形象，不是肉体方面的，而是灵魂方面的。不管男人懂不懂《圣经》，他心里都明白，他之所以存在，就是要去克服。可是他心里想……我能吗？我会吗？当过程变得艰难，当重要关口临到，我会胜过吗？过去许多年，我的灵魂就处在这场混乱之中。我常常在早上醒来时，心里没来由地焦躁不安。我的胃常常

打了结。有一天我的好朋友布兰特问我：“你现在不演戏了，都在做什么？”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我的一生都像在演戏，好像随时都在“登场”。我觉得每一次都要证明给自己看。演讲结束或授完课，我很在意别人的反应，希望他们会说好极了。每一次与人协谈都像新的考试：我可以再次过关吗？我上次成功会不会是最后一次了？

有一个我辅导的对象刚刚升迁加薪。他来的时候很沮丧。天啊，我心里想，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被称赞，外加高薪。他承认，虽然掌声带来美好的感觉，但他心知这只是跌更大一跤的陷阱罢了！明天——他还是得从头再来，再一次把球打出界。每个人心里都在怀疑：这个世界对他的要求，他有没有能力达到。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所有我认识的诚实人都如此坦承。没错，许多比较迟钝的人不懂我到底在说什么。对他们而言人生很好，他们过得很愉快。看着吧！除非是真实力量的显露，否则就像空壳子，那一刻迟早会来。愤怒跑出来，或者染上什么瘾，头痛、溃疡、外遇等等。

坦白说——身为男人，你怎么看你自已？像强壮、热情、很危险等这些字眼，你会选吗？你有没有勇气问你生命中的人，他们怎么看待你这个男人？你会怕他们选哪些字眼？我提过《燃情岁月》那部电影，每个看过的男人都想扮演崔斯汀，可是大部分的人觉得自己实际上是阿尔弗雷德或撒母耳。我跟很多男人提过电影《勇敢的心》，虽然每个人都想当华莱士——那个危险的英雄战士，可是大部分的人视自己为布鲁斯的罗伯特——那个软弱畏缩的家伙，遇到压力就屈服。我很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印第安

纳·琼斯，可是恐怕自己更像是伍迪·艾伦。

喜剧演员凯勒（Garrison Keillor）在他《男人的书》（*The Book of Guys*）一书中，有篇这方面的诙谐短文。有一天他突然明白自己并不忠于男人的角色，他坐下来列出了自己的优缺点：

我会做且有用的事：

对人好

铺床

挖洞

写几本书

唱女低音或男低音

看地图

开车

我不会做但有用的事：

砍树，锯成木料，并砍成柴火

带马、驯狗、照顾一群动物

操船而不让人惊吓

丢快速球、弯曲球、急弯变化球

装子弹、开枪、清枪。弯弓射箭。用枪、箭、

矛、网、陷阱、回力棒、吹箭筒等等猎食

空手自卫

凯勒承认：“也许对一个人来说，这份成绩单还过得去，

可是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对一个男人来说，实在不够好。女人看完这张单子会说：‘男人不会操船又怎么样？丢弯曲球？猎鹿？丢左曲球？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但这是女人对男人气概的看法。”克雷格和我在阿拉斯加灰茫茫的树丛中用刀辟路时，一路开类似的玩笑。我们一整天只遇到一群要出来的当地人。他们一点不像《财星》杂志里的人——锯短了的枪、手枪、斜背肩上的子弹带、很大把的刀，蓄势待发，有备而来。我们呢？我们有一把哨子。我说真的。我们为这个危险的行程所预备的就只是：一把哨子。要说胭脂气，克雷格承认：“我嘛——我会做什么？我是说真的？我会用传真机。”

那就是大部分男人对争战预备、活在冒险中、追求美人的感觉。你瞧，虽然心中盼望去争战、去历险、去英雄救美，虽然童年充满这些梦想，但我们还是不想去做。为什么男人不扮演个男子汉？为什么不为此有迫切需要的世界，献上自己的力量？有两个简单的理由：我们怀疑自己有什么力量好贡献的；我们以为如果献上所有也会不够。这有点不太对劲了，我们也晓得。

我们到底怎么了？一部分答案回到人类的故事，一部分答案在每个男人自己的故事里。

男人的作用是什么？

上帝为何创造亚当？男人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某些东西被设计出来做什么，你就知道它在生活中的用途。猎狗喜欢玩水，狮子喜欢捕猎，老鹰喜欢翱翔。这就是它们被造的本相。

欲望显出设计，设计显出命运。在人类的例子中，我们所形成的样式也是由我们的欲望而显出。来历险吧！亚当和他的后裔肩负一项不可思议的任务：管理、开荒，多结果子，生养众多。“全地都在这儿了，亚当。去探险、去耕种、去看顾——这是你的王国。”哇……多出众的邀请函。这准比你过马路要丰富许多。这是找寻赤道的特许证，这是建造亚瑟王宫的委任状。此时只有伊甸园是花园，就我们所知，其他所有地方都还是蛮荒之地。河流不曾被渡，海洋不曾有人横跨，山岭亦无人登越。没有人曾发现过微分子，或者燃油喷射器，甚或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这是空白的一页，等着人填写。一张干净的画布，等着人构图。

多数男人以为他们来到世上，只是来打发时间——同时却扼杀了自己的生命。真相完全相反。你心中的秘密渴望，不管是打造一条船扬帆而去，或谱一首交响曲来弹奏，或种一块地细心照料——那些是你之所以被呼召去做的。那些是你存在的理由。去探险、去建造、去征服——你无须吩咐男孩子去做这些事，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他存在的意义。有冒险，有危险，也会有圈套。我们是否愿意去经历上帝邀我们冒的险？我们犹豫了。

再谈谈另一个渴望——为什么男人想要去争战？因为当我们进入创世记的故事时，就踏进了一个战争世界。战线已划，恶者伺机待发。远在伊甸园之前，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奥秘中，那时有个篡位、叛乱、行刺的密谋。路西弗——天使中的王子、守卫长，竟叛变三位一体的君王。他企图以武力篡位，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天军受到他的蛊惑而协助他。他们失败了，在三位一体的君王面前被抛下。但他们并未灭亡，争战仍未结束。上帝如今有

个对头……我们也是。人的存在，不是为了电影或连续剧，他存在于一个争战的世界。这不像喜剧影集《温馨家园》（*Home Improvement*），而像是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将会有许许多多的战场，有许许多多的仗要打。

最后，为什么亚当盼望英雄救美？因为有个夏娃存在。他需要她，她也需要他。事实上，亚当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即将爆发，那就是为夏娃而战。让我介绍一下剧情背景，夏娃是从亚当身上的肋骨创造出来的，要等亚当夏娃相逢了，那痛处才会消失，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上帝指示亚当照顾这些创造的几个要点，上帝也告诉他，在这个尚未展开的故事里亚当所要扮演的角色。相当基本，也相当慷慨。“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好了，大部分的人都听过那些了。可是，请注意上帝没有告诉亚当的部分。

对即将发生的事，没有警告也没有指示：夏娃会面临试探。太令人惊讶了！上帝与亚当之间的对话，明显地漏了一段：

“亚当，还有一件事，下礼拜二，大概下午四点钟，你跟夏娃会到园子里，那时会有个危机。亚当，你在认真听吗？人类历史的永恒命运就决定在这一刻。好了，接下来我要你做的是……”他没有这样叮咛他。就我们所知，他甚至一点都没有提到过。天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信任亚当。这就是他被造的特质——在紧要关头渡过难关。亚当不需要一幕一幕的指示，因为这就是亚当被造的样式。字已经在他里面了，而他所需要的一切，就在他的设计、他的心里。

不用说了，故事发展并不顺利。亚当失败了，他使夏娃

失望，也使所有人类失望。且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当蛇引诱夏娃时，亚当在哪里？他就站在那里：“又给她丈夫（他跟她在那里），她丈夫也吃了。”希伯来文的“跟她在那里（with her）”意思是就在身旁，肘碰肘。亚当不是在森林的另一头，他没有不在场的证明。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整个过程发生却毫无异议。他做了什么吗？没有，完全没有。一个字也没说，一个手指头也没有动。〔注：克莱布、哈德森、安德鲁（Crabb、Hudson、Andrews）在《沉默的亚当》（*The Silence of Adam*）一书中指出这点。〕他不冒险，不奋战，不出手救夏娃。我们的第一个父亲——第一个真正的男人——完全无能为力。他拒绝了他的天性，消极起来。在他之后的每个男人，每个亚当之子，从此心中带着一样的失败。每个男人重复着亚当的罪，每天都是。我们不冒险，不奋战，也不救夏娃。我们真的是跟父亲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别忘了夏娃，我必须指出，她也辜负了她的创造者。夏娃是给亚当的 *ezer kenegdo*——许多译本都翻成“助手”、“帮助者”。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对吗？这让我联想到做汉堡的助手。但是罗伯特·奥特（Robert Alter）说明，这是“众所皆知极为难翻的字”。它的意义比起“帮助者”要有力得多，意思是“救生圈”。这个词在别处提及时，只与上帝连用。“耶书仑哪，没有能比上帝的。他为帮助你，乘在天空。”夏娃是给予生命的人，是亚当的盟友。历险的特许证是给他们两个人的。需要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延续生命。同时，他们也需要一起奋斗。

就像我的朋友珍·梅尔丝（Jan Meyers）指出的，夏娃被骗

了……一点不费工夫。在《希望的引诱》（*The Allure of Hope*）一书中，珍写道：“夏娃深信上帝保留了一些好东西不给她。”甚至连伊甸园的华美都没办法让她相信上帝的用心是好的。“当夏娃被‘欺骗’时，身为女人的艺术顿时沦落，反成控制和寂寞的荒芜之地。”如今夏娃的每一个女儿都想要“支配她的环境、她的人际关系、她的上帝”。她不再容易受伤，如今她想要抓住。她不再单纯地分享历险，她想要控制。至于她的美貌，若不是隐藏在恐惧与愤怒中，就是用在世界以保有一席之地。“由于害怕没人为我们仗义执言，保护我们，为我们而战，我们开始重新塑造自己或自己在故事中的角色。我们操纵周围，不至于使自己觉得毫无防备。”堕落的夏娃，要不变得呆板，要不就是很依赖。简单地说，夏娃不再单纯地邀请与分享。她要么躲藏在忙碌之中，要么就强求亚当支持她，而通常是两者夹杂。

“我随时可能被拆穿”

亚当知道自己搞砸了，他知道自己里面有些不对劲了，他知道自己不再扮演着应该担当的角色。亚当不只做坏了决定，他也放弃了天性中的一些基本气质。他已受伤，他已力道衰微，而且他自己心里也明白。然后呢？亚当藏了起来。“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你无须修一门心理学课程来了解男人。认识这节经文，让隐含的意义沉淀下来，你就会发现周围的男人突然之间成为焦点。我们在躲藏，每一个男人都在躲。我们也很清楚，自己没有肩负所应担当的角色，很恐惧曝光，害怕别

人知道我们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我们躲进丛林，躲在办公室，躲在健身房，躲在报纸后面，而且大多躲在我们的个性后面。当你见到一个男人时，通常只看到外观，一片很努力做出来的无花果叶，一个出色的伪装。

有天晚上，晚餐后在开车的途中，我和朋友闲聊生活、婚姻、工作。谈话越来越深，他开始坦承近日面对的一些挣扎。接着他吐露心声：“说真的，约翰，我觉得我这一生不过是只‘纸老虎’……总有一天我会很快被拆穿，我是个骗子。”我很惊讶。这是一个几乎人见人爱、很受欢迎的成功男士。他很出色：口才很好、英俊、善于运动，还娶了个美娇娘，有很好的工作，开一辆新汽车，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外表看来，一点都不像是“非真正的男子汉”。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另一个世界。通常都是这样的。

在我还没提过那个不知台词却身居舞台的噩梦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他也是反复做同样的噩梦。剧情有谋杀，还有联邦调查局。梦境中他显然杀了一个人，还把尸体埋在自家后面。警方正在迫近，他知道他们随时都会发现犯罪现场，他也会被逮捕。每次噩梦都是在被揭发之前结束，醒来后一身冷汗。“现在我随时可能被拆穿”，这对男人而言确实是很普遍的问题。如果能够诚实，我们大部分的男人一生都是在伪装。确定会赢才打仗，确定能应付才冒险，确定得手才英雄救美。

让我问那些不太懂车的人一个问题：你怎么跟修车师傅交流？我稍微还懂点修车，可是不多。当我在修车师傅旁边时，就像一个小不点儿。所以我怎么做呢？我假装，我摆架子。我

采取一种轻松、随意的姿势，想象自己是站在餐车旁那些“男的”，然后我等他先开口。“看起来可能是你的燃油混合液出问题了。”他说。“是啊，我也这么想。”“你的汽化器什么时候重做的？”“喔，不晓得……可能很多年了吧！”（我猜他说的是化油器，我根本不知道有没有重做。）“那，最好现在弄，免得哪天你在乡下路上抛锚，什么店都没有，就得自己动手了。”“对啊。”我随便应着，好像根本不在乎换那个东西，其实我心里一点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有的就只是一把口哨，还记得吗？我告诉他动工吧。他就伸出手来，一只沾满油污的大手，好像在说“我对工具很在行”，我该怎么办呢？我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因为我现在本来应该在一个妇女餐会上演讲，可是我不能告诉他，“哼，我不想弄脏我的手”，所以只好一起帮忙，打气打得特别用力。

那么你们这群在私人公司上班的又怎样呢？会议室开始燥热起来，你怎么反应呢？当大老板逼你逼得很紧时，你怎么说？

“琼斯，你的部门怎么搞的？你们几个做这个案子都已经迟了三个礼拜了！”你会推卸责任吗？“其实，先生，我们几个礼拜前，就已经把工作转给麦考米克的部门了。”你会装傻吗？“真的吗？我一点都不知道。我马上去做。”也许你会虚应故事：

“那件工作只是动动手而已，先生……我们这礼拜就完成。”多年前我在私人公司上班，有个相当吓人的顶头上司。很多人在他办公室碰钉子。我打的算盘是，无论如何躲他到底；当我真的在过道遇见他时，就算是“友善的”谈话，也总让我觉得自己只有十岁大。

那么运动呢？几年前，我自愿当儿子的棒球队教练。球季开赛前，有一个全部教练都必须参加的会议，去选器材，也去听“简报”。活动部门请来一位退休的职业捕手，一个就住在镇上的年轻人，对我们精神训话。开会的人装模作样，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一群快秃头的老爹，挺着啤酒肚晃来晃去，谈起他们年轻时代的棒球岁月，搬出一篇对职业球手的评语，好像认识他们本人一样，还吐痰（我说你不敢）。他们“身段”（这个词太客气了）之肉麻，使我感到恶心。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一群装腔作势的人……除了教会以外。

同样的事发生在星期天早上，只不过法则不同。大卫在教会走廊遇见鲍伯。两个人都带着愉快的脸，虽然两人实际上一点都不快乐。“嗨，鲍伯，你好吗？”鲍伯其实对她的太太很生气，已经打算离开她，但他说：“好啊，很好啊，大卫。上帝真好。”另一方面，自从大卫的女儿被害以后，他已经很多年都不相信上帝有什么好：“没错——上帝真好，一直都是。我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赞美上帝。”“我也是。那我为你祷告啰！”我很想看看统计表，答应要去祷告和真正去祷告的数目，我想大概一千比一吧！“我也会为你代祷。哎，得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喔。”“好好照顾自己”的意思就是：“谈话到此为止，我要走了，可是我不想看起来没有礼貌，所以我就说一些听起来很有意义又很有爱心的话。”可是实际上，大卫根本不在乎鲍伯。

暴力只是为了遮掩惧怕

亚当犯罪了，他所有的儿子也是如此。接下来剧情将如何发展？成为激烈的男人，要不就是消极的男人，他们的力量走岔了。该隐杀了亚伯；拉麦威胁要杀其他所有的人。由于人类的暴行，上帝终于决定以洪水淹没地球，可是暴行依然继续。有时是肉体的，但多数是言语的。我认识一些基督徒弟兄，他们对太太说出最可怕的话。又或者，他们以沉默——一种冷漠、死寂的沉默来扼杀妻子。我认识的一些牧师，在讲台上温馨友善，可他们却从安全的办公室里发出挖苦人的电子邮件给同工。这是懦夫行径，全都是。我对一些内战将领的日志很有兴趣，这些你以为是真英雄的人，其实刚好相反。“准备在街头打架的人，到了打肉搏战的战场都变成了懦夫。”一名陆军下士如是说。同一师的中士也同意：“所有我认识的用拳头打架的公牛，都是懦弱的士兵。”暴力，无论出于何种形式，都只是为了遮掩惧怕。

那么那些成功的人，在生活中苦干、力争上游的人呢？大部分也是基于惧怕。不是全部，但大多数是。多年来，我是个被驱策、A型、苦干的完美主义者。我太太不喜欢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就像她说的：“你有上班的声音。”换句话说，你的无花果树叶跑出来了。所有的衣冠楚楚、自信满满、苦干实干都是从惧怕来的——害怕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就不像个男子汉。千万别令人失望，千万别放松，付出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努力。成功的人，是社会可以接纳的激烈的人的形态，他们在某些领域做得太

过头了。通常受伤的是他们的婚姻、家庭与健康。除非一个男人可以诚实面对这件事或隐藏在背后的问题，否则他将造成更大的伤害。

还有一种是消极的男人，亚伯拉罕就是个好例子，情况危急时他总是躲在太太的裙角下。当时他的一家人被饥荒逼到埃及，他告诉法老，撒拉是他的妹子。为了救自己的皮肉，免于被杀，他牺牲了撒拉。法老带撒拉到他的寝宫，但上帝降大灾攻击埃及人时，亚伯拉罕的计谋曝光了。你会以为亚伯拉罕应该受到教训了，可是没有——几年后搬到基拉耳时，他又重施故伎。事实上，他的儿子以撒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以同样的方式牺牲了利百加。父亲的罪往下传。亚伯拉罕是个好人，是上帝的朋友，可是他也是个懦夫。我认识很多像他的人。有些男人跟女人恋爱很久了，可是害怕定下来；有些男人不肯反对牧师，说明自己真正的想法；牧师和教会领袖躲在友善与“属灵”的无花果树叶下，永远不敢挑战难题；整理曲别针的男人；躲在报纸或电视后面，不太跟妻子儿女讲话的男人。

我也像他——亚伯拉罕的真儿子。我提过，我们早些年在剧场的那段日子很美好——可那不是全部的故事。我也有了外遇……对象是我的工作。我娶了太太，可是并没有去解决自己灵魂深处的问题，也许我根本不明白。突然之间，就在新婚的第二天，我必须面对一个现实，现在身旁有个女人做我经常的伴侣，我不知道如何真正去爱她，也不晓得我是否有她要的东西。如果我把自己身为男人的所有给她，但她还不满足那怎么办？这是我所不愿冒的险。但我知道，我有剧场需求的东西，于是慢慢地，我开

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剧场，夜晚、周末，最后是醒着的每一刻。我在逃避，就像亚当一样，逃避我的力量之所以存在的缘由，而我也真的怀疑自己是否有那样的力量。

事实很明显：亚当夏娃的堕落为人类带来了一股战栗，原罪从此传给了所有儿女。从今以后，每个小男孩及小女孩来到这个世间，都要预备失落他们的心。虽然他们不太能说得清楚，但每个男人都被同一个问题纠缠：“我真的是个男子汉吗？当付代价的时刻来到，我身上有这种担当吗？……”接下来发展的故事是我们更为熟悉的。

第四章 伤痕累累

小比利的妈妈以前总是告诉他，什么事准他做，什么事不准做。准他做的事都很无聊，不准他做的事都很有趣。有一件永永远远不准他做的事，就是走出院子的门，自己到外头去探险。

——罗得·戴尔（Roald Dahl）

空地上立着拳击手
与一名职业战士
拳击手身上带着所有击倒他的
手套的记号
狠揍他 直到他大喊
带着愤怒与羞耻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可是那战士却不为所动。

——保罗·西门（Paul Simon）

《拳击手》（*The Boxer*）

我相信我是整连中，唯一打完诺曼底之役
却毫发无伤的人。

——威廉·考夫特上士（PVT. William Craft）

第314步兵连

亚当堕落是每个男人的故事。故事简单明了，精深有力，却仿佛神话。因此，男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安置他失落的心。接下来是较熟悉的——我们自己的故事。虽然亚当的故事似乎简单明了，但我们自己的故事却显得复杂繁琐，中间牵涉更多人物，有时情节也很难跟上。但结局还是一样的：灵魂里有个伤痕。每个男孩在走入男人的过程中，心中都插着一枝箭，就插在他的力量中心。由于伤口很少被讨论，就很难有机会痊愈，因此每个男人都带着一个伤痕。而这伤痕几乎都是由父亲造成的。

纠缠男人一生的问题

几年前八月的一个炎热下午，我带儿子们到一个叫“众神花园”（Garden of Gods）的地方攀岩，就在我家附近。红色的沙岩耸立，看起来就像从盘古时代浮出的大野兽的背鳍。我们都喜欢攀岩，不只因为喜欢冒险的缘故。面对一片岩壁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接受挑战，钻研这个呼唤你心灵的东西，去挑战、去肯定你之所以被造的特质。反正男孩子总是什么都爬——冰箱、

栏杆、邻居的葡萄凉亭——干脆到外面去爬，而且也制造借口买些很酷的玩意儿。我跟儿子们攀岩，无论如何总会在高处吊绳，意思是说，在攀岩之前我会在岩石的最高处绑好一条绳子，垂下来，使我可以在下面拉住绳子。这样在他们爬的时候，我可以边指导，边看他们的每个动作，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那个下午山姆是第一个爬的，他把绳索扣入身上穿着的皮带装置后，就开始行动了。

刚开始都很顺利，直到他遇到一个悬崖，虽然身上绑着绳子，可还是会觉得很危险，好像就快受伤了一样。山姆没办法克服，他吊在那里愈久，就愈觉得害怕，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用温柔的声音安慰他，叫他下来，我们今天可以不用攀这块岩石，我知道另一个更好玩的事。“不，”他说，“我要爬这个。”我了解。生命中总有某个时刻，我们就是得面对那些挑战，停止退缩。所以在我的帮助下，我稍微推他上悬崖，接着他用更快的速度、更大的信心上路了。“好耶，山姆！帅呆了。就这样……现在伸到右边去……对，现在踏上那个支撑点……漂亮！”

请注意所有男性运动中，这种特别的口头语何等重要。这是我们给彼此的肯定，可是看起来不太明显。男人很少像女人那样直接给对方褒奖：“泰德，我真喜欢你的短裤。你今天看起来好棒！”而是间接称赞对方，提到具体的动作：“哇，好球，泰德！你今天挥的杆真漂亮。”山姆往上攀爬时，我给他建议并打气，后来他又遇到另一个难关，但他很快就克服了。再多几步，他就可以爬到顶端。“对了，山姆。你真行！”他攀岩过关了。当 he 从另一头走下坡时，我开始帮布莱恩穿上装备。十到十五分

钟后，我早已忘记了这件事，可是对山姆来说不是。就在我引导他弟弟攀岩时，山姆慢慢贴近我身边，小声地问我：“爸……我在那里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很行吗？”

如果你搞砸了那一刻，你就搞砸了小男生的心一辈子。这不是随便普通的问题，而是真正核心的问题，即每个男孩与每个男人一直想问的问题：我里面拥有足以承担的力量吗？我有能力吗？直到男人肯定他真的是个男子汉，否则他会不断地去证明；同时，他也会逃避任何泄漏他不是男子汉的挑战。多数男人被这个问题纠缠一生，或者被得到的答案害了一生。

男子气概从何而来？

要了解男人的伤痕是怎么来的，你必须先明白从男孩步入男人这个过程的基本真理。男子气概是被授予的。小男生从男人身上，或是从男人间的相处，学习到他的身份，了解他里面拥有什么。他没办法从其他地方学，他没办法跟别的男孩子学，他也没办法从女人的世界里学。起初的设计是，他的父亲为男孩的心奠定基础，把父亲对力量的认识与自信传给儿子。父亲会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也是最重要的男人。最要紧的是，他会回答儿子的问题，并且为他命名。《圣经》为我们描绘的人类历史中，父亲是那位为儿子祝福、也为儿子“命名”的人。

亚当由上帝命名，也由他授予命名的权力。亚当给了夏娃名字，我因此推断儿子的名字也是他取的。我们知道以撒的名字是亚伯拉罕给的。虽然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由妈妈命

名，可是他们却渴望那只有从父亲手上可以得着的祝福。雅各得到了祝福，将近一百年后，雅各拄着杖，将祝福传给了他的儿子们——他给每个儿子名字和身份。“犹大是个小狮子……以萨迦是个强壮的驴……但必作道上的蛇……迦得必被敌军追赶，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他的弓仍旧坚硬……”施洗者的父亲将他命名为约翰，虽然其他亲族都希望以他父亲的名字撒迦利亚为他命名。甚至连耶稣都需要从天父那儿听到这样的确认。他在约旦河受洗后，就在他的身份在旷野受到撒但攻击前，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换句话说：“耶稣，我深以你为荣；你可以担当的。”

有个父亲命名的故事深深触动我心。故事主角是便雅悯——雅各最小的儿子。拉结生了这个男孩，却难产而死。在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前，给他取了名字叫便俄尼，意思是“哀伤之子”。可是雅各却干预，叫他便雅悯——“我右手之子”。这是决定性的一刻，儿子的身份不是从母亲而来，而是从父亲而来。请注意，这需要男人积极的干预，向来如此。

从小就当男子汉

小男孩被母亲带到这个世界，她就是他早期温柔岁月的全部焦点。她喂他奶、养育他、保护他、唱歌给他听、读书给他听、照顾他，就像以前的人说的，“母鸡带小鸡”。通常她也叫他一些温柔的呢称，如“我的小羊”，或者“妈妈的小甜心”，甚至“我的小男朋友”。可是男孩子有了这些呢称就不能变成男

人，更别提像是“我心酸的儿子”这种称呼。到了一个年龄段总会有所改变，他会开始寻求父亲的爱与注意力。他想跟爸爸玩接球、玩摔跤，跟爸爸到外头去，或待在爸爸的工作室。倘若父亲在外头上班，大部分父亲都在外头上班，那么傍晚父亲回到家里，就成为小男孩一天中最大的事。史黛西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儿子们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些现象。对妈妈的生命来说，当父亲取代母亲成为儿子天地中的太阳，这是非常难过的一刻。这也是夏娃一部分的忧伤：这样就放手了，这样就被取代了。

很少妈妈甘愿，更少妈妈应付得当。很多女人在丈夫离开后，要他们的儿子填补灵魂的空虚。可是小男孩的问题需要答案，而他没办法从母亲身上得到答案。女性气质永远没有办法给出男性气概。我的母亲经常叫我“甜心”，但我的父亲却叫我“小虎”。你想，男孩子喜欢朝哪个方向去？他需要安慰时，还是会去找妈妈（他膝盖破皮时会跑去找谁？），但他想要冒险、想要试试自己的力气，更重要的，当他想要得到答案时，却会转身去找父亲。有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两个角色出现的典型例子。我们在路上开车，儿子们开始讨论以后要买的第一辆车。“我想买悍马车（Humvee，一种大型越野吉普车），或者摩托车，甚至坦克。你说呢，爸？”“我看买悍马车好了，我们可以在上面架个机关枪。”“那你呢，妈——你要我买什么车？”你知道她会说什么……“安全的车。”

史黛西是个很棒的妈妈。她是如此严守她的口，有时我甚至怀疑她到底有没有舌头。我跟孩子们有时赶着去冒生命危险或者可能流血时，她却屏住气息静默不语。她的头一个

反应——“安全的车”——是这么自然，这么令人体谅。毕竟，她是上帝温柔的化身。可是，妈妈如果不让儿子去冒险，如果不让爸爸把儿子带离她身边，她会让他失去男子气概。我刚读到一位母亲的故事：她跟丈夫离婚了，她对她丈夫竟然要带儿子去打猎很生气。于是她去申请了一张禁制令，免得他教儿子用枪。这就是让男孩柔弱。“我妈不准我玩美国大兵（GI Joe）的游戏。”一个男生告诉我。另一个说：“我们以前住在最东边，靠近游乐园。那里有个云霄飞车——传统的那一种，可是我妈从不让我去。”这也会让他柔弱。这个男孩需要父亲或是其他男人积极干预，把他救出来。

电影《完美的世界》（*A Perfect World*）把这种干预强而有力地表达出来。凯文·科斯特纳饰演一名逃犯，他挟持了一个小男孩逃往州界。故事慢慢发展，我们发现，本来看起来应该是男孩的毁灭，实际上却演变成男孩的解放。当科斯特纳绑架这个男孩时，男孩穿着内裤。许多妈妈下意识地要儿子停留在这个阶段。她要她的小羊待在身边。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用“一起的历程”更适合，科斯特纳和这个小男孩——他没有父亲——越来越亲密。当他知道男孩的母亲从不让他坐云霄飞车时，科斯特纳很生气。接下来的一幕是，小男孩双臂高举，坐在休闲旅行车的车顶，随着乡间道路上上下下。那是进入男人世界的邀请，一个带着危险的世界。这个邀请隐藏的含义是个肯定：“你应付得来，你属于这里。”

有一幕是科斯特纳带小男孩去买裤子（这部电影的象征手法很出色），可是孩子不愿在他面前换。他是一个害羞胆小的男

生，在故事里几乎不笑。科斯特纳意识到这有点问题。

“怎么了？”

“太小。”

“谁跟你说的？”

这个叫做腓力普的男孩沉默了——那是柔弱与害臊的沉默。缺乏父亲的影响，再清楚不过了。因此科斯特纳插手了，他说：“我看……快啊，我要你搞清楚。”小男孩很不情愿地脱了。“不会，腓力普。你这个年纪的男孩这样大小刚好。”他的脸绽放出笑容，就像太阳出来了。他跨过了一道鸿沟。

代代相传的力量

男子气概很难形容，可是男孩子对男子气概的渴慕，就像对食物与水的需要一样。它只在男人之间彼此传递。“抚养儿子的传统方式，”罗伯特·布莱提出，“几千年来，都是父子很亲近地住在一起——非常非常的紧密——父亲会教儿子一项谋生技能：可能是务农、木工、铁匠，或是裁缝。”我父亲教我钓鱼。我们成天在一起，坐船在湖里，想办法钓鱼。我永远永远忘不了，当我钓到一条鱼时他那高兴的神情。那条鱼绝对不是重点。而是那种快乐、那种相处、那种男子气概自然得意地显露在我身上。“真厉害，小虎！把鱼拉上来！就这样……太棒了！”听听男人怎么亲切地谈起他们的父亲，你会听到一样的

话。“我爸教我怎么修耕耘机……怎么丢弯曲球……怎么抓鹌鹑。”不管内容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传承下来的男性祝福。

“在最传统的部落文化里，父子住在一起，愉快地互相包容，”布莱说，“儿子有很多要学的，父子花很多时间一起尝试、一起失败，磨箭头、修矛枪、追逐一只灵巧的动物。当父子经常相处，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可以说有些气质就从上一辈传递给下一代，就像传递食物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儿子们喜欢跟我玩摔跤——为什么任何一个健康的男孩喜欢跟他的父亲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喜欢身体的接触，在我下巴磨蹭，感觉一下我砂纸般的腮胡，让我的力气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在我身上试试看自己的力气。

就是那种试试看才重要。当他们长得比较大时，就开始喜欢跟我练拳击。路加今早还这么做。我在楼下准备早餐，路加觉得机会来了，他溜到楼下，蹑手蹑脚地逼近我，等到够近时就挥手猛打。会痛，他们需要看到你痛。有没有像爸爸一样的力气？力气有没有变大、有没有骗人、真的吗？我永远忘不了那天山姆弄得我嘴唇流血，他是不小心的，就在我们玩摔跤的时候。刚开始他害怕地退了一步，不好意思，我得承认，他是在等着我发火。还好，在那个情形下我只是把血擦掉，笑着说：“哇……好拳。”他的脸亮了起来，不，他整个人得意起来，对着我趾高气昂。消息很快在家里传开，他的弟弟们当场就看到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几个里面竟然有人打到别人流血。新的篇章打开了，小鹿是有可能扳倒大公牛的。

“古老的社会相信，男孩转为男人只能透过仪式和努力——

只能借助‘上一代男人的积极干预’。”布莱提醒我们。父亲或别的男人必须积极介入，而母亲必须放手。布莱谈到一个部落的仪式，其他男人必须主动把男孩带走。在这个例子中，男孩回来时，母亲要假装不认识儿子。她要求被介绍给“这位年轻人”。母亲若愿配合，让儿子走入父亲的世界，会是一幅很美的图画。如果她不情愿，以后就会变得很复杂——特别是在婚姻里。男孩与母亲之间产生一种情结，就像情感上的乱伦。他的忠诚度必须被分割。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有时如果母亲紧抓不放，男孩会试图很激烈地撕裂这种局面。通常这会在青少年阶段，而且通常会出现一些不良行为，年轻人也可能会说粗话。母亲会觉得被拒绝，儿子就会有罪恶感，但儿子知道他必须离开。这就发生在我身上，自此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很好。我发现许许多多成年男子憎恨母亲，却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只知道自己很想疏远母亲，也很少打电话。就像我的朋友大卫承认的：“我讨厌打电话给我妈妈。她总是说些像是‘听到你的小声音真好’一类的话。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她还要叫我她的小羊。”不知怎的，他觉得母亲威胁到他男子气概的发展，仿佛他会被吸回去。这是不理性的惧怕，可是透露出他的成长过程缺乏两样基本要素：母亲没有放手；父亲也没有将他带开。

不管母亲的失败是什么，父亲如果插手就可以矫正。让我们回头看山姆攀岩的故事。“我在那里时，你真的觉得我很行吗？”他没有问：“你觉得我很乖吗？”他问的是他的力量和通

过难关的潜力。从男孩走到男人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这种瞬间。父亲的角色就是去安排，邀请儿子进入，睁大眼睛等候问题响起的那一刻，然后对着儿子的心说：没错，你是很行！你有潜力可以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最深的伤害都是来自父亲。如同布赫纳（Buechner）所言：“如果陌生人和陌生景象可以动摇孩子们的世界，那么就需要孩子所熟悉、最亲爱的人把那东西拿掉，就像拿掉所坐的椅子一样。”

来自父亲的伤害

大卫记得伤害造成的那一天。他的父母在厨房吵架，父亲对母亲口不择言。大卫决定站在母亲这一边，父亲爆发了。“我不记得所有的对话，可是我记得他最后那句话：‘你真离不开你妈！’他对着我吼。然后就走出去了。”如果大卫跟父亲常常很亲近，可能这样的伤害会降低，以后还能从爱的话语得到医治。可是这个打击是在父子多年来的疏远之后发生的。大卫的父亲做生意经常早出晚归。更有甚者，大卫感到父亲长久以来对他的失望。他不是个父亲极为期待的运动明星。他深具属灵饥渴，也常去教会，可是父亲却看不中这些。所以那句话就像是最后一击，像是死刑宣判。

里恩·潘（Leanne Payne）表示，当父子关系正确时，“父亲的男性力量就会保护滋养儿子稚嫩、容易受伤的男性气质，像一棵安静的树一样”。大卫的父亲亲手拿起斧头，用力砍了这棵年幼的树。我真希望这只是少数例子，可是我必须难过地指出，

我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有一个男孩很喜欢弹钢琴，他的父兄都是职业骑手。有一天他们从健身房回家时，他正在弹琴。不晓得父亲的灵魂从哪里累积了多年的轻蔑和藐视一下子全由儿子埋单了：“你真是娘娘腔！”有个跟我父亲一样年纪的人告诉我，他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长大，当时家境清苦，他父亲是个很少被雇用的酒鬼。他的父亲帮他找了一个工作，叫他去为附近的农夫做工。有一天他在田里干活，看见父亲的车开过来，他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见到父亲了，就赶快跑过去。谁知就在快到时，他父亲抓走了儿子的薪水，眼见儿子接近，父亲赶紧跳进车，扬长而去。那孩子才五岁。

遇到恶劣的父亲时，小男孩的问题通常得到极具伤害的答案。“我能够承担吗？爸爸，我是个男子汉吗？”不，你离不开你妈，笨蛋、娘娘腔、爱抢风头的应声虫。那些定义都会雕琢一个男人的生命。受攻击的伤害就像散弹枪在胸前爆破。如果牵涉到长久以来身体方面、性方面或言语方面的虐待时，就会造成难以形容的伤害。如果没有特别的帮助，很多男人一生都难以复原。攻击性伤痕有个特色——看起来很明显。消极性伤痕则不然，它们带着毒素，像癌症一样。因为很细微，通常看不出是个伤口，也因此较难愈合。

我父亲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个好人。他带我认识美国西部，教我钓鱼和露营。我还记得他做煎蛋三明治给我们当晚餐。每年夏天我都在父亲的牧场工作。父亲带我浏览了许多西部风情，我们开很久的车从南加州直到俄勒冈，为了钓鱼还常常绕道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可是就像很多和他同一年代的男人，父亲

从来不愿面对他自己的伤痕，当他的人生走下坡路时，他开始酗酒。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正在男性旅程相当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正是那个特别的问题真正开始浮现的时候。当我开始认真思考男人的真正意义、我里面是否拥有那样的担当，就在此刻我的父亲遁形了，沉默了。他的工作室在房子后面，就在车库旁，他会一个人在那里待好几个小时，看书、玩填字游戏、喝酒。对我而言，那是个很大的伤痕。

正如布莱所说：“从父亲那儿得不到任何祝福是个伤害……小时候看不到父亲，不能跟父亲相处，父亲住很远，父亲不在，父亲是个工作狂，这些都会带来伤害。”我的朋友艾历克斯，他父亲在他四岁时过世。他天地里的那个太阳下山了，再也不会上升。一个小男孩怎么能懂呢？每个下午艾历克斯都站在窗口的前面，等他父亲回家。这样持续了将近一年。我有很多辅导的对象，他们的父亲忽然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司徒亚特的父亲也是这样，突然间离开了，他的母亲很苦恼，没办法再抚养他长大，于是将他送给叔叔婶婶。离婚和遗弃是很难愈合的伤口，因为小男孩（或女孩）相信，如果他们乖一点，父亲就不会离开。

有些父亲以沉默造成对孩子的伤害，他们虽然人在，对儿子而言却像消失了一样。沉默的威力很强。我记得小时候我希望父亲死去，但心中对这种想法非常有罪恶感。现在我才明白，我当时希望有人看到那个伤痕。我失去父亲了，可是由于他的身体还在，他并没有消失，所以我身上带着一个没人看见、没人了解的伤痕。当父亲沉默、消极、不在时，孩子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我里面拥有足以承当的力量吗？爸爸，我是个男子汉

吗？”他们的沉默等于在说：“不知道……我怀疑……你得自己找答案……也许不是。”

影响一生的伤痕

每个男人身上都带着一个伤痕。我还没遇到过没有的人。不管你的生活看起来如何幸福美好，你都住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充满了破碎的人。你的父母亲不管多么好，都不可能完美。她是夏娃的女儿，而他是亚当的儿子。所以来到这个世上，不可能不带着伤害。不管是攻击性的伤害或消极性的伤害，它都附带着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感觉上好像既绝对又真实，因为它是强迫造成的。我们对它的反应，强烈地塑造我们的个性。从当中流出虚假的自我与伪装，都跟伤痕有关。让我进一步说明。

我的伤痕（父亲消失在他自己的交战中）表达出的讯息是：你得靠自己，约翰，没人在你身边，没人告诉你该怎么做，更重要的是没人告诉你你是不是个男子汉。你灵魂的中心问题没有答案，也永远找不到答案。一个小男孩该怎么办呢？起初，我变成一个任性的青少年。我被退学，也有了犯罪纪录。我们常常将之误解为“青少年的叛逆行为”，但其实那是要求加入、要求参与的呼喊。在我十九岁时上帝戏剧性地救了我，虽然我成为基督徒，可是伤痕仍在。正如好友布兰特所说的：“成为基督徒不表示全部修理好了。我身上的箭仍然插得很深，而且拒绝里面一些愤怒的伤痕愈合。”

我先前提过，多年来我一直是个拼命的完美主义者，不计

代价、偏激、自食其力。这个世界鼓励那样的拼命三郎，大部分正在阅读本书的成功男士都是拼命的人。可是在我背后却造成一连串的伤害——我伤害过、忽略过的人很多，包括我自己的父亲在内。我的婚姻差点被毁，我自己的心灵当然也受伤了。因为要过拼命的生活，你必须真的把自己的心搁下来，或者必须鞭策你的心。你绝不能承认自己的需要，绝不能承认破碎。这是假我的心声。在我结婚最初的十年，如果你问我太太我们关系好不好，她可能说好。可是如果你问她是不是少了什么，她有没有感觉到什么致命伤，她会马上告诉你：我先生不需要我。你看，那是我的誓言。我不需要任何人。毕竟，从前伤痕是如此之深，而且还没痊愈，伤痕所带出来的讯息似乎如此绝对：我只能靠自己。

另一个朋友史丹是个成功的律师，也是个真诚的好人。十五岁时，他的父亲自杀了——拿枪顶着嘴扣了扳机。他的家人试图摆脱回忆，把一切扫到地毯下。家人再没谈起过这件事。这个可怕的打击带出来的讯息就是：你的身家背景很黑暗，你家庭中的男性不可以被提及。任何疯狂的成分都是暴力邪恶的。而其影响则是另一种形态的誓言：“我绝不做任何危险、孤注一掷、疯狂的事。我绝不像我爸（多少男人活在这样的誓言下？）。我一步也不会朝那个方向走的。我会做个你遇到过最好的男人。”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史丹是你遇到过最好的男人——温柔、有创造力、有爱心、讲话很温和。但现在他讨厌他自己，他讨厌想到自己是个容易打发的人，讨厌自己没办法挑战别人，没办法拒绝，没办法为自己争取。

这里有两个基本的选择。男人或者为伤痕做补偿，变得拼

命（偏激的男人）；要不然就退却，变得消极（退缩的男人）。通常是奇怪的组合。特别是大学年纪的年轻人，你看他们怎么同时卖弄这两个讯息：山羊胡须，意思是，“我有点危险”；棒球帽向后戴，意思是，“我其实还是个小男孩，别对我要求太多”。哪一个是真的？你是强壮还是软弱？记得艾历克斯吗？他在门边等他父亲，可是父亲永远不会回家了。如果你认识大学的他，你绝对猜不到那会是他的过去。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一个让人睁大眼睛的足球队员。喝酒喝得很凶，生活过得很辛苦，每个男人都敬佩他。他开卡车，嚼烟草，喜欢户外生活。他以前常吃玻璃。我说真的。这是他在大学兄弟会的聚会中玩的把戏，也是危险力量的最终表现。他真的从玻璃杯上咬了一口，慢慢咀嚼并吞了下去。当他在一家复杂的酒吧当保镖时，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让那些恶棍都乖乖听话。但这只是表演——完全为了展露男子气概。

查理，那个甚具艺术天分的男孩，那个被爸爸称为“娘娘腔”的钢琴家——你知道后来怎么了？那天以后他再也不碰钢琴了。多年后，当他已经快三十岁了，还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没有热情，找不到喜欢的职业。因此，他也没办法跟所爱的女人定下来，由于对自己的不确定，他没办法娶她。当然——他的心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失落了。大卫也二十几岁了，随波逐流，很没安全感，对自己充满怨恨。他不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也相信永远不会是。就像很多人一样，他对身旁的女人没有信心，跟一些很具男人味的男人在一起时也很难展现自己的信心。司徒亚特的父亲遗弃了他，结果他变成一个没有情感的男人。他小时候最

喜欢的人就是斯巴克，斯巴克是电影《星际争霸战》里的外星人，用心灵过他的生活。司徒亚特现在是科学家，他的太太非常寂寞。

故事不断上演。伤痕继续造成，里头也附带着它的讯息。小男生在伤痕中发下誓言，选择要过一个假我的人生。所有故事的中心都有极度的不安全感。男人不依从他的心灵生活。那么多的男人都觉得困住了——要不是瘫痪了，难以行动，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当然了，每个小女生也有她自己的故事。但我想到下一章再谈这方面的问题，与男人如何争取芳心一起探讨。男人有了伤痕后继续发生什么事，让我接着谈下去。

第五章 夺回男儿心

你在流荡，你在躲藏，
同是带伤行路人，
岂能逃过上帝的眼光？

——取自珍·克里斯特（Jan Krist）、
莫保罗（Paul Murphy）合著，
《带伤人》（*Walking Wounded*）

要使一个男子失心复得，是世上最难的使命！

——取自电影《麦克》（*Michael*）

天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能不经过苦战
就轻易得来。

——取自布鲁斯·科克本（Bruce Cockburn）
《乱世情人》（*Lovers in a Dangerous Time*）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家二儿子布莱恩正要踏入一个新阶段，升上一年级。对任何一个小孩来说，这都算是很大的转变过程。因为他们都将离开妈妈温暖安全的怀抱，跨进全日制的学校和那些大孩子们混在一起了。不过他原是个外向的男孩，具有天生领袖人物的吸引力。应付这些，我们认为他应该绰绰有余。每晚在餐桌上他都绘声绘影地讲当天在学校的种种趣事给我们听。回想他刚入学校的那些日子多么快乐：一个全新发亮的午餐盒、全新的二号铅笔、内附削笔器的蜡笔盒、新书桌、新朋友，还有讲不完的新鲜事：像他的新老师、体育课、下课时的休闲活动，他又怎样在各式游戏中出头当领袖等等。可是有一天晚上，他却安静沉默，不愿讲话。我问他：“怎么啦，小虎？”他不肯说，甚至也不肯抬头看我。“发生什么事了？”他实在不想谈这件事。好不容易他才说出事情的真相。原来有个一年级的孩子，摆起小霸王的架子，在布莱恩所有的朋友面前把他推倒在地上了。他一边说，一边哭。

“布莱恩，看着我。”他缓缓地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满面羞惭，犹疑地看着我。“我要你仔细听好。下次那个小土霸王再

把你推倒，你就这么还他一招。你有没有好好听，布莱恩？”他点点头，那双带泪的大眼睛盯着我的眼。“我要你站起来……然后，我要你揍他……揍他个痛快。”布莱恩的脸上起先有点不好意思的表情，接着他开朗地笑了！

天呀，我怎么这样教孩子？奇怪得很，孩子也很开心呢！连各位读者当中都有人觉得痛快，尽管也有被吓着，不敢领教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没错，我知道耶稣曾教过我们要转过脸给人家打。但是在这句话的应用上，其实我们却大错特错。要教会一个男孩子善用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先把他的力气完全剥夺掉。耶稣不是没有力气报复，他只是不愿还手，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反过来，我们倒叫一个受欺辱的孩子，低声下气，任凭别人剥夺他的尊严，在同伴眼前羞辱他，欺压他，使他毫无容身之地和招架之力。在这当头，我们竟敢灌输孩子这个念头，说这是耶稣要他如此无用的吗？我们简直会把男孩子的一生都毁掉。从今以后，他会变得胆小懦弱，一切被动，毫无坚强雄伟的男子气概。长大以后他也没有自己的主张，无法肯定自己男性的特质。啊，不错，他会很客气，甚至很甜蜜温柔，凡事谦让，彬彬有礼，无可挑剔。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是合德合理，似乎是逆来顺受、忍让的表现，骨子里却只不过是优柔寡断的内在。没有脸的人岂能换个脸颊让人打呢？这类男性在教会里比比皆是。

那一刻，布莱恩的心灵渡过一场危机。羞愧感消失了，他眼里又恢复了跳跃的火焰。然而有许许多多的男人，至今还是提心吊胆，濒临心灵的生死边缘。因为从来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

人为他们敞开那扇门，让他们放胆去做个危险人物，去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看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本事。这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朋友的自白：“我觉得我里面好像有暴风骤雨，海浪澎湃，而我一直在努力设法让它风平浪静。”接着他叹了口气问我：

“我恨不得做点危险的事，你是不是说这是可能的？我觉得我得先获得允许才行。”这样一个年轻人，想当个堂堂男子汉，还需请求别人的许可，你说奇怪不奇怪？可见人心在受了伤以后，灵魂还在继续不断地遭遇攻击。我并不是说男人在一生中只受一次伤害，而是说他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伤害。几乎每一次攻击都会打中同一个要害，损伤他雄伟坚强的本质。生活的磨蚀，一节又一节地吞吃他的脊椎骨，直到末了，他变得志气尽消，毫无骨干。

被阉割了的男性气质

数年前我读到一则消息，有关一个男婴在一次开刀手术过程中，生殖器官被意外地割除了。这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事，那时人们普遍相信“性别角色”并非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特质，而只是文化所影响的差异，因此男女特性是可以互换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为这小男孩做了一个决定：将他的生殖器官重新整形为女孩的形狀，把他当女孩子抚养。这个故事是现代人的一个真实事例。

这就是我们尝试在做的事，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把男孩当女孩来培育。正如克莉丝汀·索莫斯（Christine Hoff Sommers）在她《男孩危机》（*The War Against Boys*）一书中所说的：“这

世代在美国生为男孩真是不幸。我们的文化已经不能接受男子汉大丈夫的本性，拼命想趁早根除这种特质。”她也举了一个例子，提到那次在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中学（Columbine High School）所发生的枪杀事件如何被用来作为敌视所有男孩子的理由。

读者中可能有人会记得1999年4月间所发生的那个悲剧。两个男孩子踏进学校图书室就开枪射击。事发后有十三个受害者，连同这两个枪击手都死了。克莉丝汀所担忧的，同时也是我所担心的，正如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男子医疗中心主任蒲威廉（William Pollack）所发表的言论：“那些开枪的男孩子仅仅显出冰山一角而已。在这个冰山底下还藏了更多这样的男孩子呢！”这样的想法，也是我们的文化中很普遍的意识，认为男孩子那种积极带侵略性的禀赋是一种不好的本性，需要我们来教化，使他们变得比较像女孩子。主要的调教场地就在我整个公立学校的制度里面。为了增进教学效果，学校老师首要的任务就是维持教室秩序，让班上所有的男生女生都遵守，才能达成教学的崇高目标。其中有个主要的障碍，那就是怎样能使这群男生们静坐不动，专心听讲……整天乖乖坐着。这好比是力挽狂澜，抗拒自然！这么做不是顺着男生的天性禀赋，更不是帮助他们学习的有效途径。我们不但没有更新对男生的教育方式，反而设法去改变男生。

正如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在《男性的衰落》（*The Decline of Males*）一书中报道的：“在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障碍（ADD，俗称儿童多动症）的孩子中，男孩子比女孩子的得病几率高出三到四倍。”据泰格说，也许这些男孩子并没有

病，很可能“这只是意味着他们喜爱用大肌肉的动作和主动式的活动方式……一群男孩子似乎比较喜欢喧闹勇猛的活动，而不是那些学校制度所奖励的，女孩子们比较偏爱的沉静、身体较受限制的活动。”

可不是么？这位作者真该到我们家来坐坐，吃顿晚饭，餐桌上坐了三个男孩（加上一个男人，他也有赤子之心），往往会有疯狂的时候。大致说来，椅子算是可有可无的配件。与它们来拘束自己，男孩们更喜欢把它们当做体操设备。才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就看到布莱恩卧在一把椅子上，练习平衡身体。那会儿，我们的小儿子路加却不见人影，或许应该说在餐桌上他的头应该出现的地方，我们只看到一双袜子，双脚朝上。我太太的眼珠在眼眶里转了一圈。我们的学校制度对这一切却不理不睬。正如泰格所说：

至少有三倍到四倍以上的男孩（与女孩相比），基本上被诊定为有病，是因为他们所喜好的游戏方式不易融于学校的组织里头。用心良好的心理经管人员，采用镇静剂的处方，比如哌甲酯（Ritalin）来控制注意力不足症……这情形真是可耻可恨。在男孩中使用药物的频率高到完全不成比例。这事实显示出学校的负责人员未能了解男孩女孩性别与性情上的差异……这些男孩子唯一可能的疾病是：他们是男生！

但学校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顺带提一下，也有很多学

校有很辉煌的成绩。)我们的教会情况如何呢?有一位年轻人最近很气恼地来见我,因为他受不了他那位身兼教会领袖的父亲对他在运动比赛方面的指教方式。他是一位篮球健将,属于一个在市区比赛中名列前茅的球队。在大赛的那天晚上,他正要出门的时候,他父亲竟然叫住他,对他说:“好,你现在可别到了那儿就踢人屁股,毫不留情……这可不是好行为。”这故事不是我虚构出来的。对一个十七岁的运动健将讲这种话,实在太滑稽了。去,去给对方……哦,不要给对方什么颜色看,只要做好人,做一个对方团队公认的最好的好人。换句话说:放柔和点。用这个例子来比喻教会对男士的教导最恰当不过了。我看过有人讲过的一句话,教会或许有男性化的外表,可是教会的灵魂已变得女性化了。

夫妻的婚姻生活也常常会日走下坡路,变得疲惫无力。女人常常被男人性格狂野的一面所吸引,然而一旦逮到他,她们便安定下来,专心驯服他。假如他投降了,他会因此恨她。而她自己呢,反而想不通他的热情为何都消失不见了。大多数的婚姻都落入这种光景。前几天就有一位身心疲惫的寂寞女士来问我:“我怎样才能让我的丈夫有生气有活力呢?”“让他去冒险。”我回答。“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让他买那部摩托车,是吗?”“一点不错。”这下她退缩了,脸上挂着失望。“我知道你对,可是我很不喜欢这主意。这么多年下来我好不容易才把他驯服得乖乖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那关在小笼子里的大狮子。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个男人关在笼子里呢?理由和我们为什么关狮子一样。也因为同样的理由,我们把上帝关在笼子里:他太危险了。学句塞耶

（Sayer）的名言，我们也已将犹大幼狮的爪子削除了。男人是个危险的人物。引发战火的不是女人。暴行罪多半也不是女人犯的。我们的监狱里所关的也多半不是女人。哥伦拜恩中学的惨案也不是由两个女生所造成的悲剧下场。男性的身心灵很明显地是出了问题，于是我们决定要想办法来好好解决。这办法竟是要根除他们危险的本性……把它赶尽杀绝。

布莱说过：“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社会里源源不绝地有男孩子生出来，可是男子汉越来越寥寥可数。”这有两个简单的原因：一是我们不懂得怎样启蒙，帮男孩子跨入那男子汉的门槛；第二，我们不见得心甘情愿去做这件事。不错，我们要他们和人群来往社交，可是任何强劲有力、狂野热情的层面都不准他们去接触。换句话说，我们要他们远离男性化的特质，走向较为女性化的导向。然而正如克莉丝汀所说，我们忘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世界能维持善良公正，也是仰仗这群健全和正常的男人勇武好胜，多方贡献他们的才干精力。克莉丝汀又提醒我们，即使在哥伦拜恩中学枪杀的事件中“一个名叫侯伊（Seth Houy）的男孩也曾用自己的身体掩盖在一个受惊骇的女孩身上，遮蔽她，以免她中弹受伤。十五岁的罗布（Daniel Rohrbough）冒险撑住一扇门，让别人安全逃生”。

没有坚强的男人，何来英雄好汉？一个地区治安好，要靠男子的坚强。奴隶制度被废除，也是因为有着坚强的男人和他们的家人肯牺牲，肯付代价。最后打退纳粹党的是男人。击败种族隔离制度的也不是女人。在泰坦尼克号上，是谁将救生艇上的座位放弃，让位给妇女和小孩的呢？再者，我们岂能忘记，那位情愿

舍己的真男子，任凭别人把他钉在髑髅地的十字架上？这并不是说女人就不能勇敢和有豪气。我就认识很多有胆识、英武的女子。这一切只为了提醒我们一件事：上帝如此造男人，赋予他们特有的素质，乃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他们能活出那份男子的真性情！不错，男人是个危险的动物。好比手术用的小刀，也是危险的东西。因为小刀能伤害你，也能救你一命。你怎样能把手术小刀变安全呢？不是把小刀弄钝，而是把它放在一个受过训练的、有用刀技巧的人手上。

凡是对马有经验的人都晓得，种马很强壮，非常有力，而且桀骜难驯。一般来说，它们不但不喜欢受缰辮的束缚，有时候更野不可羁，尤其在邻近有母马出现的地方。要驯服一匹种马非常困难。如果你要的是一匹安全乖顺的马，那很容易，阉了它，它就会驯服多了。你可以牵着它的鼻子走，你叫它做什么，它就乖乖做什么。唯一的问题是：受了阉割的马不能生小马。种马能做的，这种马做不到。种马的确是很危险，可是你若要种马的生命力，就得接受它的危险性。两者合而为一，不可分开。

无法逃避的真相

假想现在是1944年6月6日的早晨，时间大约是7点10分，你与第三批战士正往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冲刺。在你之前已经有成千的男丁冲锋陷阵，这回轮到你了。你从希金斯（Higgins）船上跳下来，正在费力地往沙滩跋涉的时候，发现到处都是军兵的死尸。有的尸体浮在水里，有的随浪起伏翻滚，有

的平躺在海滩上。从沙滩上去，你碰到成百成千的伤兵，有的一跛一跛地向峭壁那边走，和你一同去找藏身之地。也有些爬都爬不动的。山崖上的伏击手一枪又一枪地不放过他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痛创，到处都是断残的伤口。伤残损失之严重，叫人透不过气来。当你到了峭壁下，那个唯一安全的地方，你又看到成群成队的兵丁，没有人带领他们。他们惊恐害怕，吓得已动弹不得。很多人的武器也丢了。大部分人都被吓呆了，动也不肯动。你上下左右观察一下这场面，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对这种光景你会有怎样的评估？且不论你脑海中闪过的那些念头，有一点你不会否认：这场仗打得太残忍，太不人道了。你这么想，没有人会怪你，也没有人会持异议。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对人生的争战想得却没这么清楚，不信的话，你左右观察一下——你察觉到什么？在那些和你共事的及和你做邻舍的、与你上同一个教会的男人当中，你在他们的生活里看出些什么？他们是不是都满腔热火，自由奔放？他们有战斗的能耐吗？他们生命中的女人是不是都深深感谢从他们身上所体验的爱？他们的孩子是不是都常得称赞，满面笑容？这些想法听起来几乎有点好笑吧？只可惜我们的现实光景太悲哀了。在你左右，多少男人已被射死了？左邻右舍又有多少男人（女人）因为受了创伤，他们的灵魂已经死了？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吧？

“他只剩下一个躯壳罢了。”他们的心已经死了。更多的是那些还活着的，却带着重伤。他们试着往前爬，试着重整旗鼓，却觉得步履维艰，一路上似乎又不断遭到外来的攻击。还有一些人，他们早已成为俘虏，在绝望、无所事事、空虚乏味的囚牢里，苟延残

喘，苟且偷生。这光景就像一场灵魂的争战，战区就在奥马哈海滩。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在这个漫长艰苦的“心”际大战中争心夺胆，现今已面临最末的一场战斗。我明白这样的描写有点过分戏剧化，也没敢用“战争”这个名词，深怕这样的字眼会被人嗤之以鼻，误以为我也是一窝蜂，效法那批小题大做、别有动机的基督徒，为了推展某种政治上、经济上或是神学上的目标，他们东奔西跑，制造紧张气氛，弄得人心惶惶，好像那群猛叫天塌了的小鸡似的。然而我绝不是在这儿大惊小怪，危言耸听。我所讲的实实在在就是我们周遭不断在发生的事件……件件对我们不利。除非我们不再拖延，不再逃避事情的真相，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种事实。否则，很多人不知真情，还以为变成基督徒以后，烦恼困难就会神秘地消失，至少也会轻省许多。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其实是要被送上前线打仗去的，等到枪弹临头，他们还打从心里大大吃惊！这时候他们往往感觉自己被上帝出卖，或是被上帝遗弃了。

联军攻取诺曼底滩头以后，战争尚未结束。从某些角度看，战争才刚开始。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在他的作品《国民兵》（*Citizen Soldiers*）中记载了许多联军登陆发生的故事，以及他们怎样得到最后胜利的经过，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其中许多故事像比喻一样，有极深的含义，下面就是一则这样的记载。故事发生于1944年6月7日，也就是联军D日（D-Day）的第二天。

美国陆军准将军寇特是第29师的副司令官。他

遇上一个步兵团，刚好被一群在农舍里的德军封锁住了。于是他问那位负责的上尉指挥官，为什么他的部下不试试拿下那幢房子。“长官，那里头有德军正在对我们射击。”上尉回答。“听好，上尉，”寇特说着，一面松开他夹克上的两个手榴弹，“你跟你的部下开始向他们射击，我来带一队兵，你和你的部下仔细看 I 怎样能把德军占据的房子拿下来。”寇特领了一队兵，绕过一个树丛，直往那农舍挨近。突然间他一声高喊，就往前冲去。他的小队紧跟着他，同时呐喊，像狂人似的。他们把手榴弹投进窗口的那一刹那，寇特带了另外一个兵把前门踢开，朝里头丢了两个手榴弹。等到手榴弹爆炸了，他们马上冲进房子里。里面幸存的德军接二连三地往后门溜出逃生了。寇特回到那位上尉身旁，气还没喘过来，就对他说：“你看到怎样可以攻下一幢房子了，你明白了吗？现在你知道怎么做了吗？”“知道了，司令！”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呢？那些步兵们为什么会被封住？第一，他们遭射击，并且还很吃惊。“他们正向我们射击呢，长官。”请问，谁该醒醒了？被攻击乃是兵家常事。你难道忘了吗？我们出生在这个战火如荼的世界里，生活的现场可不是什么喜剧电视的舞台，而是血淋淋的战场。你没留意吗？我们受攻击的伤口都是敌人千方百计，存心命中的部位。每一个伤都是正中要害，绝非意外或巧合。

查理原该成为钢琴家的，然而他受伤后再也没摸过琴。我有一个呼召和恩赐，是向男人和女人的心灵深处说话。可是因我自己的伤痛，我常受引诱想把心藏起来，活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孤岛上。克雷格的呼召是传扬福音，像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他的创伤也是针对此要害而来，企图将他要传福音的呼召抹杀掉。记得吗？他是一只海鸟，成天就会格格叫而已。前面我忘了提到瑞基，他在学校努力争取好成绩的时候，他父亲的话伤了他：“你这么笨，绝不可能念完大学的。”他志在当医生，可是从未追逐过他的梦想。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你我中伤的部位太准，前后也太吻合了，不可能是意外。背后的真相是有人企图把你解决掉，使你残废，害你无法参战，成为无用之兵。敌人对我们瞄准射击，矢矢中的。但愿你已开始对我们所处局势的真相有所了解。你知道敌人为什么一直在攻击你吗？因为他怕你。你可是个大大危险的人物。有朝一日你把迷失的心再夺回来，勇敢地活出你的心愿，这可会让你的敌人受不了。一旦你加入了“善”方的阵营……你对敌方可有相当大的破坏力。想想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上帝一向是多么威风，多么成功！你就是那棵胜利之树上的一个枝干。

让我回头再谈从联军D日第二天战事中学到的第二点。另外一个促使那批军兵呆守不动的原因，是从来没有人向他们示范过怎样攻占一幢房子。他们以前受过训练，却不是这种训练。大多数男人从没看过实地的亲身表演，更没有人教过他们怎样为自己的心争战。太多的父亲溃败失职，太柔弱，太缺乏男子气概的社会文化，

加上太被动的教会，造成今天男人的迷失，不知何去何从。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在这儿为的是要告诉你，你能得回你的心，但我需要警告你——如果你真要找回你的心灵，如果你想让伤害得到医治，坚强的活力得到恢复，并且能找回你的真我，你就必须去奋斗，去争取。请留意一下你对我这些话的反应！你的内心里是不是果真受到一点刺激，渴望能好好地活一下？反过来，是不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插进来，叫你千万小心，或许叫你完全别理会我的话？“这个作者太戏剧化了，简直太骄傲自大。”也许它说：“有些男人能这么做，我是不行的。”或许说：“我不知道……这一切真值得吗？”这会儿仗已开打了，你瞧！我没骗你。

浮出水面的生命难题

眼前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了解当初父亲教导我们的过程中遗漏了什么，或者我们哪些观念没学好。我们有必要来认识自己是谁，也需要知道自己有多少真实本领。事到如今，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最基本、最主要的问题呢？这问题的答案在什么地方才找得到呢？为了能帮助你找到这个大难题的答案，容我再提出一个疑问：你可曾着手处理你这个疑问吗？现阶段你在哪儿找答案？你明白吧，男人没办法摆脱这个核心问题，就算他终年累月地试图把这思想推出脑海之外，就算他马不停蹄地追逐生活，这思想也不会消失。因为这是我们灵魂深处的饥渴，催逼我们，非找到答案不罢休。说穿了，我们的一切举止作为都出于这

股原动力。

今年秋天我曾有几天工夫和一位非常成功的男士共处。我且叫他彼得。因为我在东岸有个研讨会，彼得作为主人招待我。当他到机场来接我的时候，他开的是一部全新的陆虎（Land Rover）大型吉普车，里面设备应有尽有。我心想，好车，这位老兄光景不错。第二天，我们搭坐他的德国宝马牌850CSi型轿车四处跑。彼得家的房子是全城最大的一幢，另外他在波多黎各还拥有一幢别墅。这些财富没有一样是他继承的家产，完全靠他白手起家，一分一毫地赚来。彼得对一级方程式的赛车极有兴趣，也爱去诺瓦·斯可夏（Nova Scotia）飞钓鲑鱼。我真是打从心里喜欢他。我跟自己说，这才是个堂堂男子汉。然而，这里头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想来这样的男人该是很有自信，很有把握，生命有重心，有方向，灵魂里有中心据点的。果然初见面时，这也是他给我的印象。但是我们相处愈久，我愈发觉他有点儿……犹豫不决的样子。外表上他拥有一切男性的派头，然而感觉上没有一样是真正发自他内心那个中央据点的。

我们相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坦承自己已渐渐觉悟到一件事。“今年我父亲因癌症才去世不久，可是他死的时候我并没掉眼泪。其实，我们之间一向都不很亲近。”果然不出所料，我已猜到他接下去会说什么了。“这么多年来，我拼命苦干，力争上游，自己却没真正地开心快乐过。这一切都为什么？现在我看清了……我那些努力，都为了讨我父亲的欢心，想得到他的赞许。”话断了，只留下沉默和久久不退的感伤。黯然泪光中彼得再度开口，他的语声低微：“从头到尾，这一切完全都没有

用！”这是注定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从来就不会有用的。就算你再会赚钱，不管你有多飞黄腾达，这些东西永远无法医治你的伤痛，也不能肯定你的真我。可惜，天下有多少男人投身其中，乐此不疲。

我有一个朋友，多年来为了追逐世人眼中的成功，汲汲营营，到今天仍旧抱着这个想法，锲而不舍。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每一个伤口都在滴血，仍然固执地对我说：“谁会赚钱，谁才是真的有种。”你得了解他为什么自以为还可以追逐这个幻梦，因为他现在赚的还不算多。

男人在灵魂深处渴求印证，为了追求这份肯定感，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各式各样的门径。贝利是个善良的男人，他常年在寻求合适的归属关系，希望借此能找到一种价值感。他曾这么说过：“从屡次受伤中，我想出一条求活路的方法：我要找个团体，变成归属他们的一分子，再来个惊人之举，让其他人羡慕我，然后我就会受人重视了。”他先是加入学校里受欢迎的那一帮孩子们，接着是摔跤队，过几年，又加入服侍团队。他坦白承认，这一连串拼命的追求，结果并不理想。今年里早些日子，他所服侍的那个环境不太和谐，他明白有离开有必要。“我的心已经爆炸了，连那些箭头和伤痕也全都冒了出来。我从来没感到这么痛苦过。只听到一句一句尖锐的吼叫，不断朝着我逼过来：‘我没有任何归属。没有一个人要我。我是孤独无依的。’”

男人从哪儿才能获得肯定感呢？靠他拥有的东西吗？从那些留意他、关注他的人身上找吗？看他妻子有多大吸引力么？看他光顾哪家餐馆吗？看他在运动场上有多活跃吗？他不断地枉费

工夫去搜寻，这个世界也不断地为他加油鼓掌：赚个一百万，当选个什么官，升了级，进了阶，打个全垒打……总得做个人上人。你可以体会到这一切的徒劳，是多么可悲可笑吗？带伤的兵一边向海滩前方爬行，带枪的狙击手也一边向他们开火。然而不论他选的是哪条途径，不论他往什么方向去追寻他的自我，男人在迂回辗转之后，似乎都会落入同一个险要的阵地，也是最易致命的所在——女人关。

揭开夏娃国面纱

还记得我在初一的时候，倾心一位小情人，得到初吻的故事吗？有了她，我骑的单车也飞快如风。我爱上黛比那年，正是我父亲从我的世界中走出去的那一年，也就是我这一生中受到伤害最深的一年。这些事件同时发生，绝不是意外或凑巧。每一个年幼的男孩，在成长中总会经历一段危险期，这时极需父亲伸手介入来帮助他。通常这段危险期发生在青春期的前端，大约在十一岁到十五岁之间，迟早视各人而异。要是这中间没有人插手参与这个过程，这男孩就像易崩之山，一溃便不可收拾。下一次能敲开他灵魂之窗的就是“性”。黛比使我觉得自己身价百万。当时我无法形容那种感受，因为我根本就莫名其妙。不过在我心中以为已经找着了我要的答案。假如我找到了朱丽叶，那就证明我一定是罗密欧了。既然有漂亮的女孩相信我是天下第一伟男子，我又夫复何求？当她跟我分手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开始踏上一段悲伤的里程。从上一个女朋友换到下一个女朋友，我在这漫

长的征途上寻寻觅觅，渴求找到那一位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男子汉的女子。英雄救美——这一向是我心目中所向往的真男子、大丈夫的形象。布莱给这样的现象取了一个名字，叫金发情人梦：

从房间的这一头眺望过去，他的眼光落在那位女郎身上。霎时他有种感觉，这就是“她”——那位梦中情人的“她”。现有的情丝他一斩两断，跑来追求她，兴奋刺激，意乱情迷，狂热与激情的快感交加。几个月过后，一切又倒塌下去，“她”变成一个平凡的女人。这时他又迷惑起来，想不通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又再一次地瞻望到房间对角的另一张容光焕发的面孔，那一出演过的戏，果然又会继续重演下去。

——《铁约翰》

世上为什么独有色情春宫的东西，最易使男人痴迷？这的确是因为男人的视感较强，目睹这类图片和影像时远比女人容易受到挑逗而兴奋。然而，有一层更深切的原因却是男人未必自觉的。那位勾引你、诱惑你的美女可以深深打入你的灵魂，触摸到你的饥渴处，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尝到内在的满足。大多数的男人从来未曾经历过这种男性肯定感。我们得搞清楚——这里头的神奇和奥妙远超过丰胸美腿和性的好合。请看多少男人为了追寻他们的梦中情人——那位金发女郎，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有人为争美女而决斗，有人因此而打仗。你瞧，每个男人都记得夏娃，我们摆脱不了她的阴影。而且我们不知怎的就是这么相信：

只要我们能找到夏娃，夺回她，然后我们就能同她一起，赎回我们所遗失的男性自我。

我们回想一下，在那部电影《完美的世界》中，那个名叫腓力的小男孩。你记不记得他所怕的是什么？是他的生殖器太细小了。这便是许多男人对自己的表白，他们感觉自己很柔弱，很窝囊，毫无男子气。再活过一些年日，男人最担心的常常是自己会变成性无能。若是他无法叫阴茎勃起，他便会觉得自己不中用。但是反过来，若是一个男人能体验到勃起的阴茎，那可好，他就觉得自己充满能力，又强又壮。不瞒你说，有许多男人对生命难题的反应直接与他们的阴茎相关联。要是他在性方面表现得像英雄，那么，各位先生，他就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当一个又带伤又饥饿的男人，面对一群又一群、数以百计的美女来奉承他，心甘情愿向他献身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呢？（当然美女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只是以他一个男人为对象，但是当他一个人独自面对那些影像的时候，感觉上这就是以他为对象的）。因为如此，色情影像才具有这么强的诱惑力。

不可思议的是，数不清的电影主题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上面：斩获美女，赢得她的心，跟她上床，然后你就是英雄了。你好比詹姆斯·邦德，你是有种的好汉。请仔细读一下下面这一段歌词。这首歌是布鲁斯·斯宾斯丁（Bruce Springsteen）的作品，叫《秘密花园》（*Secret Garden*），取自1995年他所录的最红歌曲集：

她将让你进入她的房子

若你深夜来，敲打她的房门

她将与 你 亲吻
若你对她 蜜语甜言
若你肯 出价
她将引你 入室
但她隐藏 一个秘密花园
她要领你 走过羊肠小径
那里有 荡漾柔情
过来吧，她让你 过来
只要你知道，她就在 离你不远的地方
她看着你，对你 巧笑
她的眼睛 告诉你
她有一个 秘密的花园，在那里
一切你所 求
一切你所 想
都与你 万里相隔
天长地久，遥不可 及。

这个害人不浅的谎言，其实是一个真理的变相双胞胎，而不是根深蒂固的事实。夏娃是欢乐之园，然而她不是你一切所求，也不是你一切所想——事实上差得太远了。难怪你所渴慕的永远遥不可及，你这一辈子也到不了那儿，因为你所要的东西本来就不在那儿，根本不在那里。你的人生难题也永远不能在那儿找到答案。请别误会我。女人是很迷人的活物，她比创世以来一切所造的东西都更能迷惑人的心。“裸体的女人象征着一小片永

恒，太高贵、太美好，岂是男人眼目所能承当的？”女性化的特质很能引动男性的本能。哇，挑动起来很够瞧的。我太太只要稍露一下酥胸，或大腿，即刻我就跃跃欲试，举箭待发。只要她轻声对我说一句，我是个男人大丈夫，我就甘心为她翻越高楼，攀登大厦。可是女性特质永远不能无中生有，填补男性化的缺失。这仿佛是叫一颗珍珠变出一条水牛送给你，也像是叫遍地的野花为你变出一辆雪弗莱1957年的古董车。它们的质地完全不同。

当男人把生命大搜秘的难题带到女人跟前去的时候，若不痴迷上瘾，便可能失去男性的本能。通常两种情形都会发生。

大卫的父亲有一次叫他“妈妈的小男孩儿”，这句话像穿膛的箭，在他心中刺了一个大洞。之后他把他的生命难题带到女人那里去。最近他跟我坦承他对年轻的女人很着迷，原因很清楚——她们的威胁力较小。一个年轻的女子很容易被征服，然后他就可以自以为荣，在她们那儿充当男子汉。虽然大卫对自己的迷幻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他仍然我行我素，不肯罢休。他的人生大搜秘非得搜出个答案不可，这答案好像就系在年轻女人的身上，至少这是他目前的感觉，可是他明白这是一个无底的谜。前几天他自己跟我说：“就算我娶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我仍然会觉得外头什么地方，必定还有一个更漂亮的女人。所以我会问自己——当初我是不是可能赢得她呢？”

这是一个谎言。正如布莱所说，这是一场寻宝，一个没有止境的无底洞。摆在我们眼前的，明明就是问题的根源，这根源使得某些男人急迫无望，不惜冒险，也使得某些女人备受折磨，身心俱疲。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几年前我一个朋友的弟弟被女

朋友甩了，他一下子跌入深渊。本来他是个非常年轻有为的少年，从高中便身为运动健将，后来又当了前途光明的年轻律师。但他身上带着伤口，这伤口来自一位酗酒极深、工作疯狂的父亲。他从来没有给过这儿子每一个小孩都渴慕的爱。正如你我之中的许多男人一样，他把那颗大搜秘的心带到女人那儿。我朋友说，当她把他甩了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崩溃了，一头栽下去，开始猛喝酒，又抽烟，甚至跑到国外去。他的人生完全破碎了。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男人私底下怕太太的原因。她看他比任何人看得都更清楚，陪他睡觉，知道他是什么材料。既然他已经把肯定印证他是男人的权柄交给她的手上，他也同时给了她权柄来否定他，要命就要在这儿。有一位牧师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讨太太的欢心，不过她一直给他“不及格”的评分。

“说不定她并不代表你的成绩单，那又怎么样？”我这么建议。

“的确确实她就像我的成绩单……而且我一直考不及格。”还有一位男士，名叫理查，在结婚最初的几年里，他常常用刻薄的言语折磨太太。在他心目中，他注定要当罗密欧，所以她务必是朱丽叶。当他发现她并不是那位金发的梦中情人时，他可是怒火中烧。你懂吗？因为那意味着他并不是那位英雄人物。我曾看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没有化妆打扮，也没有盛装艳服。啊，我才明白，她也只是一位平凡的女人。

“他来找我只是为了肯定他自己。”这是我从一位年轻的女子那里听到的她对男友所下的评语。他们若不是还在约会交往中，就是曾经约会过。起先她很被他吸引，尤其是被他浇灌在她身上的注意力所吸引。受人迷恋，被人当一位女神来看待，初尝

这种滋味的时候，哪有不陶醉其中，浑然不觉的？不过最后，这段罗曼史却演变成她的压力。“所以我和他分手了。”她有这样的洞察力和这份勇气，让我惊奇，这是罕见的例子，特别在年轻的女子当中更少有。成为他的想念，一开始感觉很棒。一想到自己是心目中的“女神”便令人飘飘欲仙。然而渐渐地，这一份浪漫竟变成她不小的压力。“他不断地说：‘我不知道这样做值得吗？而你告诉我，不值得。’我想，有一天他会感谢我的。”很有趣，也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方面同性恋者反倒有自知之明。他们知道他们内心缺少的是男性那种爱，但问题出在他们把那种爱转化成性爱了。

尼可罗西（Joseph Nicolosi）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企图用充足的男性特质来填补和修护伤口的努力。这伤口可能是缺少男性特质的爱，也可能是因为很多男人自觉缺少男子气概。这一条搜寻的道路也是虚空，也是徒然。因而绝大多数的同性恋关系都不会持久，也因此许多同性恋男人经常更换对象，从一个男人换到另一个男人。这也是为什么其中许多男人都患了忧郁症，而且养成不少癖习。他们寻求的，在那儿是找不到的。

关于我们人生的大搜秘，以及我们对自我肯定感的追求，我说了这一大篇话，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原因在此：除非我们看出自己手上的答案是假的，是骗人的，否则就没法听清那个真正的答案。如果我们继续追逐那场幻梦，我们又怎么会去面对现实的真相？我们的内心里有空虚，有呐喊；仿如一个挨饥受饿的灵魂，终日在渴望，在祈求。不论我们用什么东西去填它，总是填不满。如果你把你的疑问带到夏娃那儿找答案，必将伤心失望。

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经历，如今我终于明白这个事实：你在那儿找不着答案的。其实在男人爱追逐的所有东西中，没有一样能给他答案，没有一件能帮他找到自我的肯定。问题的答案唯有一个来源。所以不论你曾试过哪一条路线，不论你把难题搁置在哪个关卡，你都需要把它夺回来，然后你要从那里走开，这就是你迈向新旅程的开始。

第六章 父亲的心声

没有人可以长期对自己一副面孔，对众人又另一副面孔，而到后来不被迷惑的。哪一副面孔才是真的呢？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宁做真人，莫做假样（Esse quam videri）。

——佚名

谁能给他这样东西，一个男子的真姓名？

——乔治·麦克唐纳德（George MacDonald）

俄勒冈州的东部野外地带，夏天炎热干旱又多尘沙。太阳高照时气温可高达摄氏三十多度。所以我们总是尽量把牧场的重活留到清早，或后半下午和傍晚来做。这时会有凉风从河谷低处飘送上来。白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去修理灌溉农田用的壕沟，这也是我玩水冲凉的大好时机。我常在水沟里用力地踏来踏去，任由暖暖的泥水浸湿我的牛仔裤管。但是更多时候，我们都会回到牧场的房子里去喝杯冰茶。老爸顶喜欢在他的冰茶里加上一大把糖，让茶有浓浓的甜味。住在南方的人就是这种喝法。我们会在厨房的桌边坐下来，一边喝着一两杯冰茶，一边讨论早上发生的事，或是他想拿几条牛去拍卖的计划，或是他有什么主意要大家今天下午去干的。

在我十三岁那年，有一个夏末的日子，爸和我刚进门，照惯例坐下来，他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口那头。这个厨房朝南，从那儿可以看到一片很阔的紫花苜蓿草地，更远一点的是牧草地。像大多数的牧场主人一样，爸爸自己也种干草，好在冬天时用来喂养他的牛羊家畜。我跟他一起在窗口向外观望，猛然间看到一条公牛从牧场跑了出来，跨进了苜蓿草地。我想起祖

父曾告诉过我，牛吃太多新鲜的苜蓿会很危险，这会使它们的胃扩张，像面包那样膨胀起来，就会撑破四个胃室中的一个。这下爸爸生气了，那种表情只有在一个牧场主对牛恼怒的时候才看得到。我呢，反而很兴奋。这表示有惊险的好戏可看了。

“去，给东尼套上鞍，再把那只公牛给抓起来。”他说着，在椅子上坐下，往后一靠，把穿着皮靴的双脚翘起来，放在前头的椅子上。他这副姿态和表情显然是告诉我，他不准备陪我去，他哪儿都不想去。眼看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冰茶，我的脑子里飞快地思考他刚才所说的话有什么含义。他的意思是我得先去把东尼逮住，就是全牧场上最高大的那匹马。我有点怕东尼，可是我们父子俩心里都知道，它才是牧牛的最佳“人选”。我得自己给它套马鞍，一个人骑它出去捕捉那条公牛。单枪匹马，全靠我自己。想到这儿，我警觉到自已在那儿已站了不知多久了，可不能再耽延误事。当我从屋后门廊走出去，往马栏方向走的那一刻，我有两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恐惧感和荣誉感。

人生中许多重要的转折点，常常在我们事后回想的时候才能领悟。当时我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我知道身为一个少年男儿，我已经跨越了在我生命中的一个主要门槛。爸爸信任我，不知道是哪一点让他相信我，但是他对我的信心倒真感染了我，使我也对自己有了信心。那天，我不仅捉到了公牛……还得到许多更大的收获。

心灵亟待启蒙

男人需要知道自己姓啥名谁；他需要知道他有足够的本事和能力。我讲的“知道”不是现代人所谓的了解，也不是理性上所谓的认知。我不是说只要让某个意念通过我们大脑皮层，经我们同意过的那种“知道”。就像我们知道滑铁卢之战或是臭氧层这些事一样，大部分男人也是用这种方法“认识”上帝和基督教的真理。我指的是一种深切的领悟。这种明确的感觉是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窥见内堂，亲身体验之后才能得到的那种终身难忘的感受。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后来她生了孩子，就是这种“认识”。亚当不是知道有关夏娃的情形，而是很亲密地认识她，跟她发生深度的血肉相亲关系。有的知识是属于外表的，有的知识是属于内里的。当我们谈到人生大搜秘的问题时，我们需要的知识属于后者。

电影《角斗士》，背景是公元2世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战士，名叫麦西姆斯（Maximus）。他是罗马军队的指挥官，一位很受手下官兵敬爱的将军，且甚得当朝皇帝马库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的爱宠。皇帝年纪老迈，计划将皇位让给麦西姆斯，而不给他那不洁不正的儿子康莫德斯（Commodus）。康莫德斯知道这事，就在马库斯还未能宣告他的继位人之前，先把他的父亲勒死了。他将麦西姆斯定罪，并立即处死，将他的妻子和儿子送去钉十字架和执行火刑。麦西姆斯逃命得生，却来不及救他的家人。后来他被贩卖奴隶的人俘虏，

再被卖作公开竞技场的格斗士。通常格斗士的命运就是死路一条。可是麦西姆斯并非常人，他是一位勇猛的战士，他不仅保住生命，并且得胜夺标，成为斗士中的斗士。最后，他被送到罗马的大竞技场去，将在康莫德斯皇帝面前表演（康莫德斯当然以为麦西姆斯早就死了）。麦西姆斯展现出过人的勇气，以惊人之举，反败为胜之后，皇帝走下来到比武场里会见这位勇武的斗士。直到此刻，斗士的面目仍隐藏在他的头盔后面。

康莫德斯：西班牙人，你真是名不虚传。我想你是空前绝后，举世无匹的斗士……何不请这位大英雄表露一下自己，并且告诉大家你的真姓名？（麦西姆斯沉默不语）你确实有名有姓吧？

麦西姆斯：我的名字叫“格斗者”（他转身走开）。

康莫德斯：你竟敢转身背对我？奴才！拿掉你的头盔，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麦西姆斯：（慢慢地，非常缓慢地拿下他的头盔，转过身来，面对他的仇敌）。

我的名字叫麦西姆斯·德西姆斯·莫里丢斯；
北方军团的统帅；
腓力兵队的将领；
真命皇帝马库斯·奥热流的忠仆；
被杀之子的父亲；
被杀之妻的丈夫；
今生来世，我仇必报。

他的回话越来越大声，像滚滚的大浪，澎湃高涨，猛烈地奔撞在岸边石头上。像这般凛然不可侵犯、君子顶天立地的气魄，何处可以拜师学来？一个男子又如何才能懂得他是有名有姓，不容任何人轻易埋没的君子大丈夫？那种铭刻在心底的真我意识，唯有在经过一段启蒙的过程以后才会培养出来。你必须知道自己的出身，受过一连串的苦难和考验，必须曾经长途跋涉，而且曾经与敌人面对面较量过。但是不是每个男人都有过初步的启蒙呢？最近有一位年轻人很悲伤地对我说：“我从五岁起就做基督徒——可是从来没人教过我怎么做个男子汉。”现在他已经迷失了方向。他为了能和女朋友在一起，横跨美国大陆，迁居此地。可是她却把他甩了，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他在这儿要做什么。像他一样的男人这世界到处都有，数都数不清——尽是未经启蒙、未经考验的男人。

教会认为已经在对男人做这些初步启蒙的教导工作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教会将男人引到哪里？又将他们呼召出来做什么样的人？做个道德人士而已。这实在太狭窄、太贫瘠了。有道德固然是件好事，但它不是最终的目标。保罗说律法是给小孩做教师的，并不是给儿子的。儿子所享有的远超过这些，他有钥匙，可以用车；父亲出外执行危险任务的时候，他有机会出门同行。我不禁想起在美国内战尾声中的一幕深切感人的画面：故事发生在紧接阿坡马托克斯（Appomattox）之战，李将军（Gen. Robert E. Lee）向格兰特将军（Gen. Ulysses S. Grant）投降之后。李将军的部下紧紧抓着他的马缰不放他走。来自北维吉尼亚州的

军兵过去五年来，在李将军的率领下历经艰苦锤炼，吃尽苦中苦，如今战事结束，照理他们应该乐得庆幸才对。谁想到他们反而苦苦要求，请李将军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去把那些北方联军“打个稀巴烂”。他们对李将军视如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所给他们的，是大部分男人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明晰的身份、肯定的自觉，以及从小我变大我的机会，进而在历史的发展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需要有个李将军，或第29师的寇特将军，他们可以指示他：“你已经亲眼看过示范表演了。现在你懂得怎么去把一幢房子攻打下来了吗？你会照样做了吗？”他就可以响应：“司令，我会！”我们需要像我祖父那样的人，可以教我们怎样“套鞍上马”。可是李将军早已不在了，像寇特将军那样的人物也很罕见，而且我的祖父也去世多年了。茫茫天涯，我们去找谁？答案是，去找那个你想也想不到的源头。

上帝是启蒙师

好些年以前，在我个人的生命里程中感到最迷失、最惶惑的那个时候，我听到一篇演讲，演讲者是戈登·戴比（Gordon Dalbey），他刚写完《男性灵魂的医治》（*Healing the Masculine Soul*）这本书。他提出一个观念和想法：不论一个男人的背景如何，不论他父亲是否因失职而没能启蒙他的生命，上帝都能够引领他，带他走向启蒙之路，填补以往的缺失和不足。一股盼望自我的心中浮起，可是我没理会它，因为我已经养成一种多疑的心

态，习惯于压制灵魂里的许多感觉。几个星期过去了，也许是好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早晨我在楼下读经祷告。一如往常，在这“灵修时间”的末了，我总会面对窗口，瞭望太阳从东方升起。那时我听到耶稣微声问我一个问题：“你愿意让我来启蒙你吗？”我的大脑还来不及处理分析和怀疑这段交谈，我的心已跳跃起来，回答他：“愿意。”

“谁能给男人一个真实的姓名？”麦克唐纳德发出这个问题。“只有上帝。因为除上帝以外，没有人真正认识他。”麦克唐纳德根据启示录里所记，上帝要给“得胜的人”的奖赏，包括一块白石。那块白石上写着新名字。这名字是“新的”，因为它与世界给我们的名字不同，更不是那个伤害我们的外号。在那块白石上没有哪个男人会被叫“妈妈的男孩”，或是“胖子”，或是“海鸟”这种名字。其实这新名字并不陌生，因为这才是你的真名字，一个属于你的名字。“孩子，你是那位在他预备造你的时候，他心中已有形象的你；你就是那位长久徘徊在他的脑海里，从创造直到救赎，念念不忘的你。”我们的生命各自不同，每一个都是上帝亲手计划，亲手创造，在我们母亲的腹中联络成形的。他在造你、造我的起初，心中早已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形象，并且已经给你给我取好了名字。

在人生的漫漫旅程中，一路上都有上帝不断关爱的表征，无论这期间人是如何被引上正途，上帝一直希望我们返璞归真、实现真我，得到我们真正的名字，这是上帝也是我们生命自始至终的目的。这样的旅程绝非是“犯规被打”那样的错误观念。上帝造亚当，为了冒险，为了争战，也为了美；上帝创造我们，因

为我们要在他的故事里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担当独特的角色，执行特殊的任务。这是上帝当初把我们设计出来的形象，他也全心全意要让我们回归原来的样式。

纵使你有个好尽职的好父亲，他也只能领你走一段路而已。终有一天你得放下你所熟悉的一切，跟着内心的召唤往前走，到你所不认识的地方去。就像早期的扫罗的故事。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得到了上帝的启示，经历了那个不寻常的遭遇以后，他的名字改为保罗，他就没有回头走旧路，只让上帝带着他一直走到阿拉伯地区，他成了最伟大的使徒。耶稣是木匠约瑟的儿子，所以在他年幼的那一段旅程里，约瑟能够帮助他。等到我们再到耶稣相遇的时候，他已是一个少年，这时约瑟已不再出现了。耶稣有了新老师，那是他真正的父亲。从这位真父亲的身上，他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真身份和缔造他生命的真素质。

在启蒙的过程里，我们必须经历一系列的考验，这些考验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真名字和我们在故事里所担任的真角色。鲁阿克（Robert Ruark）在他所写的《老人和男孩》（*The Old Man and the Boy*）那本书里很真切地描写出这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典型的例子里，有一个非常需要教导的男孩和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但是老人并没有把男孩放在课堂里、书桌边来教化他，男孩得启蒙的地方在野地大自然的空间里。他从土地、动物和四季变化的功课里领悟到关于生命、关于自己和关于上帝的更大学问。每次试验都会成为一个启示。就像在学打猎、捕鹌鹑的经验中，你也可以学会了解你自己。“这家伙可是灵敏得很。所以你每回上去跟它斗一次，都等于再证明自己一次。”

许久以来我们一直都误解了人生，误解了上帝的作为。有一位客户对我吐露他的心声：“我想我是在求上帝把我的生活变得顺利点儿，容易点儿吧！”这也代表了我們大多数人的心声。我们总是问上帝：“上帝啊，为什么你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上帝啊，为什么你不这么做……（下面你来填充——帮我成功，帮我孩子走正路，把我的婚姻弄好——总之，就是自己成天在抱怨的那些事。）”其实我们是问错了问题。我们若是有心踏上一个新旅程，由上帝来启蒙我们，教化我们，首先就得换一套新的问题来问上帝：在这事上你要教导我什么功课？借着这些经历，你是不是彰显我心里还有些什么有待处理的东西？你要我看见的究竟是哪些地方？你要我放手的是什么东西？事实上，为了启蒙你的生命，上帝已经在你身上下了好久的工夫。这中间的阻拦还是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法对付我们的创伤，结果我们所得到的也是一个自己砌造出来的人生。

藐视创伤

布莱提到：“男人还在做孩子的时候，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叮嘱，受伤叫痛是羞耻的事。”“受了伤就不再玩，那是女孩子的行为。一个真男儿，就算把胆子撑着拖着，也得继续往前走。”好比一个男子在马拉松竞赛中断了腿，他还是跑完全程，就算他得连走带爬，他也不吭一声。男人是不该受伤的，受伤的话也不能太当一回事。这种错误的观念使得大多数男人把自己的伤当成极大的羞耻。我们看了太多这样的电影，其中的好汉中了

箭，他却一手把箭折断，继续战斗下去；或是他中了枪，却还能跳过峡沟，到那头去抓坏蛋。所以大多数的男人都把他们的创伤看成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没什么了不起。年轻时受过伤的人太多了。我没事。”《圣经》中最伟大的王之一大卫王（他可不是一个容易打倒的弱男子），却完全不是这种作风。他很坦白地承认：“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

或许男人会承认他们的遭遇，可是他们否认那是受伤，而认为那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我对大卫作辅导交谈。我们谈他受的伤害，谈他许的誓言，也谈他追女人，求答案是件不可能的事。过了好几个月，我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究竟要怎么样你才会相信你是个男子汉呢？”他说：“没办法，没有任何办法能叫我相信的。”我们静坐无语，泪水不禁流湿了我的脸颊。

“大卫，你已经自暴自弃，完全接纳了你父亲对你的伤害。你认为他对你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他的意见就是你最后的判决了。是吗？”他一点没有表情，回答说：“是的。”我回到家，哭了——为大卫，为许许多多我认识的男人，也为自己哭了。因为我领悟到我也曾让我的创伤深深打入我的心坎，自那时起便麻木地活着，在人生的沧海里随波逐流，巴结它，讨好它。世上只有一件事比我们的悲惨遭遇更悲惨，那就是我们对这样遭遇的处理方式。

上帝对你的立约坚定不移。他要你那颗男儿心得痊愈，也得释放。但是一个没有被认明过、没有谁为它哭泣过的创伤是不会得到医治的。一个你已经纳入心坎、收为己有的创伤是不能痊愈的。一个被你认为是罪有应得的创伤是不会得到医治的。所以曼宁（Brennan Manning）说：“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接受负伤的自

我，那一刻就是属灵生命的起点。”真的吗？这怎么可能？原因很简单：“被否认、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得到医治的。”但是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大部分男人都否认他们有创伤——否认有这回事发生，否认伤口痛，更否认这场伤害直接影响到他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因而上帝对男人的启蒙必须采取一条聪明巧妙的路线，一条感觉起来很怪异甚至很残酷的路线。

在我们原来的伤口，上帝要再击伤我们。

阻挠假我的欺骗

我们从我们的伤处缔造出一个假我。我们发掘出几样很有用的恩赐，就试着靠这些过日子。史都华发现自己很擅长数理科学，他便把心停顿下来，将全副精力投注在这上面，扮演那个星际大战中“斯巴克”的角色，力求理智，不动感情。在学校里他这样很安全，而且受表扬，受奖赏。艾历克斯善于运动，也很有粗犷的男性形象，然而后来却变成一个吃玻璃的动物。史丹变成了第一等的大好人，他承认：“在我的生命中，我要被认做一个大好人。”我变成了一个凡事要求十全十美、拼命苦干的男人，因为在我的完美当中，我找到了安全，也得到了别人的注意。曼宁坦白说过：“在我八岁的时候，那个冒充我的骗子诞生了，成为我用来防卫自己、避免痛苦的一个假我。那个骗子在我里面轻声对我说：‘曼宁，千万别再露出你的真自己，因为没有人喜欢你，真的了解你。’”留意他说的那句重要的话“为了防卫，避免受苦”，为了救他自己。这就是我们拯救自己的计划：用假

我来冒充自己。

因此上帝要把这一切全都拿走。这个步骤常在启蒙里程的开端发生。上帝阻挠我们自救的计划，他粉碎我们的假我。在前一章里我告诉过你贝利的自赎计划：他要加入“内线团体”，甚至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在他的心碎了又碎之后，他还是不肯放弃那个计划。他以为只是他没看准目标，如果他能找到“对”的团体，那么他的计划就会成功。我们为自己想出来的救赎计划的确很难放手不要了，它像章鱼一样，紧紧抓着我们的心。那么上帝帮了贝利什么忙呢？他把一切都拿走了。上帝把贝利带到一个焦点，他自以为已经找到了理想中的团体，然而上帝阻止他，让他没法挤进那个团体里。贝利写了一封信给我，描述他当时的经历：

上帝把那一切都拿走了。所有我曾用来赢取别人爱慕的东西，上帝都清除得一干二净。我知道上帝的用意在哪儿，他领我到一境地，在那儿我心底最深的伤痛和箭头，以及罪——都流露出来了。我一边哭泣，脑海中一边浮现出种种影像来——团体里的演说家、辅导师——都是我向往的目标。然后好像是耶稣要我把这些都舍弃。这时我心里的反应很叫人吃惊——我有一股说不出的恐惧。接着是一幅画面，显示我永远都得不到这一切。一种被判决的滋味涌上心头：“上帝，你要我死！假如我把这些放弃，那我永远都找不到归属，也当不成人上人了。你这是叫我去死！”这些东西一直是我的盼望，盼望借着这些我就能找到拯救。

为什么上帝会做这么残酷的事？为什么他忍心在我们最深的伤处再击伤我们？耶稣警告过我们：“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里指的不是我们肉体的生命而是指我们的灵魂，内在的自我，我们的心。我们做的那些事，那些为了保全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自我，所做的努力，那些为了拯救和保护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作的计划——事实上那些事将会摧毁我们。箴言中也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个假我，我们用来救自己的计划，看起来多么对。这假我可以庇护我，免得我感受痛苦，又可以带给我一些爱与仰慕的保障。可是这假我是一个谎言，这全盘的计划都建筑在伪装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至于把我们留在那种光景里。因此上帝要阻挠我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阻挠我们。

为了能把一个男人领进他的伤处，为了能让他医治那伤口，重新释放出他的真我，上帝要阻挠那个假我。那些你曾用来当凭借的，用来补给你生命活力的一切，上帝都要拿走。在《天生好手》（*The Natural*）这部电影里头，罗伯特·雷德（Robert Redford）饰演一个名叫罗伊·霍布斯（Roy Hobbs）的棒球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天分的棒球员。他在高中时就是个神童，能力天生，很有希望打进明星棒球联盟队。可是他被误判杀人罪，进了牢狱，那个成为职业球员的梦想一下子全破灭了。多年后，年纪不小的霍布斯得到第二个机会。联盟里最差的球队——纽约武士队，与他签了一份合约。但是霍布斯球艺惊人，丝毫未因岁

月而减了光彩，他把武士队从籍籍无名的卑微弱者，带领成一个能参与最后决赛和角逐全国冠军的强队。他成为球员们精神支柱，成为他们希望和梦想的中心人物。

电影的高潮在那场冠军赛。比赛已进入第九局；这时匹兹堡队2分，武士队0分。武士队有二人出局，只有一垒和三垒有人。轮到霍布斯上场做打击手。他是全队唯一的希望，这是属于他的一个非常机会。此刻，你得先了解一件事，因为这事和剧情有绝对重要的关联。早自高中时期开始，霍布斯一直都用同一支球棒。那支球棒是他自己用一棵树心做出来的。那棵树原长在他们家的前院里，后来被闪电击中才倒下去的。在球棒上他以火刻画出霹雳闪电的图像，还有两个字：“神童”。那支球棒象征了他的伟大、他的天才。他至今从未用过任何一支其他的球棒。握紧了“神童”球棒，霍布斯踏上本垒。他挥了第一棒，未击中；第二棒击出了高飞界外球，落在后边；第三棒是个沿着一垒边线的强打，看来像是个全垒打，可是落地时又变成了界外球。这时霍布斯回到他的本垒，眼看地上躺着自己的球棒……已裂成片段了。那支球棒挥出了最末的一击就当场断裂了。

这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这时他所仰仗的一切突然都倒塌了下来，他的黄金球棒也断裂成碎片了。他的投资失败了；他的公司请他走人；教会开除他；疾病压倒他；他的妻子离开他；他的女儿怀了孕。他该怎么办？他会留在场上继续打球吗？他会退避，回到场边板凳上去坐着吗？他会不会像许多男人那样拼命努力，收拾残局？其实一个男人真正的考验是在他失去平生一切依靠的时刻，这也是他开始得救赎的起点。假我失败的

时刻，真的道路才刚开始。霍布斯站在那里，握着断裂的球棒，检视伤损的程度。漫长的一分钟，感觉上仿佛永恒。球棒是没法再修好的了。之后他对管球棒的男孩说：“巴比，去帮我挑支会赢球的球棒来。”他留在场上，继续比赛，终于击出一支全垒打，赢得决赛的冠军。

上帝也会拿走我们的“球棒”，他会想办法阻挡那个假我。司徒亚特用不动感情的方法来“保全”自己。去年他太太离开他，因为她受不了他那种二度空间的生存方式。什么样的女人要跟“斯巴克”做夫妻？艾历克斯最近常体验到惊恐发作，严重到出不了门。他那种粗犷不拘、大男子汉的架子就这么崩塌倒地，完全垮了。起初没有人肯相信这回事，连艾历克斯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在你我所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人打得过他，没有人比他更强壮了。可是他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保护伤口、自我防卫所搭构出来的架势。我们的损失不见得会这么戏剧化，一个男人说不定只是哪天早上醒来发觉自己迷失了。那种迷失就像但丁形容他自己那般：“我在人生的路上走到一半，醒来时发觉自己在—一个幽暗的树林里，怎么样也找不着那条真正的道路。”那就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到华盛顿去，存心要有一番作为，希望证明一下我自己，并且打出一点名声信誉来。结果我成功达到了目的，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儿：我的才华恩赐果然很有用，帮我开路，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却是阻拦我的工具。我虽然荣获不少表扬和奖赏，可是那整个经历感觉上好像是一场戏，为了生存不得不演的戏——不是从我内心深处自然流露出来的，而是我逼不得

已，为了证明什么、克服什么、抓紧什么去做的努力。正如曼宁这样形容他的假我：“我认真念书，得到优异的成绩，在高中荣获了奖学金。可是我成天坐立不安，有一种被要挟的感觉，深怕随时会被人遗弃，深怕没有人会支持我。”两年之后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发现我恨自己的生命。

真心肯学的人，上帝啊，你给他的帮助何其多！

有的你给痛苦，还有的你让他消沉；

有的你赐疲累、软弱，远胜任何剧痛；

有的你叫他忧愁烦恼，担心害怕；

有人疯狂，有人转向去躲藏；

只难逃避那恶死的阴影，急急跟随；

有人饥渴虚心，你日日思量。

有的你让他不安尘俗；叫他

对自己的生命，对眼目所及的世界

不贪恋，不爱怜；

在那昏暗之夜，在那清明之晨，

凝视的眼光，停留在

一片空虚，一片贫瘠的地土；

有人你赐他悲苦，有的受刺伤

因为他的爱不得珍惜——因为他被遗被弃；

有的你赐他冻结的心，

啊，这比什么都更凄惨！

撒但的使者存心要摧毁，
可是我要转败为胜——
催赶我的灵魂从伪装到忠贞——
向你来奔跑，上帝啊，因为
你能解怨消仇，你是真实无伪，
唯有在你里面
未成的现在已在迎接
完成的将来。

——《一颗衰老灵魂的日记》

当上帝似乎处处在和我们作对、处处在对付我们那些生命的凭借时，这真是一个危险关头。撒但用谍眼看好机会，乘机打入我们的心中来控告上帝。它说：你看，上帝对你生气了；他对你失望了；如果他爱你的话，他就会把事情弄得平顺多了；你知道吧，他的用心不是让你得到最大的好处。这个恶敌总要试探我们，诱惑我们去抓回控制权，再把那个假我找回来，重新建设一番。我们必须记得，上帝阻拦我们的冒充者，那个假我，完全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正如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因为是儿子才会受种种的管教，所以我们不可灰心。

上帝阻拦我们为的是要拯救我们。我们以为会被摧毁，可是事实却是相反——我们需要从那些真正会摧毁我们的东西里头被救出来。如果我们有心迈向这个男性的新里程，得上帝的启蒙教化，我们就必须离开那个假我——甘心情愿地放下它，舍弃

它。这种感受会很奇怪，很不自在，会让你觉得极端脆弱，很容易受打击。贝利不再寻找他的理想团体；司徒亚特也开始打开心门，接纳情感，接受人与人的关系，接受他埋藏已久的一切；艾历克斯不再吃玻璃了，也不再装模作样地撑着大男人的身架，开始面对他往日不曾面对过的内在；我则放弃了对十全十美的追求，离开华盛顿，出去寻找我的心。我们只不过是接受了上帝的邀请，他要我们离开向来所依赖的一切，胆敢与他去冒险。我们可以自愿这么做，否则我们也可以等候着，让上帝来打垮这一切。

倘若你对自己的假我毫无概念，那么你可以从问问题开始。你不妨问问跟你同住的人或跟你同工的人：“我对你有什么影响？跟我同住（或同工）的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事你觉得不方便提出来和我商量的？”倘若你在任何会议中从来不发言，因为你怕说错话，那么现在是你该开口的时候了。倘若你一向的习惯是控制会议全场，因为只有在你做主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有价值，那么你就该闭口一阵子；倘若你常往运动场跑，因为在那里你觉得最自在、最舒服，那么你可能需要暂时歇一阵子，在家里陪陪你的家人；倘若你从来不与任何别的男人在一起比赛玩球，那么现在该你到体育馆去和几个伙伴投投篮、打打球。换句话说，你要正面去面对你的恐惧，脱下无花果树的叶子，从你隐藏的地方走出来。这要持续多久呢？这会让你所想所要的持续更久，久到一个程度，才能让埋藏在底下的伤口浮现到表面来，才能带出更深层面的问题。

失去假我是很痛苦的事，虽然它只是一个面具，但是这个面具我们已经戴了好多年，失去它可能会有像失去一个亲近的朋友

那种感觉。在面具背后装满了逃避，一直不敢正视的伤痛和恐惧，让这些东西浮到表面来，很可能像地震突发一样，叫我们受震吃惊。贝利以为他会死掉，你也可能这么觉得。或者你也可能与葛勒浩恩（Andy Gullahorn）同感。他写了一首歌《铁栏杆》（*Steel Bars*），取自《旧帽子》（*Old Hat*，1997）：

当我亲手盖的房屋
噼噼啪啪倒塌下来
我在绝望的深谷底，原来就是这种感觉
当我明白，我说我是何等男子
人前人后，却有不同面孔
原来就是这种感觉

然而这并不是路的终点，这只是路的起点。你现今的行程，是朝向自由、医治和真实目标的。请听歌的下半段：

就是这种感觉
我又活过来
我又开始争战，夺回我的自主与尊严
就是这种感觉
自由进入我的心
打断那些锁链
让它不再捆绑，不再奴役
我的灵魂与生命

走出夏娃国

当我们从假我走出去的时候，会有一种被暴露又易受伤的感觉。这时我们会受到极大的试探，引诱我们去找那些安慰者，想从那些曾经给过我们慰藉和安息的地方得到一点松懈和解脱。由于太多人习惯于从女人那里找寻他的雄风，我们也必须从她那儿走出去。**我的意思不是要你离开妻子。**我是要你不再向她找肯定，不再找她为你开路，不再从她身上找答案。对有些男人，这可能意味着让她失望。倘若你一向是个被动的男人，常年小心翼翼不敢得罪太太，从来没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那么现在就是你该“惊天动地”的时候了。站起来，挺起胸膛，面对她，惹她生气。至于你们当中那些暴力型的男人（包括高成就的那类），这表示你得**停止虐待她**。你要释放她，因为她不是你生气的对象，也不是可以把你摇身变为男子汉的女人。激进的男人要悔改，要和**蔼**亲切。以上两种典型的男人都要再去面对他们生命中的女人。看你原来怎么对她，你悔改的方式也因而不同。

我也辅导过很多青年男子，忠告他们和他们所约会的女人断交，因为他们把女友当做自己生命的全部。她是他宇宙中的太阳，他的轨道绕着她而运行。一个男人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轨道，远大过一个女子。他需要有一个使命，一个人生的目标，而且他需要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么，那个真我是谁。这时他才有条件和女人相配，也只有这时他才有能力邀请她走进他的世界。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在非洲的马赛部落，一个青年男子若要有资格追求

一个女子，就必须先杀死一只狮子，这就是他们的启蒙方式。我看过太多男青年在感情上常与女子滥交。他会追求她，但用意不在维护她，给她力量，而是被她的美所陶醉，从她那儿肯定自己的雄风。他们会与她一起亲密地聊天，谈有深度的话题，但是他不肯委身，也不能委身。这样做对那位青年女子非常不公平。经过一年这样的相处之后，一位好朋友说：“在我们的关系中，我对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安全感。”

当我们被拉向那个金发女郎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有一个更深的因素在鼓动我们。像布莱说的：

当一个男人爱上房间对面那张容光焕发的面孔时，这有什么含义呢？这也许表示他在灵魂上需要多下点工夫。问题在他的灵魂。与其追逐那位女子，想办法单独和她接近……他自己需要有独处的机会，或许去一个山间小屋中住三个月，写写诗，或者在河上划独木舟，顺水而下，还可以做梦。那样可以省掉许多女人带来的一大堆的烦恼。

——《铁约翰》

再说一次，这并不是允许离婚的意思。一个男子把女子娶来时已经对她作了庄严的许诺，他绝不能把一个新的伤口加在那个他所应许过要爱她的女子身上，然后希望自己的伤口得到医治。有时候她会离开他，那是另外一种情形。太多男人跟在后头去追她，求她不要走。如果她非走不可，那可能是因为在灵魂

上还需下点工夫。我现在说的是：那个男性化的旅程总是先把男人从女人的身边领走带开，才能让他以新身份再回到她身边。这中间他自己必须先找到答案。男人不是到女人那儿获得力量，他是到她那儿去贡献他的力量。你要成为一个伟人，并不需要靠女人；而且身为一个伟人，你也不需要靠女人。正如奥古斯丁说的：“让我的灵魂为这群美人颂赞上帝！然而别让我的灵魂被爱的陷阱拉系在她们身上。”陷入上瘾成习的陷阱，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灵魂带到她那里去找肯定，求印证。

还有一个比我们的疑问更深层的问题。在那位金发女郎身上，我们还寻求什么？是什么渴望这么强烈，我们想用她来缓和？怜悯？安慰？美？狂喜？——总归一个词，上帝。我是说正经的。我们在寻找的是上帝。

曾有一段时日，亚当深深享受在爱的源头里，从那里饮取一切的爱。亚当本是我们的始祖，也是我们的第一个父亲。当初他的生活里有上帝。这位宇宙间最美好、最动人、也最令人陶醉的生命之源，终日和亚当保持亲密的沟通和情谊。不错，一个男人孤独是不好的，所以上帝以谦让的心给了我们夏娃，容许我们也有对她的需要。可是在人堕落的时候，有件事发生了，有一样东西转移了。夏娃在男人的生命中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让我为你说明：

亚当没有受蛇的骗，你知道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说得很清楚，亚当不是因为受到引诱才陷在罪里的，他的罪不同，从某方面说，他的罪更严重，因为他是睁着眼去做的。我们不知道那中间有多少时间，但是伊甸园里有那么一个片刻，是夏娃已犯

了罪而亚当还未犯罪的光景；她已经吃了那果子，可是他还可以自由选择。我相信他的心中有这么一段过程：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贤内助（ezer Kenegdo）^①，我灵魂的知音，我所认识最有活力的伴侣。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可是我知道没有她，我不能活下去。

在夏娃与上帝中间，亚当选择了夏娃。

如果你认为我太夸张，只要看看周围，看看有多少艺术、诗词、音乐、戏剧都是献给美丽女人的。听听男人描述她的话语，观察一下他们有多么着魔，多么入迷。这不是崇拜是什么？男人来到世界，身边若没有上帝，即没有最深的喜乐和兴奋的泉源，心中就有那股莫名其妙的渴望。一旦与夏娃的女儿们相遇，男人就臣服了。这么美好可亲的活物，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高居万物之冠，她真是人上人、物中物，蕴藏着美与奥妙，融合了温柔与魅力，成为这一切神奇的化身。所有对她的向往不仅仅来自我们对夏娃的渴望，更出于我们心中对上帝的渴慕。当一个男人还没有找到他这位真爱的归宿，当他还不认识这位生命之主，这位属于他的上帝的时候，他会到别处去找替身。既然天下万物都无法与夏娃的女儿媲美，那么还有什么比她更好的代替品呢？

有一位青年从中学二年级开始，女朋友就没有断过。我劝他与女友分手，而且一年内不与任何人约会。如果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你可能会以为我叫他去砍断一只膀臂……或什么更可怕

① ezer Kenegdo，希伯来语，贤内助的意思。

的事呢！你看出这里头的关键在哪儿了吗？你留意观察一下，正当你觉得孤单寂寞、或者刚受了打击、或者正渴望得到某些安慰的时候，也是最难抵抗色情媒体或手淫习惯的时候。而且你越接近你的伤口，你的抗争也会越激烈。伤口会不断作痛，催逼你去找别的慰藉。这股来势汹汹的饥渴，几乎要压倒你，淹没你的头顶。这个过程我在许多男人身上都看到过。我里头的挣扎，我自己也知道。然而，假如这就是你真正渴求的水，那为什么你喝了以后依然饥渴如昔？因为你找错了井。

我们必须把亚当的选择反转过来，在上帝与夏娃之间选取上帝。我们必须将伤痛带到上帝跟前，因为唯有在他里面，我们的伤口才会得到医治。

第七章 疗伤止痛

亡命之徒呀，这么久，你为何还不觉悟？
你在外闯荡，骑墙又观望
啊，你是个硬汉，但我知道
你有你的理由……
可得挑个人，让她来爱你
免得一切都太迟。

——老鹰合唱团（The Eagles）
《亡命之徒》（*Desperado*）

医治的功课就是要尊重自己是一个受造物，既不高估，也不贬低。

——贝利（Wendell Berry）

有关我和儿子们的生活，我想可能会给大家造成错误的印象。攀岩、划独木舟、摔跤——这种种冒险犯难的活动，或许让你以为我们是哪个荒野森林地带的军事训练学校，或是哪个地下人民自卫队的信徒。所以我愿意分享我们一天生活当中最喜爱的活动是什么。这个活动发生的时间在晚上睡觉前，那时孩子们都刷过牙，全家也一起祷告过了。在我为他们盖被子的那会儿，其中一个儿子会问我：“爸，今晚我们可不可以玩‘舒乐狗’（snuggle，有拥抱、依偎之意）？”在“舒乐狗”那段时间里，我会挤上他的床——那床不够两人睡，但是正中我们意，我们可以挨紧躺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在黑暗里谈天。起先我们往往会开心地大笑，后来我们就需要轻声地讲，因为别的孩子会嚷着，叫我们“小声点，小声点”，有时候我们彼此搔痒逗笑，有时候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问我一些正经的人生问题。可是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还是在游戏中建立的亲密关系，让我们之间相联相通，没有阻隔。

不错，我的儿子们要我引导他们去冒险，而且他们很喜欢跟我比力气，比能耐。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爱的背景中耳濡目染、

熏陶教化出来的。我们之间那种亲密的联谊根深蒂固，非言语所能形容。孩子最想要的，也是我最乐于给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心灵的合一。正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说的：

人生中最深远的探索，那个能够左右我们一切生活动静的中心需求，在我看来，就是男人在寻找父亲，不单是他肉身的父亲，或是他年幼时失去的父亲，而是一个坚强和智慧的形象，这形象超乎他的需求之外，并且超越他的饥渴之上，能够与他自己的生命信仰和能力相联合。

——《一个小说的故事》（*The Story of a Novel*）

真力量的源头

提到自己的空虚和伤痕，每个男人都觉得难为情，大部分男人更觉得这是一项极大的羞耻，就如我前面讲过的。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从最初人类还没有犯罪，还没有被突袭之前，上帝原本定意要我们的生命完全依靠他。耶稣解释，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你们是枝子，我是树干；从我身上你吸取生命，那就是当初的设计。事实上，他又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不是骂我们，也不是笑我们，更不是一边叹气一边想着，我巴不得他们争气点，不要这么依赖我。他并不这样想。上帝造我们的初衷就是要我们依赖他，要我们与他合一。我们的身体灵魂完全是照着这个构想所缔造，缺少了这个要素，我们就不能正常操

作，处处觉得不对劲。正如路易斯（C.S.Lewis）所写的：“车子的设计，是要靠汽油才能开动，任何其他燃料都不能使它正常行驶。现今上帝设计好的人，这部机器也要靠他来运转。按这设计，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灵魂该用的燃料，他自己就是我们心灵需要的粮食。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就在这关键的地方，罪与文化会来迫使我们继续生活在被捆绑与破碎的光景中，不让我们的伤口有复原的机会。我们的罪来自里头那股顽强的欲望，那股极爱独立的欲望。这种心态相当牢固，叫我们不愿放弃自主独立的生活方式，不依靠任何人，尤其不靠上帝。加上我们的文化，把约翰·韦恩（John Wayne）、詹姆斯·邦德和其他类似的“真男人”塑造成一个共同的模式：他们都是单枪匹马的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我们也深深接受了一个信念，认为需要任何人来帮忙都是一种软弱、一种残障。这就是为什么男人从来不肯停车去问路的原因。在这方面我是出名的。我知道怎么到那儿，自己会认路，不用你的帮忙。只有在我最后完全迷失的时候，才会把车靠边，找人帮忙，而且心里头还一边怪自己不中用。

耶稣却毫不这么想。这个有胆当面斥责假冒伪善的、毫不退缩的男人，这个“手挥一把绳子，赶出一百个汉子”的男人，也是风和海的主人，却无时无刻不依赖着他的父而活。他不因此而觉得难为情，相反，他常常夸他自己与天父之间的密切关系。任何人愿意听他讲，他都会很高兴地告诉他：“我与父原为一。”

为什么这点特别重要呢？因为我认识的许多男人都误解了信仰的精义，活在一种错误的心态里。他们把信仰当成重新做人

的“第二次机会”。在得赦免以后，就应该好好努力，改过自新。这样做就像是一个断了腿的人，还在努力跑完马拉松一样。但是请你仔细思考下面的话：你该记得男子气的特质是从父亲传给儿子的。这幅图画，正如人生中很多事理一样，反映出一个更深切的现实。坚强与力量的实质是从上帝传给我们的。这中间的管道便是我们与他的合一。在大卫王的生命中，此种关系是多么的深厚和重要。记得吧，他是个男人中的大丈夫，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士。请听听他在诗篇里如何描述他和上帝的关系：“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華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上帝是我的高台。”

我敢说大卫王随时都可以和约翰·韦恩，或詹姆斯·邦德拼战比胜，然而这位真男子毫不羞惭地承认他对上帝那种迫切的依赖。我们明白人类本该是坚强与力量的化身，但晓得自己与理想有差距，因而感觉自己的破碎是一件羞愧的事。最近我和大卫谈及他的伤处，劝他如何需要进入这个创伤，找寻医治。大卫抗议了：“我根本不想去面对。这一切感觉都太真切了。”这就是男人典型的反应。他们对自己里头那些破碎的伤口都很苛刻。很多男人说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仍是一个小男孩，所以很轻视自己。他们对自己下令：别再这么孩子气了！可是上帝对你的感觉并非如此。你所经历的事，使他非常气愤。想想看，假使你所受的伤痛，或临到你身上的打击，是加在你心爱的一个男孩身上——他也许是你的儿子，你作何感想？你会因此羞辱他吗？会因为他无法克服这些遭遇而嘲笑他吗？不会的。你会对他同情和怜爱。

正如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所写的：

让我对自己的心多加同情，
让我对可怜的自己越来越宽宏。

在《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那部电影中，有一个美好的例子。电影讲述了一个已把创伤“据为己有”的男子，如何在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必要背负这个担子后醒悟改变过来。威尔·亨廷 [Will Hunting, 马特·达蒙（Matt Damon）饰演] 是一个极聪明的青年人，一个天才。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清洁工，住城里比较简陋危险的地区。没有人知道他有这天赋，因为他总是把自己隐藏在一个假我的后面。他的假我形象是：“他是一个出身社会边缘的不良少年。”他爱打架（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子）。那个假我出于父亲所加的伤害，他不知生父是谁，更常被那个酒醉回家的养父打得半死。威尔屡次跟人吵架闹事，多次被逮捕。最后法庭判他去看一位名叫肖恩的心理医生（罗宾·威廉姆斯饰演）。他们之间建立起亲密的情谊。在威尔的生命中，第一次碰到一位比他年长、深挚关心他的男人，他就展开了启蒙的里程。有一次他们的谈话接近尾声时，谈到了威尔以前所忍受的那些毒打，现今已记录在他的案子上。

威尔：所以，哦……你知道，那回事叫什么来着，叫“威尔有感情障碍症”，是不是那一套东西？
“惧怕遗弃症”？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才和女朋友分手？

肖恩：我不知道你已经这么做了。

威尔：我的确做了。

肖恩：你要谈谈这经过吗？

威尔：（眼盯着地上）不要。

肖恩：嘿，威尔……我知道得不太多，但是你看这个（握着他的档案夹）……这不是你的错。

威尔：（不理他）唉，我知道了。

肖恩：看着我，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威尔：我知道。

肖恩：这不是你的错。

威尔：（开始有防卫的口气）我知道。

肖恩：没有，没有，你还没有搞懂，这不是你的错。

威尔：（防卫的口气更强了）我知道。

肖恩：这不是你的错。

威尔：（试着结束这段谈话）好啦！

肖恩：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

威尔：（生气了）不要找我麻烦，肖恩，尤其是你更不行。

肖恩：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

威尔：（倒在他的怀抱中，哭泣着）对不起，我太对不起你了！

你需要医治不是羞耻的事；你向别人求力量也不是羞耻；你

的内心觉得年纪小，又觉得害怕，也不是羞耻。这不是你的错。

进入创伤

在布赫纳十岁的那年，一个秋天的星期六早晨，他父亲自杀去世。他留了一张纸条给布赫纳的母亲：“我非常爱你，但我很没用……把我的表送给弗雷德，珍珠别针留给杰米。我把全部的爱都给你。”然后他坐在车库里，等着运转中的车子将一氧化碳充满停车间。那天他原本要带布赫纳和他的兄弟去看一场足球赛，结果，他反而从他们生命中把自己永远移开了。这样的悲剧叫一个十岁的男孩怎么承受呢？

一个孩子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人生，他就照样去接受，因为并没有其他的途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世界已到了尽头。但是每搬家到一个新地方，我就看到一个世界的结束，然后总有另一个世界来取代它。当你所爱的人死去时，马克·吐温说，那好像你的房子被烧毁，非得经过许多年后你才领悟到你的损失究竟到什么程度。对我，所费的时间要比大多数人都更长，而我甚至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完全领悟到呢！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损失在我里面越埋越深。经过一些日子之后，我甚少去碰它，更不提拿它来谈论了。

——《神圣的旅程》（*The Sacred Journey*）

那就是我们，尤其是男人处理创伤的方式。我们把它深埋，再也不去碰它。但是我们非要重提不可，而且更好的做法是直接进到创伤里。我的经历是通过一扇想不到的门户：大约十一年前，我们搬家到科罗拉多州之后，我发现自己常因芝麻大的事骂孩子。一杯撒掉的牛奶，可会招来一场大怒骂。哇！约翰，我心想，你是怎么回事？最好打开车盖，瞧瞧里头是否有些东西在作祟。借着好友布兰特的帮忙，我检查自己生气的原因，才发觉我原来是恼火另外一件事：在这个不断向我索求的世界里，我觉得十分孤独无助，因为我没有能力再多给，再付出，内心自觉很幼小——就像一个十岁的男孩跻身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却缺少男人的能力去行事，骨子里充满了恐惧；我怕失败，怕被看出真相，还有一点，怕到头来终是要靠自己。这么多恐惧是从哪儿来的？我感到惊讶。为什么在世上我觉得这么孤单……而且在心里又觉得这么幼嫩？为何心里有样东西让我觉得是个被遗弃的孤儿？

我的答案来自几部影片。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写过的，《大河恋》（*A River Runs Through It*）这部片子完全震撼了我。借着美好的手法，它再度描述有一群男孩子，除了出去钓鱼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享受到父亲的存在，及至最后他们连那一点关系都失去了。我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父亲，并且像布赫纳一样，把这个伤痛埋得好深好深，有一段时间我极少去碰它。我被《完美的世界》这片子刺透，因为在故事里我看到为父的人对一个男孩所代表的意义有多深，而我是极渴望能跟一个有坚强力量、爱我、能够告诉我我的真名字的源头，有那样亲密的感情。我与威尔·亨廷很有共鸣，因为我也跟他一样是个斗士，经常觉得要靠

自己来迎战全世界。我也曾经把加在我身上的创伤视为己有，从来没有好好为它痛哭一场。我以为那是自己的错。

从有些地方看，上帝不得不趁我没提防的时候，悄悄用这些故事打入我的心坎。因为我不情愿就那么轻松愉快地放开脚步，往那块伤痛最深的心田走去。对这段心路我们总是推拒，不肯进去。那整个假我的形象，那套我们所持定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是我们用心设计出来的防御工事，为的是不让任何人进入我们受过创伤的心田。这是我们有心想戴上的遮眼罩。曼宁说：

“那个顽固的假我坚持不让我们见到光，不让我们看到自己空虚不实的真相。”有的读者甚至到现在还毫无概念，不知道他们的创伤在哪儿，甚至也不知道从这个伤处所浮现出的假我形象。啊！那个遮眼罩可真好用，无知就是福，可是没有知觉的伤口也得不到照顾和医治。我们必须进到里面去。这扇心门从哪儿找得着呢？说不定从你为什么易怒的地方可以发现；说不定在你过去曾被别人或被哪个女孩拒绝的经历中可以找到线索；也可能是借着失败，也可能是在你丢了黄金球棒的时候，你经验到上帝怎样多方阻挠你的假我。打开这扇心门也许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祷告：耶稣啊，带我进入我受伤的心田。

“看哪，”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

医治创伤

假如你想学习医治瞎眼的人，叫他们能看见，又以为跟着耶稣到处跑，观察他怎样做，就可以明白，能够学会，那么你到

后来一定会觉得很失望。同一个方法耶稣从来没有用过两次。有一个人，耶稣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另一个人，耶稣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第三个人，耶稣只对他说话；第四个人，耶稣摸他；第五个人，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一个鬼。对上帝我们不能套用什么方程式。基督有人的样式，对我们的创伤，他都有深切的体会，而且他亲手来一对一地治疗我们。有些人经他圣手的触摸，刹那间便得医治。另外有些人却是经过一段时日，借着旁人（也许一个人，也许好几个人）的帮助，才逐渐复原。有如艾格尼丝·桑福德（Agnes Sanford）所说：“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受的伤太重太深，唯有借着一个特别的中保，让我们可以对他‘倾吐一切的委屈苦情’，我们才能得到医治。”

我的生命逐步得到极大的医治，实在是因为我享有一份特殊的友情。布兰特和我原是伙伴，然而远胜过这些，我们更是朋友。出外钓鱼、登山露营，以及在小吃店里坐坐谈谈，都是我们经常结伴一块儿去做的活动。布兰特是一位我衷心敬佩的男人，这位真男子也真正地爱我，尊敬我。单单是有机会和他相处在一起，就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发挥医治的效果。起先我很怕自己只是暂时把他瞒住了，他随时随刻都可能看穿这一套，就不理我了，然而他不但没这么做，反而肯定我。我心里深深明白，如果我确定他是一位真男子，而这位真男子认为我也是一个真男人，那么，好，可能我毕竟也是一个真男子。记得吧，男性特质是从男性本质承袭来的。不过上帝也曾借着其他不同的方法，在我身上成就了重要的工作——那些为医治的祷告，为创伤而哀恸，饶恕我父亲的经历都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与上帝密切沟通的时

光。我要讲的要点就是：我们的创伤得以痊愈是因为在与基督的合一里面，自有医治涌流出来。若脱离了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创伤就完全不可能得到医治。

不过，当你有意要修补你的心田，使它复原的时候，我想和你分享一些共同的主题和步骤。第一步看似简单，我们几乎很难相信自己会疏忽了这一步，而且从来也不要求。有时候我们要挣扎许久，才愿意开声提出。

首先从顺服开始。正如路易斯说的：“除非你已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否则你不会找到真我。”我们将树枝插回树干上，把自己的生命降伏在生命之主的手中。然后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伤痛里，请他来和我们在哪里相会，再一同进入我们的心田里那些破碎、仍未得医治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来是要“救赎人类”，这其中的含义远超过饶恕。对一个破碎的人说你饶恕他，就像对一个跑马拉松的选手说：“你断了腿没关系，我不会把这事算成你的错。现在你跑完全程吧！”就这样任由他断腿难行，是多么残酷的事！我们的救赎绝对不止于此。耶稣的中心使命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中早有预言：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弥赛亚要来治疗，来裹伤。治疗什么？治疗你的心。他要来释放你的心灵，宣告你是自由人！基督来要松开你的捆绑，使你的灵魂苏醒，使你的内心得自由，真我得释放。全本《圣经》里有关耶稣的记载，其中心意旨就是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一开始公开露面，受人瞩目的时候，他便特意引用这段经文，选作自己的介绍辞。那么你当相信他所说的话都是算数的——何不邀请他进到你的生命中，将你里头那一切破碎的地方治疗复原，使它们愈合，重新成为一颗完整健全的心？让他把你从一切的捆绑和俘虏中释放出来，因为这是他应许要做的事。正如麦克唐纳德的祷告：“将我破碎的片片收拢在一起，变为完整……让我的心喜乐，处处向你敞开，但求你把我的心变为健全，每一角落都有光明。”可是这件工程你不能隔岸观看，你不能请基督进入你的伤处，而自己却远远地站在一边。你必须和他一块儿进到伤口里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创伤哀恸的原因。有创伤并不是你的错，但是那个创伤意义重大，不容忽视。啊！当那天我终于敢面对自己，承认失去父亲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多深，那个日子也成为我生命中的里程碑。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创伤而流泪，同时也是深深医治的眼泪。许多年来我忍气吞声，压抑在内里的委屈都在这哀恸的泪水中化解了。为我们的创伤哀恸哭泣是极重要的过程，唯有这样才是诚实的做法。因为在哀恸中我们承认一事实——我们被自己所爱的人伤害了，失去了极宝贝的东西，这些经历都能伤透我们的心。眼泪有医治的功效。泪水可以让伤口打开，得到洁净。正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一书

里所写的：“眼泪……滴滴往下流，我任由泪水涌流不停，让它们作为枕头，托住我的心，给它安息。”哀恸是一种印证的形态，它表示你的创伤在你的生命中关系的重要。

我们要让上帝来爱我们，让他真正地亲近我们。我知道这话听来太露骨，太挖苦人了。可是让我告诉你，极少男人真会这么暴露自己，单纯地放开自己，让上帝来爱他们。在贝利的自赎计划失败以后，我问他：“贝利，你为什么就不让上帝来爱你呢？”他在椅上有点局促不安。“单单被爱，对我真的很难，让我有赤裸裸的感觉。我宁愿自己来掌控，用我对团体的贡献赢得他们的爱慕。”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了一封信给我，其中有这一段：

一切都垮了之后，我招架不住，陷入悲哀和忧伤里，痛苦得难以形容。这当中，上帝问我：“贝利，你愿意让我来爱你吗？”我明白他要的是什么。我心里焦急，觉得我需要打电话给那些学校，找份安定的工作，保障我的前途。可是我已经在外面跑累了，我要回家。翻翻我的《圣经》，找到约翰福音十五章：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是很激烈的争战。有时候情况清晰明朗，其他时候就像一片雾一样。现在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尽力抓住耶稣，不再逃避我内心的一切。

常住在上帝的爱里，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也是我们心灵真正的归宿。这不表示我们只在头脑中承认上帝爱我们，而是让

我们的心返回他那里，住在他的爱里，以那儿为家。麦克唐纳德如此形容：

那时我们的心转向他，也就向他打开心门……那时他会进来，不仅仅透过我们的思想、意念进来，而是他甘心情愿，亲自来到。于是这位主，这位灵，成为我们灵魂之魂……然后我们才真正生存为人；然后我们才真正得到生命；耶稣的生命已经……变成在我们里头的生命……我们与上帝合一，直到永永远远。

——《乔治·麦克唐纳德的心》

(*The Heart of George MacDonald*)

约翰这样感叹：“噢！你是何等温柔，何等慈爱，清醒地躺卧在我灵魂的深处，在我的内心里唯一的主人，秘密地、安静地住在你自己的房屋里，而且也住在我的胸怀里，与我密切深情地联合为一。”（《爱的火焰》*Living Flame of Love*）与耶稣、与天父的这种亲密的合一，是我们一切医治和一切力量的源头。这也是里恩·潘（Leanne Payne）所指称的“基督教最核心、最独特的真理”。在一次退修会中，我对一个男人小组的成员陈明男性化的历程，后来我收到这份电邮：

我父亲从没有离开过，他只不过没空陪我，也没对我说过任何鼓励的话。他终其一生都把自己当焦点，引人注意。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为什么我冲劲十足，也从

来不让任何人接近我——包括我太太在内——以及为什么我对大多数人都是戴着假面具。我崩溃了，痛哭。我心里从来没有这样感觉过上帝的同在……这是一个新心的开始。

是时候了，我们要原谅我们的父亲。苦毒恼恨能够毁灭我们的生命，也能毁掉别人的生命。我想到那许多年里，我把对父亲所怀的愤怒和苦毒迁移到我太太身上，她又怎么忍受承担着，这是叫我难过的回忆。有人说过饶恕是让囚犯得自由，后来才发现那个囚犯原来是你自己。我从布莱如何原谅他父亲的事上得到过一些帮助，他告诉我：“我开始用新的角度看他，不再把他想成那个剥削了对我的爱、关注和陪伴的人，而是一个被他父母和社会文化所剥削的人。”我父亲有自己的创伤，没有人来帮他治疗。我的祖父有一段时间也是一个酒鬼，所以年轻时的父亲，也度过不少艰难的时日，正如我所经历的那样。

此刻你要了解：饶恕是一个抉择，不是一种感觉，乃是出于意志的行动。正如尼尔·安德森（Neil Anderson）写过的：“不要等到你想饶恕的时候才去饶恕，你永远等不到那个时候。做了饶恕的抉择以后，情绪还需要时间才会得到医治。”容让上帝从我们的往事里将伤痛发掘出来，因为“如果你的饶恕并没有通过你内心感情的那一层面，你的饶恕就不完全”。我们把创伤指认出来，承认受了伤害，承认这伤害关系重大，然后我们再作一个选择，将饶恕延伸到父亲的身上，这不是说“以前发生的那些事不算什么”，也不是说“反正有一部分我可能是罪有应

得”。饶恕是说：“这是错的。它是有影响、有关系的，但是我放你自由。”

然后，邀请上帝做我们的父亲，把我们的真名字告诉我们。

上帝为我们取的名字

那是几年前，我在男性之旅中已走了一段日子，才注意到自己与耶稣、与“上帝”，彼此有很好的关系。可是我不太会以上帝为“天父”来沟通。其实不难理解这是为什么。父亲对我一直代表着痛苦和失望的源头……对许多人也是如此。后来我在麦克唐纳德的书中读到这些话：

在我幼小的时候，以及童年里，父亲是我的避难所，他将人生一切的疾病、坏事甚至连尖锐的痛苦都挡在外面。我要对那些对父亲这名称没有好感的儿女们说：“你必须用你生命中所缺少的那一切来联想和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在人性中能够给予的温柔、渴求、爱……所有无穷尽的一切，在这位完美天父的身上必定更为真实——他是为人父的创造者。

——《乔治·麦克唐纳德的心》

这一段天赐良言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这时知道该让上帝来做我的父亲了。（在整个的启蒙过程中，上帝都借着这样的话语，或是信息，或是人，或是不同的礼物，为我打开下一程的

关口。)男性本质先是从父亲传给儿子,然后再从天父传给儿子的。亚当、亚伯拉罕、雅各、大卫、耶稣——他们都是从与上帝、与天父的亲密关系中学会了认识自己是谁。毕竟有谁才能赐给男人这份礼物——他自己的名字?唯有上帝。因为除上帝以外,没有人真正看得清他这个人。这点往往被人当成罪恶感的由来——不错,上帝看见我……他看见我的罪。这想法犯了两种错误。

首先,你的罪已经处理过了。上帝已经把它从你身上拿走,当他看你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你的罪。他对你完全没有定罪的念头。但还不止这些,你有一个新心,上帝将你的身体和灵魂予以更新,并把你的心由刚硬变得柔软,让你可以用这颗“新”心,去感知世界,实现真我。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上帝看你的时候,是那个真实的你,那个忠于真我的你。你就是上帝心目中已先想好,才特意创造的那个男人。否则他怎么可能给你一块白石,上面刻好了你的真名字?我已经跟你谈过大卫的故事,提到他父亲怎样用“妈妈的男孩”这个外号伤了他,他怎样透过女人去找他的性别认同,又怎样把这句话纳入了他的心坎,信以为真,而且把它当做对自己最终的评价。有一天,我们一块儿在我的办公室里,眼前摊开的是他生命里的种种细节,好像我们打开了一箱子的秘密,逐一铺放在日光底下曝晒。还有什么可说呢?“大卫,你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你父亲把你看错了。”

你一定要问上帝,他对你怎么想,而且你必须持续地问他这个问题,直到你得到了答案才罢休。这场争战会相当凶猛激烈。因为那个恶者绝对不要你知道这个答案,它会扮演成腹语

家，会在你的耳边细语，假充是上帝的声音。要记得，它是弟兄的控告者。我看完《角斗士》这部电影之后，内心十分渴慕要做一个像麦西姆斯那样的男子。他使我想起像莎士比亚剧里的亨利五世那样勇敢、有胆识的男人。麦西姆斯强壮勇敢，又那么会打鬥，但他的心已完全被永恒占据。虽然他那么向往天国，却留在地上继续争战，为的是叫其他人得自由。电影终结的时候，我哭了，有一个渴望刺透我的心。啊，我多么希望能像麦西姆斯一样！撒但不肯放过我，它说我不是麦西姆斯，而是康莫德斯——那个阴险的不义之徒，在电影里头演坏蛋的家伙。撒但这一招攻击叫我吃了半天苦，一下子无法抽身。这是因为我以前确当过康莫德斯，我那时是个自私阴险的男人，用手段为自己谋利益。虽然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可是控告来的时候，还是刺痛了我。

之后我出差到英国，在那儿我五天之内主领了四个会议。行程逼得好紧，属灵上我也遭到很大的攻击。好不容易才轻松下来，往座椅上一躺，搭机回家。这时我筋疲力尽，心情低落，非常需要从内心的信仰中寻找支持。于是我开始在日记上倾吐我的心声：

亲爱的主啊，我有什么讨你的喜悦？

你看上了什么，使你中意？

对不起，我还必须问你，

恨不得自己不问也知道。

是不是害怕叫我的心怀疑？

我依然渴慕从你那里

——得一句话，一个影像，一个名字，
哪怕你只是看我一眼。

这是我听到的回音：

你是在爱根寇战场凯旋的亨利五世……是那个比武场上的男人，尽管汗血交流、泥沙满面，还在勇敢奋战的那一位……战士……是的，就是麦西姆斯。

接着：

你是我的朋友。

那些话对我的意义有多深，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其实我不太好意思跟你说这些事，因为那些话听起来似乎很自大，但是我和你分享这些话是因为盼望你也能找到给你的良言。这些良言带给我生命，医好我的创伤，并且击破恶者的指控。我对这些话实在是受之肺腑，衷心感激。自从我们开始问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故事，述说上帝曾经怎样对我，也对其他的男人说话。我的朋友亚伦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安静独处的地方。在那里他等候上帝的声音。他最先听到的话是：“男性的真正本质是属灵的本质。”很久以来亚伦总觉得属灵是女性的表现，他心里常常左右为难，因为他是一个极为属灵的男子，然而他内心里非常渴慕能做一个真

正的男子汉。上帝对他讲的，正是他需要听的话：男性本质是属灵的。接着他又听到：“真正的属灵是好的。”然后是：“你是男子汉。你是男子汉。你是男子汉。”

这场仗打到这个地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一旦这样的生命良言被明说出来，那恶者就会很快地进来，要把它们偷走。记得吗，在基督从天父口里得到话语之后，紧接着那恶者怎样在旷野中攻击他？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谈到这个故事，也谈到更多类似的故事。他半叹气地说：“是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你做得非常好，我为你感到光荣！’可是我不能相信这些话。它们听起来不像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栖息在真理的大命题里面。信仰才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已经被饶恕，被赦免了。我们的心是好的。天父的声音绝不是定罪的声音。有了这种心态和认识，我们再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求他来摧毁那些中伤我们的谎言，使它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再拥有任何能力与权柄。

上帝认识你的名字。

从创伤到荣耀

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幅我心爱的翻版画，是查理·斯克雷沃果（Charlie Schreyvogel）的作品，名叫《我的邻床伙伴》（*My Bunkie*）。这是一幅以四个骑兵为主景的画面，用的是雷名顿（Remington）的西式画法。主题是抢救的情景。画里有一个骑兵显然中了枪，已从马上跌下来，有三个男人正骑着马过去把他

救上来。前景里那个情势危急的士兵，正被他的邻床伙伴（他的双层床同伴）一把卷起放在马背后面，同时另外两个骑兵正用步枪掩护他们。我甚爱这个画面，因为这就是我要做的，也是我的理想。我要骑马，去抢救那些被打下来的人。但是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上帝开始对我谈这幅画的事，和我在里头所担任的角色。约翰，除非你先成为那个没有马，需要人家来抢救的人，否则你不能做别人的抢救者。

没错。真实的力量不是出于浮夸作威的心态。在我们被破碎以前，我们的生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依赖，只有从自身出来的力量。如果你以为自己的确了不起，那么你还需要上帝干什么？我不信任没有吃过苦、没有面对过自己伤痕的男人，也不会让他接近我。想想你所认识的那些虚伪的人物——如果凌晨两点钟，你周遭的世界正在崩溃的时候，你会打电话给这种人吗？我是不会的。我不要陈腔滥调，我要出自灵魂内心里的真话。一个男人只有先走过我所讲的那条路以后，才悟得出这种真理。布赫纳说：

你可以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在残酷无情的世界里求生存。当你接触到世界最恶劣的一面时，你可以拿出你的看家本事，尽心竭力为自己求生路——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另一种过程反而被堵住了。上帝要在你生命里做成的工，会比你自己的努力更加美好与奇妙。你可以把自己凝聚成钢铁那么强硬，以对抗现实的残酷。问题是，这么强硬的钢铁一面固然防卫你的

安全，使你不被摧毁，却也同时防堵了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不能开放，不能得到变化与更新。

——《神圣之旅》

只有在我们进到创伤里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的真荣耀。布莱说：“一个人的创伤在哪里，他的天才也在哪里。”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敌人的目的是要杀死你，才会把创伤加在你最强的地方。除非你回到那里去，否则你还是在伪装，你所付出的还是比较肤浅和虚浮的东西。第二，你要从你的伤痛破碎当中去发掘什么才是你的本钱，什么才是你造福人群的根基。那个假我原不是完全冒充的。我们所利用的那些恩赐，其实真的代表我们，只是我们常常用它做外壳，把自己藏起来。过去我们以为自己生命的能力是藏在黄金球棒里，其实那个能力是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不仅仅献出我们的恩赐，并且献出我们的真我，那时我们就会充满能力。

那时，我们才准备就绪，可以作战了。

第八章 与仇敌之争

这世界是个沦陷区——敌人占领的沦陷区。

——路易斯（C.S.Lewis）

在艰危泥泞的野地里，
我们是冒雨行军的战士
才不过一个工作日
戎装被污湿，欢颜也消失
但借着敬拜上帝，我们的心灵经过启迪又被重整。

——亨利五世（Henry V）

倘若我们肯像那些勇敢的男子汉一样，在战役中竭力坚守，我们必然会感到上帝的恩惠与帮助从天而降。因为那位呼召我们出征作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已预备好，要援助那些刚毅奋战并且信靠他恩典的大丈夫。

——肯培（Thomas Kempis）

“爸，世界上还有城堡吗？”

我们坐在早餐桌边，应该说路加坐着，我在烤吐司，涂杏子酱，侍候他这小皇帝。问题才出口，我就知道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在想什么了。还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历险？还有没有仗可以打？我正要说，的确还有，但是我还来不及回答，他的眼睛一亮又问了：“还有龙吗？”这男孩不折不扣是个名副其实的战士。这些男生的属性果真已铭刻在他灵魂的心版上。男儿不能不参战，他本性里头的那个战士需要找一个阵地去施展，去接受磨炼、调训才会变得老练成熟。布莱说过：“男人的战士如果早死，他里头的那男孩会因此也长不大。”假如这话是对的（我相信是），那么相对的也会是真的——如果我们能唤醒男人勇猛的本性，给他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再释放出那战士，那么这男孩就能长大，变得真有男子气概。

几天前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布莱恩从楼上下来，一声不响地把一张画放在我面前。这是他自己画的一张铅笔素描。上面有一个宽肩长发的天使，两片翅膀大大张开，正好露出他双手握住的一把大剑，像从前苏格兰人用的双刃大刀，剑口挺直朝上，

蓄势待发。他的眼光坚定而锐利，画的下面有句话：“每一个男人在内心里都是战士，但是争战要靠决心。”字迹看得出来是一个九岁的男孩手写的。啊，这孩子已领先悟出这个道理，可以带领别人了。布莱恩已经知道男人都是战士，可是每个男人自己必须决定去争战。这不是他唯一需要扮演的角色，以后我们会探讨其他的角色。但是在我们走向健全男性特质的过程中，这个战士的品质十分重要，因为这是每个男人根深蒂固的本性。

“你”就是华莱士，舍“你”其谁？

我的档案里有一份影印的文件，是一位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南军的军官所写的。柏劳少校（Major Sullivan Ballou）隶属罗得岛第二军团。在布尔朗之役（Battle of Bull Run）的前夕，他已感觉这会是自己最后的一仗，就给他太太写了一封很柔情的信，述说自己对她的爱情至死不渝，以及“我和你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的时光，是多么美好的回忆”。柏劳想到他必须放弃“对未来的盼望，若是上帝愿意，本来我们可以还有一些时日，生活在一起，爱在一起，然后亲眼看我们的儿子们在身边长大，成为忠诚可敬的男子汉大丈夫”。可是在战争的呼召之下，他虽然恩爱情深，也不能退缩。“对于我目前所参与的战事因由，我既无疑惧，也不缺信心，我的勇气也坚定不移……对那些在我们之前为革命流血患难的弟兄们，我们感到实在恩重难偿……莎拉，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仿佛是强固的缆索把我绑住了，除了全能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折断。然而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像强风一样扑倒我，挡

也挡不住，把我连拉带绑的，全都往战场上推逼。”

男人必须有仗可打。他的生命中必须有一个大目标，大使命，让他可以去奋战。这个使命可以包括他的家，甚至超越他的家。他必须有一个令他忠心献身、死而无悔的理想和目标，因为在他的禀性与本质里，已经铸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现在请仔细听着，你的确有一个使命：这就是上帝为何造你的原因——他要你做他亲密的同盟，和他一起参与那场大战。在战线中你有特定的岗位，因为上帝造你，为了要托付给你特定的任务。因此你必须求上帝告诉你你的真名，就在那个名字里，写有你生命的任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艰危的时刻，丘吉尔被呼召出来领导英国。他说：“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与命运同行，而我过往的整个生命都只是为这一时刻的考验做准备。”这话应用在你身上也是对的，你整个人生全是准备过程。

一位朋友叹息着说：“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成为华莱士，手里握着大剑，领军直前，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站在后面第四排，手上只有一个锄头的那个人。”这是一个出于恶敌的谎言——说你的地位实在不重要，说你反正没有合适的武器！在你的人生中，你就是华莱士——除你还有谁？在你的人生中，在你被呼召的比武场中，没有任何人能取代你。倘若你离开你的岗位，那条战线上就会留下一个空缺。你注定该成为什么人物，没有别人能代替。在你的故事里你就是英雄主角，不是什么小配角，不是一个跑龙套的，而是那个挑起大梁的主要人物。这便是启蒙里程的第二阶段，这时上帝要呼召男子上前线。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培育发展出每个战士不可或缺的品质——其中包括我们面对敌人所必须

有的警觉性。

有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战士有**异象**；他的人生有超然的理想和目标，远胜过保护自己的动机。我们一切苦恼和假我形象的根源都在此：我们在寻求如何救自己的生命，后来却丧失了生命。基督呼召我们，远超越这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再说一次，这不仅是指愿意为基督死，更是指我们每天生活的心态。有好些年日，我成天都把精力花在试图克服生活中的苦难或考验上，顶多再加上一点儿享乐。日复一日，我的光阴不是耗费在竞争上，就是浪费在享乐上。我当的是一个佣兵。佣兵只为自己图利，为工资而打仗，为自己而活。“一个战士的真品质，”布莱说，“在于他能够超越自己，献身于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与理想。”柏劳家书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具备这样的品质；耶稣的舍己心怀与战士精神，其奥秘也出于这样的品质。

第二点，战士要**机警灵活**。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他警觉到哪里有陷阱，绝不盲目往前冲；他知道要配备哪些武器，而且用起来得心应手。不论你被指派的地带在哪里——在家中，在工作的环境，在艺术界或工业界，或是在世界政坛的领域里，你必定会碰到三个敌人：世界、肉体 and 魔鬼。这三者组成一个不圣洁的三一联盟。由于它们总是协同一致，共谋行事，所以不容易把它们分开来谈论。任何一场争战，它们至少有两个会参与，通常三个都会一起来。不过，它们各自还有自己的性格，所以我先将它们一个一个分开来讲，然后再设法展示它们如何共谋，串联欺骗我们。让我们先从最近的敌人开始。

除掉心中的内奸

一个城堡不论有多坚固，倘若里面住了一个奸诈的叛徒（他伺机行动，随时准备把它出卖），那个城堡就安全不保，难免敌人入侵之危。我们的心里也有些内奸占领，每当试探或诱惑临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出卖我们，向各样的外敌投降。

——欧文（John Owen）

《罪与试探》（*Sin and Temptations*）

自从那一个不幸的日子，亚当让步，把自己原有的权势魄力放弃了，男人就一直为同样的问题在挣扎，常常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干出同样的事来。除非知道事情会顺利，我们就不开口说话；除非有成功的保证，否则就不肯行动。《圣经》上所说的肉体，即老我或罪的本性，是指堕落以后的亚当，凡事总爱逃避困难，挑容易的路走。这个心态每个男人都有。比起和太太做爱，手淫容易多了，尤其在你跟太太不和的时候，要引她做爱，感觉上冒险得很。与其去面对那些生你气的同事，不如开车到高尔夫球场去，拿一桶球来打击一番还比较容易。你宁愿打扫车库，整理文件档案，剪草，摆弄车子，因为比起找你那十几岁的女儿谈话，这些事容易得多。

直截了当地说，你的肉体是一只狡猾的黄鼠狼，一个伪君子，一头自私的懒猪。可是你的肉体不是你。你明白吗？你的肉

体不是你的真面目。保罗写那段有名的经文给我们的时候，他描述与罪争战的光景：“我决心要行善，可是没有真正去做；我决心不要作恶，可是反而去做。我所下的决心，结果都没有行动的表现。在我里面出了极深极大的问题，每次都赢过我。这情形经常出现。在我决心为善的那一刹那，罪马上会来绊倒我。我心中真喜欢上帝的命令，可是显而易见，我里面不是百分之百都同意。部分的我暗地里叛变，而且在最出我意料的时候，它们便作了王。”

没错，我们都有不少这样的经历。可是保罗的结论却很惊人：“其实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作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两者之间所作的分辨？保罗说：“嘿，我知道我在罪上面有挣扎，可是我也知道我的罪不是我——这不是我的真心。”你并不等于你的罪，罪不再代表你真正的身份，因为你已经进来与耶稣联合为一。你的心是良善的。“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今天教会中第一个大谎言就是：你只不过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而已，一分也不多。你的身份远比这贵重。在你灵魂的深处，你是个良善的男人。不错，我们里头有争战，但这是一场内战，而不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争战。绝不。在我们里面有一颗真心，有上帝的灵在作工；同时也有一个内奸，在那里与我们的真心交战。

你的真我是与上帝站在同一阵线上，对抗你的假我。了解这一点以后，一切都会改观。假如一个男人相信他的心里只有罪，他虽想活出勇敢高尚的人生，却很快就会灰心了。何必战斗下去呢？这场仗还没开始打就好像已经输了。不对，不对，你的

肉体是你的假我——那个胆小、只顾维护自己的伪君子——唯一对付它的方法就是把它钉上十字架；现在请你仔细听我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得过任何指示，要我们把自己的心钉上十字架。从来没有受过指示，去把我们里头的那个真男儿杀掉；从来没得过指示，去把深藏在心中的那股爱战、爱冒险和爱美的欲望根除掉。我们所得的指示是：杀掉那个内奸。怎么杀呢？每次你看到它抬起丑恶的嘴脸，蠢蠢欲动的时候，你就得决心对抗它。哪些地方是你平常喜欢逃避的，现在你要直走进去面对它。对那些你平常会保持缄默的话题，现在你要直接对那些问题发表意见。如果要培养男性的真力量，愈来愈坚强，那么你就必须停止自我破坏的恶习。

自我残害

满腔热情又年轻的理查，很认真地在学习怎样做个男子汉。几个星期以前他计划好要跟一些朋友出去玩。他们答应他说在出门以前要打电话给他，然后会来接他，结果他们根本没打电话给他。几天之后，其中有一个人提到这件事，理查说：“啊，没关系，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在心里面他却是怒火中烧。那就是自我残害。因为他存心压抑住自己的真力量，把假我活在外面。你继续这样做下去，到一个程度连你都不相信自己会有任何力量。我曾注意过，当我感觉生气，却否认这回事的时候，这个怒气会转变为畏惧。倘若我们不允许自己有“一肚子的火”，它就会被较弱的东西来取代。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告诉我的老板我对他的想法，不是要对他发不义之怒（这之间有差别），不是要

伤害他，而是为了帮助他。事实上，是他要求我的，他还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空和他聊一聊。我明知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却溜之大吉，推说我很忙。后来接连好几天我都觉得很软弱，好像自己是个伪君子，因为我拒绝了自己的能力，我也因此损伤了那份内在力量。这就叫自我残害。

当我们把内在力量白白让给别人时，也会有自我残害的结果。比如拿人贿赂，被人收买，接受奉承，却用某种忠心保密来交换，这些都是害自己的行为。如果你拒绝勇敢地去面对该面对的问题，只因为保持缄默可以换得升迁，或是被立为长老，或是保住你的饭碗，这些都会败坏你的人品。手淫是残害自己，这种行为基本上是自私的，也会破坏你的尊严。我和许多犯手淫的男人谈过话，他们的自尊都因此瓦解无余。同样，你若不是和你婚配的女子有性关系，也会侵蚀你的力量与自尊。卡尔是一个在女性眼中似乎特别有吸引力的青年男子。他来找我，因为他的性生活已经失控。使我大大惊异的是，年轻女子为了弥补她们在自己父亲那儿从来没有得到的爱和肯定，情愿付出代价，愿意对男人投怀送抱，只为了尝一下被需要、被渴求的滋味。成打的女人把自己献给卡尔，他每次投降以后都会变得更软弱，更经不起下一次的要求。事情开始有转机，是在卡尔观点上的改变。他不再把这一切的性挣扎只看为罪而已，而是把它看做一场争抢他内在能力的战争：他很想变得刚强，而且想得要命。这个欲望开始给他动机，给他决心去抗拒。正如肯培说的：“男人必须用很长的工夫先跟自己作强烈的争战，然后才能够真正学会控制他自己。”卡尔与我费了好半天的时间，为他过去的每一个关系祷告、认

罪，把那些借着性交而形成的灵魂联键破除了，洁净他的内在能力，求上帝重建他，使他得复原。他的确复原了。我也心存感谢地告诉你，对卡尔来说，那种日子都是过去的事了。过程虽然不容易，结果却是不假。现在他已经结婚了，过得很快乐。

货真价实的男人本性

你在生活中开始选择刚强，发挥内在力量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次你都是力上加力。理查想给他的车买刹车零件，于是打电话到汽车零件商店，得知报价是五十元一套。但是他到那儿的时候，店员告诉他要九十元。他真把理查当傻瓜了，这使得理查心里很不高兴。平常他只会说：“算了，没什么关系。”然后就会照高价付钱。可是这回不同，他告诉那家伙本来的价钱是五十元，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结果那家伙让步了，不再试图占他便宜。“那感觉真棒，”后来理查告诉我，“我觉得自己终于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了。”也许这故事看来很简单，但就是从这种日常生活小节的地方起，你会发现自己的刚强。从现在开始尝试一下你的真内力，你会愈来愈喜欢这种滋味。在你胸膛的正中央，也会有一种十分踏实、颇有分量的感觉。

这股刚强的内力，我们必须让它有抛头露面的机会。说起来似乎太奇怪，照理一个男人在经过许多事之后，不该会把他的力量再藏起来。可是很多人都不敢面对自己那种男人本性，唯恐它原形毕露，那就无法收拾了！在《男性灵魂的医治》（*Healing the Masculine Soul*）这本书里，戈登·戴比提到一个很不寻常的

故事。有一个男人经常做同一个噩梦，把他折磨得相当苦恼。在梦里有一只凶猛的狮子，不停地追赶这个男人，直到他精疲力竭，不支倒地，尖叫着醒来。那男人吓得心慌，不知这梦究竟代表什么意思。那只狮子是恐惧的象征吗？还是在他生活中有什么重大的事叫他受不了？有一天这位男子的牧师（戴比的朋友）引导他在祷告中重温噩梦：

他们正在祷告中，那位牧师灵机一动，请这位男子回想那个梦境的一切，连惊恐害怕也不要省略。那人半带犹疑地回忆了。不久他就报告说，那只狮子真的又出现了，而且冲着他来。牧师这时指示他：“等狮子跑近你身边的时候，试着不要逃走，反而要站在原地，问它是谁，它代表什么？还有，它到你的生命中到底来干什么？……你能试试看吗？”在椅子上的男子不安地动了一下，同意这么做了。接着他又说出梦中情景：“那狮子端端正正就站在我的面前，一边摇头，一边喷鼻气……我问它是谁……然后——呀！我简直不敢相信它在说什么！它说：‘我就是你的勇气和你的力量。你为什么要逃避我呢？’”

有很多年——特别是我青少年的那段日子，也常常做一个跟这很相似的梦：在一个山坡隆起的高处，站着一只雄壮的野马。我意识到有危险，但不是那种邪恶性的危险，而是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在那儿既雄壮又勇敢，而且比我更大、更宏伟。我试

着躲开，可是那匹种马总会及时转身看到我，然后往山下冲刺过来。正当它逼近我的时候，我就会醒来。天下会有这么疯狂的事——一个男人居然会躲避自己的刚强内力，生怕它会冒出头来？其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掩蔽它、压制它、破坏它的原因。我们的内力是这么狂野凶猛的洪流，一旦放它出来重见天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想到这一点，我们岂止是不放心而已！有一件事我们很清楚：这么一来，以后一切事情都会全盘改变！有一位约谈者对我说：“要是我让里头这些东西全都露出来，只怕我会干出什么坏事来。”这就错了，事实正好相反，要是你不让你的力量彰显出来，你才会做出坏事。要记得——一个男人之所以会沉溺在瘾癖当中，就是因为他拒绝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

几年前布兰特给我一个忠告，因此改变了我的生命。他说：“你要让人知道你是谁，让他们感觉到你真正的分量。至于他们要如何接受，如何反应，你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讲到这里，我们要进入下一号敌人的战场。

世界

《圣经》里所称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呢？它是指喝酒、跳舞和抽烟吗？它是指看电影或玩牌吗？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圣洁”不但肤浅也很可笑。这种想法只会使我们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更严肃的事实变得麻木不仁。《圣经》从来没有禁止喝酒，只有禁止醉酒；跳舞在大卫王的生命中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再说外头不仅有许多非常合上帝心意的电影，也有不

少非常不合上帝心意的教会。所以这观念是错的。“世界”不是指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些行为——它是指一个体系，任何一种用人的罪堆砌起来，建造成的体系；由我们的假我聚集起来、互相奖赏、互相残杀的体系。如果你把外面那些伪君子统统抓起来，将他们一块儿丢进一间办公室，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教会里，那么你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圣经》所讲的“世界”。

这“世界”是一个巡回表演的游园会，里面充满了假冒与伪装——假战争、假冒险、假美人。男人应当把它看成对自己的腐蚀，对内力的剥削。“世界”告诉你，好好拼，拼到最高峰，你就是个男子汉。那么为什么那些已经达到顶端的男人往往周遭都是最空虚、最恐惧、最骄傲的一群伪君子？他们是佣兵，参战的目的只为了建立自己的王国。他们的生命中找不到超凡的品质。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应用在那些有冒险癖的人身上：不管你花多少钱，不论你怎么发展你的嗜好，它还是不过如此——仅仅是一个嗜好罢了。至于那些假美人，“世界”仍然不断地告诉我们，企图让我们相信那个金发女郎是存在的——要我们追求她，得到她。这“世界”所给男人的是一种虚伪的权力感和安全感。现在请你毫不留情，坦白地问自己——你的权力感从哪里来？是不是在于你太太有多漂亮，还是你的秘书有多美？是不是看你的教会有多少人来参加？是不是依靠你的知识——因为你有某样专才，使别人都来找你，向你磕头？是不是你的地位、文凭或头衔？一件白外套、一个博士学位、一个讲台或是一间有壁板的办公室，都能使一个男人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当我跟你建议把这些都放弃掉的时候，你的里头有什么反应？请将这本书暂时

放下几分钟，思想一下，如果明天你失去了“世界”所给你的这一切奖赏和报酬，你会怎么估量自己？麦克唐纳德说：“没有耶稣基督，一个男人必会失败得很悲惨，要不，他就会成功得更可怜。”耶稣警告我们要避免那些给我们虚伪权力感的东西。他说，当你走进一个公司的宴席里，或是一个教会的集会里，你要坐在末席；你要选择谦卑的道路；不要自吹自擂，不要虚情假意，不要做伪君子。从你的阶梯上往下走——邀请邮递员回家吃饭；尊重你的秘书，好像她比你更重要；努力做大众的仆人。我从哪里获得权力感和力量？这是一个值得问的好问题……你该常常问自己。

你想知道这世界对你的真正感觉吗？那么你只要开始按着你的内力实质活出来，表达你真正的想法，为受害的人伸张正义，向愚蠢的政策挑战。他们就会像鲨鱼一样，一起来攻击你！记得那部叫《征服情海》（*Jerry Maguire*）的影片吗？杰瑞是一位职业运动员的经纪人，他觉察到公司内部的腐化，就发出一份备忘录，在这份理想声明书中，他要求大家在工作上采取比较慈悲和人道的做法。他说，让我们不再把人当牛一般对待，不再为钱做事，让我们真正为顾客服务。他的伙伴们都为他鼓掌加油，等到公司开除他（正如他所预料）的时候，他们却都忙着去抢他的客户。这种情形我看得多了。我有一个朋友当面质问他的牧师，提到那位牧师为了争取目前的职位所用的某些声明与事实不符。这位群羊的牧人便开始散播谣言，说我朋友是同性恋者，企图破坏他的名誉。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足以震撼全世界的伪君子。他们会不

择手段——威胁你、贿赂你、引诱你，在暗中破坏你，要你乖乖回到原位上去。可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对不对？你一定要让你的力量显露出来，记得耶稣基督在园里的事吗？他一个人的出现，就产生了多大的威力！许多人的确害怕让自己的刚强内力显露在外面，因为不被世界所接受。没关系。这世界已经被扭曲了。你要让人知道你是谁，让他们感觉到你真正的分量，至于他们如何接受，如何反应，让他们自己去决定。

魔鬼

有一天下午，我太太跟我在外面耽搁了一阵，开车回家的时候，有一点儿迟了，怕赶不上儿子季末的最后一场足球赛。我坐在驾驶的座位上和她正在谈啊谈的，谈我们对将来的一些梦想。几分钟过后，才发觉我们已被卡在塞车的途中，寸步难行。宝贵的光阴一分一秒地在眼前溜走，车里的气氛也愈来愈紧张。出于一片帮忙的好意，史黛西建议了另外一条路：“如果你在这儿向右转，往前走到第一街，我们可以从那儿切过去，就会省掉五分钟的开车时间。”这下我几乎要把她休掉。我是说真的。在20秒钟之内我已准备好要分居了。假若那时车上有个法官在，我当场就会在文件上签了字。天晓得——就为了这一句教我开车的话吗？那一刻所发生的事就这么简单吗？

我坐在驾驶盘前，火冒三丈，一句话也没说。外表看来我很冷静，骨子里却是另外一回事：哼，她难道不知道我认得路吗？我最恨她这么做了。之后另外一个声音说话了：她总是这

样。然后我又说（在心里说——这里面的整个对话都是在一刹那间进行的）：对呀，她总是……她总爱说那种话，我很讨厌她这一点。一种控告、愤怒和自义的感觉覆没了我。接着那声音又说：约翰，这情形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接着我也说：这情形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那声音接着说：约翰，你知道外面有许多许多女人，要是有你这样一位丈夫的话，不知道会有多感激呢！接着我心想：对呀——外面有许多许多的女人……你了解这光景了吧？把人物和背景换一下，同样的情形也曾发生在你身上。只不过，你可能以为这整个事件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乱子。

魔鬼无疑的在我们的神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我们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项目去考虑过呢？你可曾想过，并不是每一个念头都出自你自己的心思？那天我在塞车过程中所经历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在婚姻中，在服侍中，在任何的人际关系中，都有过类似的冲突。随时随地都有人在骗我们。可是我们从不停下来问一问：“等一等……还有谁在这儿说话？这些意念全是从哪里出来的？这些感觉又是从什么地方来？”在这个以理性、科学和技术为傲的现代，我们被教育、被灌输的也是这样的内容。如果你去读那些圣徒的记录，你会发现在这以前，每一个时代的信徒对魔鬼都抱着认真的态度。像保罗所说：“我们并非不晓得它的诡计。”可是我们这些受现代思想开导过的基督徒却喜欢以常识的观点来看事情。每次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就从心理上或身体上，甚至从政治上找寻能解释的途径。

迦勒底人来偷约伯的牲畜，并且杀了他的仆人，那又是谁

闯的祸？明明是撒但。可是今天我们听到恐怖分子活动的消息时，我们的脑海里有没有闪过它的名字？是谁害得那个可怜的女人腰弯了十八年，直不起来，后来才被耶稣在安息日医好？明明是撒但。然而我们会不会考虑到可能是它引起的头痛，害得我们不能祷告读经？是谁作工，使得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欺哄使徒们？又是撒但。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看到它的手在幕后操纵，弄得教会团体鸡犬不宁，四分五裂？是谁在幕后指使攻击你的内力，害得你伤痕累累？正如根诺（William Gurnall）所说：“因为在你生命中反映着上帝的形象，才引起地狱的怒火。就是针对着这个形象，魔鬼才使出它们最厉害的武器。”

在我们的生活里，幕后的戏比你我所想的更多、更复杂，可是大多数的人对这事实都被蒙在鼓里，浑然不觉。圣诞节就是一个例子。

幕后的重戏

读者中很多人可能有一套耶稣诞生图景的摆设，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们会拿出来放在壁炉顶的架子上，或是放在咖啡桌上。大多数的图景都会有几个共同的人物：牧羊人、博士，也许加几只牲畜在谷仓旁边，约瑟、马利亚，当然还有圣婴耶稣。不错，我们那套还有一两个天使，我想你的大概也一样。可是有关故事中超自然的那部分，我们却只点到为止。至于这图景的整个气氛又怎么样呢？它们不都带着一种温馨的田舍风味吗？那种安详、亲切的感觉就像你在唱《平安夜》或《马槽歌》时的感觉一样。

这一切固然都是实在的情景，却也非常不真实，因为这不代表故事的全部内容。要知道真正是怎么回事，你必须听一个故事：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辖管”原文作“牧”）……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它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它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杨腓力也说过：“我从未看过这段故事印在圣诞卡上。然而这才是故事的全面真相，因为在那个改变了世界的夜晚，不单在地上有神迹，在天上所发生的事也千真万确，更是另一半的神迹。”杨腓力称基督的诞生为“大进攻”，即“宇宙中善的统辖者，对恶势力的中心基地所作的大胆突袭”。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平安夜，而是联军进攻日（D-Day）。“这一切几乎也叫我无法理解，可是我接受这个观念是一个关键，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诞节的意义，而事实上这也是我信心的试金石。身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是生活在两个平行对比的世界里。其中的一个世界里有山坡湖水、田舍、政治家，还有牧羊人在夜晚看守羊群。另外那个世界有天使，也有恶势力”，以及所有属灵的领域。孩子已诞生，妇人逃到旷野，而故事继续发展下去：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

耶稣作见证的。

在世界和肉体的后头，还有一个更致命的敌人……这个敌人我们向来极少谈及，甚至更缺乏准备去抵挡它。然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信心战争的前线地带。这场战争凶猛激烈，在你四周所见的伤亡损失，你所受到的攻击，这些大部分都是争战的结果。时机紧急，我们必须为应战做准备了。路加，是的，龙还存在，现在看你怎么去杀它。

第九章 制敌之道

她说得没错，现实是很残酷的，如果你把眼睛闭起来，就是在冒险。因为你若不面对敌人的黑暗权势，在某个阴郁的一天，当你转向另一边时，敌人就从后面袭击，将你摧毁。

——布赫纳（Buechner）

大能者啊，愿你腰间配刀，大有荣耀和威严！
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

——诗篇45：3-4

有些人像你一样，被困苦、诱惑所包围。另外一些人，在信心受攻击、暂时退败、又重整旗鼓后，已经如得胜者般，站在天堂的藩篱上。他们从那里往下看，鼓励地上的同志，随着他们向山丘前进。这是他们的呼喊：“力战至死，这城就是你的，就像也属于我们的一样。”

——根诺（William Gurnall）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揭幕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晚，当时第82师和第101师空战部队被投在敌军后方，以切断希特勒的援军。如果你看过电影《最长的一日》或《拯救大兵瑞恩》，你就会记得伞兵所面对的危险。不管是单兵或小队，他们在死寂的夜晚穿过陌生的国家，攻打看不见或无法预估的敌人。这是无比英勇的一刻……但，也是无比怯懦的一刻。因为在这决定命运的夜晚，不是每个伞兵都扮演大丈夫的角色。当然每个人都跳下去了，但之后，很多人躲了起来。有一群士兵就懦弱到了极点。太多人蹲在灌木丛中等候天亮，有些甚至睡着了。506师的上兵弗朗西斯·帕力司所看到的大概是最严重的旷职。他在靠近费尔维附近聚集了一小队士兵。听到“远方传来各种嘈杂的歌声”，他和队友潜到一个农庄，农庄里混着从美国两个师来的人。这些伞兵从酒窖找到些酒……他们比周六晚上狂欢的贫农喝得还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知道自己在打仗，却拒绝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活在危险的自我否认中——这样的自我否认不仅危及自己的性命，也危及仰赖他们去尽职的人。如果我们谈的

是信仰与信心的争战，这幅画面道尽了西方社会的现况。最近，我的一位朋友提到，目前遇到的困难可能是敌人的攻击。“你觉得呢？”他问。“嗯，我想，那种事的确是会发生，”其中一位牧师回答，“在第三世界，也许，或者是要拦阻一件重大侍工。你了解吗？在那些很危险的地方。”

第一阶段：“不是撒但的错”

不可思议，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自我辩护。“这里没有什么危险的。”那些人已经都被打败了，因为他们已经囫囵吞下敌人的第一线攻击谎言：“不是撒但的错——全都是你的错。”你不可能打一场你认为不存在的战争。路易斯在他的书《地狱来鸿》（*The Screwtape Letters*）中描述老怪怎样在这事上传授他的徒弟：

亲爱的木虫，我想你该问我，应否让病人忽略你的存在。那个问题，最高统帅已经回答我们了，至少在目前挣扎的阶段是如此。我们目前的原则是要隐藏自己。

至于那些想冒险的，彼得曾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对你的生活有何预测呢？那就是，你

正处于看不见的攻击中。这段经文不是谈非信徒，而是“众弟兄”。彼得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面对某种看不见的攻击，这是很自然的。他要你怎么做呢？反击，立稳脚步。

这个礼拜，有个侍工的核心同工团刚刚停止和一个机构合作，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我深感难过。他们先前和一个机构联合起来，到全美各地传福音。这些特会很有能力，事实上，我想我从没看到过比他们更具影响力的了。带着感恩的泪水，参加者分享他们所经历的医治、自由、释放。他们找回自己的心，多数人体体会到与上帝从未有过的亲密。很美好，也很激励人。那么，你认为敌人可能让这种事情随处发生，丝毫不来干扰吗？

同工之间有点不快，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彼此关系也没什么改变，可是一群人却决定停止合作，中途打退堂鼓。有个人因素吗？想当然。可是不要紧，绝大多数只是因误会和傲气受挫。对敌人及其破坏同工关系的伎俩，只言片语实难形容。只要我一提到，睁大眼睛看清楚、小心敌人伎俩，我就被打回票了。这些善良的好人们，以人的角度分析一切。让我告诉你——当你忽略敌人时，它就赢了。它喜欢全都怪罪我们，让我们觉得受害、被误会、被怀疑、彼此恨恶。

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前，你必须切断对方的通讯系统。这是恶者惯用的策略。在侍工上如此，夫妻之间更是如此。婚姻是上帝赐给人的一幅动人图画。婚姻是强而有力的隐喻，是活生生的譬喻，是一幅描写福音的伦布兰特（Rembrandt）画作。敌人也知道，它的恶心对此恨恶到了极点。它一点也不希望这幅美丽的图画——人被上帝所要赏赐的深深吸引，活化在世人面前。因

此，就像在伊甸园中发生过的，撒但会前来分化、破坏婚姻。我和太太在一起时，常常有一种被控告的感觉。我很难讲得清楚，通常也不出现在话语上，可是我就是会接收到我搞砸了的讯息。最后我终于跟史黛西说了，泪水充满她的眼眶。“真的吗？”她说，“我也一直这样想，我以为你对我很失望。”等一下，我心想，如果我没这种念头，而你也没这种念头，那……

大部分的敌人都会试图拦阻对手与他总部之间的沟通。认真晨祷两周看看，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不想起床、有重要会议干扰、感冒了；或者，如果你真的起来祷告了，你的心就会开始胡思乱想：等一下早餐该吃什么好、修理热水器要花多少钱、你那套灰色西装配什么颜色的领带比较好看。许多次，我就是被层层困惑所环绕，开始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与上帝之间常有的亲密沟通突然烟消云散。如果你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就会认为自己的信心消失了，上帝遗弃你了，转而相信敌人设下的任何诡计。章伯斯（Oswald Chambers）警告我们：“有时并没有什么特别要顺服的，唯一要做的就是，维持与基督耶稣之间的沟通畅通，确定没有任何拦阻。”

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洗脑。就像恶名远播的“东京玫瑰”（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日裔美籍广播员），敌人总是不断地发送讯息，打击我们的士气。就像我在交通阻塞时的小插曲一样，他总是在编造谎言。毕竟，他是“控告我们弟兄的”。想想事情发生的经过——听到的、感受到的——当你真的搞砸的时候。我真笨，每次都这样，别想做好什么事了。听来就像是控诉。还有，当你像个男人，认真起步的时候呢？我要分享

讯息前，一定会有状况发生。有一次要到西岸，分享“狂野的心”方面的题目，开车到机场的路上，我的心情就像厚云弥漫，几乎要被一个想法击倒：艾杰奇，你真会伪装，你没什么好讲的。把车掉头，回家去，跟他们说你赶不上。在我理智的时候，我会知道这是攻击，可是你必须明白，这一切来得如此微妙，当时就像事实一样。我几乎放弃，想打道回府。

当基督在旷野被恶者试探时，基本上，攻击的重点是在他的身份。“你上帝的儿子，”撒但耻笑了三次，“拿出证明来呀！”

布兰特去年从服侍工场回来。七年在海外，多数时候没有同伴，他很低沉，觉得自己很失败。他说，早上醒来时，会在心里“听到”一个声音说，早啊，失败者！

克雷格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历了很大的争战，也奋力地迎战。接着他做了一个噩梦——很鲜明而真实的梦，梦中他侵犯了一个小女孩。醒来时，他觉得很肮脏、很罪恶。同一个礼拜我也做了个梦，梦里我被控告犯奸淫，可是我没做，在我的梦里就是没人愿意相信我。注意一点：只要一个人对敌人不具威胁，撒但就对他说你没事。但只要你决定立稳脚跟，你就变成心很坏的人。“你自己也很清楚。”它会说。

最后，它刺探周遭，找出弱点。通常是这样子的：撒但丢出一个想法或诱惑，希望我们囫圇吞下。它知道你的过去，也知道怎样掌握你的把柄，因此它的耳语完全针对你个人的情况。在我今早的晨祷中，先是骄傲，后是担忧，接着是淫乱、贪心、暴饮暴食。如果我以为，这真的就是我的为人、我的心，我当然会很沮丧。如果我知道我的心地其实很好，就可以在那个时刻、那

个情况下立即抵挡。撒但刺探时，不要认同。倘若我们同意它的控告，倘若我们的心说，是啊，没错，它就会煽风点火。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心里有个声音说：你要她。这是恶者诉诸心中那个背叛的部分。倘若那个背叛的部分说：对啊，我要。欲望就开始接管了。这样持续几年后，就给它留了坚固的营垒，使一个好人觉得糟糕透顶，以为自己是个淫虫。其实不是，这是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

请别误解，我并非全部怪罪魔鬼。几乎所有状况都有人的因素在内。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挣扎，每桩婚姻有它本身的问题，每项侍工有它本身的冲突。这些问题就像营火，敌人到处浇上汽油，把它变成一场大火。火焰顷刻转为熊熊烈焰，我们立刻就被感觉吞灭了。简单的误会导致离婚收场。一时之间，我们相信都是自己的错，自己搞砸了，自己是始作俑者，而敌人咧嘴而笑，因为我们相信了他的谎言：“不是撒但的错——全都是你的错。”关于这点，我们得提防小心。

紧握真理

任何徒手搏击的打斗中，前后出拳、躲闪、抵挡、还击等会不断地出现。我们周围看不到的世界也是如此。只不过，一开始只发生在我们的意念里。当我们受攻击时，必须紧紧抓住真理，躲开拳头，以拒绝到底来阻断攻击，用事实抗拒。耶稣就是如此回应撒但——他没有跟它争辩，也没有跟它讲理。他只是在真理上站稳脚步，以父亲的话响应。我们也应如此，虽然这并不

容易，特别是在黑暗权势笼罩之下。这种感觉就像抓紧绳子被卡车拖着走，也像在龙卷风里试图保持平衡。撒但不只抛下念头，也留给你感觉。半夜在阴森森的屋子里走走看，突然之间，惧怕就笼罩着你；或者在超级市场排队结账时，周围尽是性暗示的海报，突然之间，你就觉得自己很堕落。

然而，就是在此刻，你的力量流露出来了，甚至被强化了——只要透过操练。紧握真理，不妥协，就是这样。城堡里那个背叛的部分想把移动吊桥放下来，但你别让它得逞。要保守我们的心，并非“把心锁起来，因为他们坏到极点”，而是“如同城堡般保卫它，不可失去你的力量源头”。就像阿坎比司所说的：“但我们必须小心，特别是在诱惑萌芽时，因为此时敌人比较容易被征服，不仅叫他不得其门而入，而且根本就没有门可敲。”

记得在电影《勇敢的心》中罗伯的邪恶父亲布鲁斯跟他耳语一些背叛妥协的谎言吗？他对罗伯说的，正是敌人以千百种方式对我们说的：“所有的人都会背叛，所有的人都会灰心。”罗伯如何回答呢？他大喊：

我不灰心！

我要相信，像他（华莱士）一样。

绝不再站错阵线！

那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也应当是我们的。

第二阶段：威吓

史黛西在忧郁症的阴霾下过了很多年。我们看到她从会谈中得到些治疗，但她还是很忧郁。她也透过药物的帮助，克服了身体方面的问题，可还是不行。史黛西和我就开始读些有关面对敌人的书。在研读的过程中，史黛西看到有一段文字，列出受压制时可能产生的征兆，其中一项是头晕。她出声读那段文字时显得很惊讶。“怎么了？”我问。“嗯……我经常头晕。”“真的吗？多经常？”“喔，每天。”“每天？！”我跟史黛西结婚十年了，她从来没提过。可怜的史黛西以为每个人都像她一样。

“史黛西，我一辈子都没头晕过，我想我们找到问题所在了！”我们开始为头晕祷告，奉耶稣的名斥退攻击。你知道接下来怎么了吗？更糟！敌人发现后，通常不会不抵抗就离开。你注意到耶稣有时以“严厉的音调”斥责邪灵。事实上，当他遇到住在格拉森坟墓、被群鬼折磨的人时，耶稣的第一次责备并没有令群鬼离开。他必须取得更多数据，真正地驱赶他们。假如耶稣必须严厉地对待这些东西，你不觉得我们也当如此做吗？史黛西与我坚守立场，如彼得所言以“坚定的信心”抵挡攻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头晕不再出现，头晕就如此成为历史了！过去七年之中，她没有再犯过一次。

那是敌人下一阶段的伎俩。当我们开始质问它，抵挡它的谎言，看见生活里“平凡试炼”中有它的手，它就加增攻击：威胁你，使你害怕。事实上，在读前面几页时，也许有几次你开始

想，我真的要涉入这些超自然的事情吗？真的很古怪。撒但要你惧怕，因为它怕你。你对它而言是巨大的威胁。它不要你觉醒、反击，因为倘若如此，它必定被打败。雅各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因此，它必会企图阻挠你，不让你站起来。它从细微的怂恿，转变为公开的攻击。念头钻出来了，生活中的种种开始不对劲了，信心薄如纸片。

为什么那么多的牧师子女出走？你认为是巧合吗？许多教会开始时极富生命与活力，最后却以分裂结束，再不就是萎缩、消失；为什么？我的一个朋友在聚会中要分享见证时，为什么会突然昏倒呢？当我要飞去另一个城市传福音时，为什么班机就会出问题呢？当你在家里有些进步时，为什么公司里的事就开始乱成一团，反之亦然？因为我们处于争战中，恶者正在玩弄一个古老的伎俩——先出手，也许对手就会落荒而逃。你知道它赢不了，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说的：“我们没什么好惧怕的——除了惧怕本身以外。”

与上帝同行

《圣经》约书亚记记载了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对约书亚的叮嘱：“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约书亚知道惧怕是怎么回事。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后，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旷野漂流的日子里，约书亚做了很多年的第二将领，是摩西的右手。但现在轮到他接手领导权了，以色列的儿女不是跳着华尔兹进去领取应许之地的，不是像上街买鲜奶一样，他们必须争战。况且摩西已经不在。倘若约书亚有信心，上帝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他要勇敢？事实上，上帝特别用了一段话去鼓励他：“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上帝怎样“与摩西同在”呢？如同大能勇士。记得那场瘟疫吗？记得埃及的士兵车马如何在红海中淹没吗？就是在上帝彰显他的大能之后，以色列的百姓高唱：“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上帝为摩西、也为以色列争战；接着，他与约书亚缔约，行同样的事，他们攻占耶利哥城，打败其他所有敌人。

耶利米也知道上帝“与他同在”的意思。“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他唱道，“因此，逼迫我的必都绊跌，不能得胜。”耶稣在地上时，也是走在这个应许上，使徒行传记载耶稣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耶稣如何争战得胜？上帝与他同在。当他誓言“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时，就打开了这个丰富的应许。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会待在我们身边，或者在忧伤时安慰我们，也意味着他必为我们争战，他必与

我们一同去争战，如同历世历代以来，他为他的百姓争战一样。
只要我们与上帝同行，我们就无须惧怕！

当撒但使用惧怕与威胁来攻击我们时，它企图诉诸我们内在背叛的那部分，诉诸那自保的本能。只要我们回到爱面子的老俗套，想要争强好胜，那些把戏就会发生作用。我们会退缩。反之亦然，当一个人决意要成为战士，愿意奉献生命，为最高的目标而战时，不能因大灰狼要吹倒房子而退缩。

世间最危险的人，就是不计生死的人。人都有一死，但很少人真正活过。当然了，你可以替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空间，在安乐窝中唠叨着被遗忘的不幸过去，一天又一天。我却宁可自由挥展。而且，我们越不去“救自己”，就越能成为英勇战士。来看柴斯特顿（G.K.Chesterton）是怎么谈勇气的：

勇气的定义是自我矛盾的，意思是：有强烈的生存意志，却随时有牺牲的准备。“凡丧失自己生命的，必要救它”，这不是给圣人、英雄的神秘格言，而是给水手或登山者的每日忠告。它可能登载在阿尔卑斯山的登山指南，也可能写在训练手册里。矛盾之处就在于勇气的基本原则，不管是属世的勇气，或是相当兽性的勇气。一个在悬崖峭壁上被海阻断出路的人，很可能因冒险而救了自己的性命。他只能步步惊险地冒死而行。被敌军所包围的士兵，如果要突围，就必须结合强烈的求生意志及不怕死的精神。他不可紧紧抓住生命，如此他将成为懦夫，而且也逃脱不

了。他也不可坐以待毙，如此只是自杀，而且一样逃脱不了。他必须以极度轻忽生命的精神夺回生命；他必须渴想生命如水，却又饮死如酒！

第三阶段：妥协

在我们抵挡了欺骗与威胁之后，恶者所使用的第三阶段攻击，就是尽量叫我们妥协。很多男人就是这样了结一生的，不管以什么方式。电话响起，一个朋友来电告诉我，刚刚又有个基督徒领袖陷入性方面的不道德问题。教会摇头说：“你看，他就是没办法持守纯正！”很天真。你以为那个基督的跟随者，在他的内心深处，真的想要堕落吗？谁会希望在旅程一开始，心里就想：“二十年后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地雷叫外遇？”他是被铆上的，整个事件是圈套。在他的个案中，他是渐渐地卸下防备——这不是争战引起的，多半是从无聊乏味开始的。我认识那个人，他没有崇高的理想去奋斗，有的只是已经厌烦的“基督徒侍奉”专职，他不能推掉，因为薪水很好。他是被设计好要跌倒的。除非你能看清楚，不然你也会掉下去。

我们知道，英勇无敌的大卫王与亚米利的女儿，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有了外遇，后来又设计陷害她的丈夫乌利亚，使他战死军中。这是大卫一生最大的污点。这不名之事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大卫已不再是个战士，而派别人为他作战。无聊了、腻了、胖了，他在王宫的屋顶散

步，看看有些什么新鲜事。恶者指向拔示巴，接下来事情就发生了——一如我们所知的，历史重演。

“灵修”是争战的武器

战士在对付肉体——内在背叛的部分——时，须使用纪律。现在我们有双重意义的版本，称之为“灵修”。不过，大部分的男人很难维持任何形式的灵修生活，因为这与恢复力量、保卫力量无绝对关系。它的重要性大概就相当于使用牙线。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生活就像一场大战，而且知道必须花时间与上帝相处才能生存，就绝对会去灵修。也许不是很完美——没人能达到完美的地步，而且这也不是重点——但你会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去寻求他。我们对属灵操练只用了一半的心，只因是“义务”。但如果知道若不如此行，很快就会阵亡，我们就会努力。

花时间与上帝相处，不是做功课，也不在于读多少经文等等，而是与上帝结合。我们必须与上帝沟通，不管用什么方式。有时我听点音乐；有时我读《圣经》或其他书上的一段话；通常我会写日记；也许我去跑步；有那么几天，我只是需要安静独处，等待朝阳。重点是：想办法帮助我回归到我的心和上帝的心。很多次上帝保守我没有落入暗中的埋伏，在我晨更时，他就提醒我当天会发生的事。有一回，书中一段文字提醒我要饶恕。我觉得他正在对我说话。主啊，我是否没有饶恕？不是，他说。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一通很痛苦的电话——背叛！喔，你当时是在提示我，要预备心去饶恕，是吗？没错！

顺便一提，纪律绝非重点。“灵修生活”的真正重点，就是与上帝连结。要对付这个世界的仿冒品，这是最佳解毒剂。倘若你未将上帝深藏心底，就会转向其他的爱。如莫里斯·罗伯兹（Maurice Roberts）所言：

心醉和喜乐是基督徒灵魂的基本要素，它们有助于成圣的过程。我们活就要活得有生气。如果基督徒容许自己有一段时间离开基督的爱，他便立刻落在一场属灵危机之中。当基督停止成为我内心满足时，我们的灵魂就会悄悄地去寻觅其他的爱。

——*The Thought of God*

一个人的目标如果是提早退休，他就得在经济上付出长时间的代价；如果他的目标是跑十公里或马拉松，他就得忍受严格的训练。自我操练的能力一直都在那里，但多数人却让它冬眠。

“战士服役的对象如果是真正的国王——亦即是，超越所有的终极目标，”布莱说，“他会竭尽所能，身体也会成为认真的仆人，他必须能忍受严寒、酷热、痛苦、伤害、疤痕、饥饿、缺乏睡眠等各样难处，并且采取必要行动。”

我们要穿戴上帝的盔甲来对抗恶者。如果我们的生活就像《拯救大兵瑞恩》的一幕，上帝会提供我们争战的武器，自然就有其道理。许多人曾读过信心盾牌及救恩盔甲那段经文，却不真正了解如何应用。好一段生动诗意的描述，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给你盔甲了，你最好穿上。每天都穿上！装

备真的就在那里了，在看不见的时空里，虽然看不见，可是天使和我们的敌人都看到了！

我们走在基督的权柄中，切勿在愤怒中出击，勿在骄傲中虚张声势。你会被识破。我喜欢电影《佐罗的面具》（*The Mask of Zorro*）中的一景，老剑士救了他的小徒弟——当时小徒弟喝多了——他拦阻小徒弟冲向敌人。“你会战得很英勇，”他说，“也会很快阵亡。”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赐给基督耶稣了！在赐下使他国度降临的大使命之前，他告诉我们这段话。为什么？我们可能都没思考过。原因是，如果你要服侍的是真正的国王，你就需要他的权柄。我们不敢以自己的力量挑战任何天使，更别提是堕落的天使。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将他的权柄赏赐给我们，“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奉你自己的名斥责撒但，它耻笑；奉基督的名命令它，它就逃离了。

还有一件事：绝对不可只身赴战。如果没有同伴在身边，绝不可试图走这男性气概的旅程。是的，有些时候，人必须独自面对争战，在清晨微光的片刻，尽其所有地搏出。但切勿发展成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也许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正如大卫·史密斯在《没有朋友的美国男性》（*The Friendless American Males*）一书中所指出的：“一般美国男性的一个严重危机就是，没有朋友。男人很难接受自己需要与其他男人相互支持的事实。”幸好现今有了男人运动，教会终于了解男人需要其他男人的支持，但我们所提供的却是另一种二元化的解决方案：“责任”小组或同伴。唉！听起来就像古时候的缔约方式：“你真傻，你就是等不及要犯罪，所以我们最好在你身边放个守卫，让你规矩一点。”

我们不需要责任小组，我们需要的是战友，一起作战的同袍，可以帮忙防备偷袭的人。有个年轻人在街上拦住我，说：“我觉得被敌人包围，自己落单。”男子气概如今已面临极大的危机，因为我们不再有战士文化，让男人学习如何像个男人作战。我们不需要“好男人的聚会”，而是需要“危险男人的聚会”。我想到在爱根寇的亨利五世，他的军队只剩下一小群疲惫的士兵，当中很多受伤了。敌军有五倍之多。但亨利五世召集军队到他的身旁，提醒他们不是佣兵，而是“一群弟兄”。

我们一小群 快乐的一小群 我们是弟兄
 因那今日与我一同舍身流血的
 将是我的弟兄……
 正躺在床上的英国绅士们
 每当听人提起
 那些曾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
 会懊恼自己不在这里
 看轻自己不够男子气概

是的，我们需要那些可以交心的伙伴。可是那些你不信任的人，无法让你交心，他们并不想跟你一同作战。再没有比一群曾经并肩作战的人，更愿意彼此托付的了，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他们是你的舰队队员，是你壕沟里的同志。这绝不会是一大堆人，我们也不需要一大堆人。我们需要的是，一群愿意与我们一同“流血流汗、付上代价”的人。

荣耀的伤口

本章结束前，给你一个警告：你一定会受伤。虽然这是一场属灵争战，并不表示它就不是真的，它的的确确存在，而且伤口比什么都来得更丑陋。失去一条腿跟心灰意冷比起来，算不了什么；手榴弹带来的伤残，并不会毁掉你的灵魂，但因羞耻、罪恶带来的伤痕却会。你会被敌人伤害。他知道你过去的伤痕，他将在同一个地方用力。但这些伤口不同，它们是荣耀的伤痕。如雷克·乔纳（Rick Joyner）所言：“为服侍上帝而受伤，这是荣耀的！”

布莱恩有个晚上在餐桌旁给我看他的疤痕：“这个是山姆丢石头打到我的额头；这个是我在德登司摔在尖木头上受伤的，我不记得这个怎么来的；喔，这个好像——这个是我追路加时，掉到池塘受伤的；这个很久了，是我露营时炉子烫到我的腿。”他以他的伤痕为荣。对一个小男孩来说，伤痕就像是勋章，对男人而言，更是如此。我们再也没有类似电影《紫心勋章》（*Purple Hearts*）一样的争战了，可是以后一定还会有。“羔羊婚宴”将是等候我们的伟大时刻！我们的主再来时，那些为他名受伤的人，他将点他们名，上前来，领受荣耀，他们的勇气将得着奖赏！我想到亨利五世给他士兵的话：

如果你熬过这一日 平安回家乡
当这日被提起时 你将昂然挺立
因克里司班之战而昂然挺立……

他可以卷起衣袖 露出伤痕
说：“这伤来自克里司班！”
老人会遗忘 一切都会被遗忘
但他将傲然想起
他那日的战功
于是我们的名字……
在酒影晃动间 生动地被提述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耶稣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到底是好是坏呢？盼望现在你已经了解男性积极气概的好处，这有助于你明白耶稣的话。这句话的反面是：“天国是给那些消极、胆小的人预备的，躺在沙发看电视就能进去。”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如果你内心存有理想和信念，为了达到理想的彼岸，实现抵达真理之国的宏愿，你就得付上所有的热情和代价。情况会很狂烈，这就是为什么你拥有一颗狂烈的心！我喜欢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

接着那位解说员带着基督徒到皇宫门口。看哪，门口站着许多渴望进去的人，却又不敢。不远处有个人坐在桌旁，面前摆着一卷书和一瓶墨水，记录当时应该进去的人的名字。他也看到门口站着许多穿盔甲的人护卫着，不管用什么伤害或用什么手段都要阻挡人进去。看到这里，基督徒有点诧异了。最后，当每个人都因那些全副武装的人而害怕退缩时，基督徒看

见一个人脸上带着坚毅的神情，走到坐着写字的那人面前，说道：“先生，记下我的名字！”等他写完后，基督徒看见那人抽出他的剑，戴上头盔，冲向门口的守卫。他们死命压住他，但那人一点也不畏惧，猛烈地还击。双方遍体鳞伤，想要阻挡他的卫兵们也是，他终于冲破重围，成功地冲进皇宫！

第十章 英雄救美

美人不只可怕，也是个谜。在那里上帝与撒但争着管辖，战场就在男人的心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每天晚上你都会感到欣慰
因你曾好好待她

——罗伊·海得与吉恩·库兹
（Roy Head & Gene Kurtz）同著
《好好待她》（*Treat Her Right*）

牛仔带我走
更近天堂，更近？

——狄克西女子合唱团（Dixie Chicks）
《牛仔带我走》（*Cowboy Take Me Away*）

很久以前——就像所有故事的开头一样，有个美丽的少女，一位真正迷人的女人。也许她是个国王的女儿，或只是一位普通的女仆，但我们知道，她有一颗公主的心。她年轻，青春永驻在她脸上。她秀发飘然，眼睛深情，唇齿甘甜，身影完美，直教玫瑰蒙羞，阳光失色。她的心如此高贵，她的爱如箭之真实。但这可爱的少女梦寐难求，因为邪恶的势力将她囚禁在阴暗的高塔之中。只有一个得胜者可以赢得她，只有最大胆英勇的战士有机会释放她。他带着希望来到，以机智勇气进攻高塔与挟持她的恶者。双方都流了不少血，武士三次被抛下，但三次又站了起来。最后，巫师被打败了，龙倒下了，巨人被杀了，他将少女拥入怀抱，以勇气赢得芳心。俩人共乘一骑，来到他溪旁的森林小屋，驻足观景，热情与浪漫有了新的意义。

这个故事为何深深打动我们的心？这一则故事，每一个小女孩无不耳熟能详，她也梦想有一天她的白马王子将会来到。小男孩则拿着木剑和厚纸板做的盾牌，演练他的角色。有一天，当小男孩长大，他会明白自己想成为那位赢取美少女的角色。童话、文学、音乐、电影都借用了这个神秘主题。睡美人、灰姑

娘、木马屠城记的海伦、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埃及艳后、亚瑟王与珍妮弗、特里斯丹与伊索德。从古老传说到最近的票房电影，强壮的男人前来，用不同的方法解救美丽的女人，一直是人性的普遍主题。它刻划在我们心底，是每个男女最深的愿望。

我在中学时认识了史黛西，可是一直等到大学时，我们之间的爱情才萌芽。在这之前，我们只是单纯的朋友。我们两个其中一人如果回家，就会打电话给另一个，约他出来“晃晃”——看电影、和朋友聚一聚。就在一个夏日夜晚，事情有了变化。我顺路去看史黛西，她光着脚，悠闲地晃过走道，身上穿着牛仔褲和一件领口有花边的白衬衫，最上面一个纽扣没扣。阳光映着她的秀发，使她肤色暗了些。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她是这样动人的女人？那晚我们接了吻，我吻过几个女孩子，但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美好。更别提我整个人都变了。我不清楚我们是怎么从普通朋友转为恋人的，我只知道，我这一生只想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对史黛西而言，我就是她的武士。

但是，为什么十年后我会怀疑当初怎么会娶她？对我们双方而言，离婚像是个不错的解决之道。许多夫妻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不爱对方了。在“很久以前”和“从此快乐地过了一生”的中间某个阶段，何以爱情变了色？原来的浪漫与激情被电视机一个又一个的节目取而代之，为什么美梦已破？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然幻灭？我们的文化也开始对这一类美丽的童话冷嘲热讽起来。亨利（Don Henley）说：“我们被这些童话故事下了毒。”市面上有成打的书拒绝童话，类似《灰姑娘秘密》、《灰姑娘之死》等书。

不，我们并未被童话下毒，它们也不仅仅是“神话”。事实上，我们对这一类神话还不够认真哩！就像海恩·罗兰（Roland Hein）所说：“神话挑战我们面对超自然与永恒之事物。”在这些美丽少女的故事中，我们忽略了神话中非常要紧的两件事：第一，没有人真的相信有巫师。我们以为可以不争取就得到少女。坦白说，多数男人认为，最大的争战就是邀约美女。其次，我们不明白高塔与她的伤痕有什么关系。少女其实很苦恼，如果说男性气概已经受到了打击，女性气质也就会受到了损伤。夏娃是所有创造物中的巅峰，记得吗？她具体呈现了来自上帝的细致美丽及动人的奥秘，没有任何创造物可以与之相比。也因此，她成为恶者特别的攻击目标：它冲着她而来。要是它能毁了她，或把她掳获，就可以破坏一切。

夏娃的伤痕

每个女人都有伤痕的故事可以告诉你，有些来自暴力，有些来自被忽略。就像所有的小男孩都有问题要问，所有小女孩亦复如是。但她的问题不是她有没有力量，她内心最深处的呼喊是：我可爱吗？每个女人都需要知道她是那么细致动人，是某个男人的心上人。这是她自我认知的核心，她身上带着上帝的形象！你会追我吗？你喜欢我吗？你会为我而战吗？就像所有小男孩一样，她身上也带着伤痕。伤痕冲击着她美丽的心，留下一个受创的讯息：不，你不漂亮，没有人会为你而战。就像你的伤痕，她的伤痕几乎都来自她的父亲。

小女孩仰视父亲，想知道自己是否可爱？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父亲也可以伤害或祝福自己的女儿。如果他是个残暴的男人，他可以用言语伤害她，也可能在性方面伤害她。我听过一些女人被虐待的故事，真的可以撕碎你的心。珍妮在三岁时，被父亲性侵害；大概在七岁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哥哥们怎么去做。一直到她搬家去念大学，性侵害才停止。一个被强暴的女人会觉得自己漂亮吗？会觉得自己可爱吗？她所得到的讯息是，不，你很肮脏。你吸引人的地方都是邪恶阴暗的。她长大的过程不断被侵害，有残暴的男人，也有消极的男人。可能还有人会追求她，但她也可能被忽略。无论如何，她的心已被伤害，一切她所得到的讯息只是：没人要你，没人要保护你，没人愿意为你而战。高塔不断地以层层砖块堆上，等到长大后，高塔已成为堡垒。

如果她的父亲是消极的，小女孩必须忍受无言的遗弃。史黛西记得自己五六岁时，常在家里玩捉迷藏。她找了一个自认最完美的地方爬进去，兴奋地期待即将来临的家人的追逐或寻找。她悄悄地溜进衣橱，等人来找她。从来没有人来。即使她已经不见了一个小时，也没人来找她。这幅图画化成她生命中的自我形象：无人关心，无人闻问，无人追求，就像幻术一般在家庭中消失。她的父亲常常不在，即使当他在家时，大多时候也在看电视。哥哥姐姐正处于烦恼的青春期的，他们都仿佛告诉史黛西说：“少来烦我，我们已经够头痛的了！”所以她隐藏自己——隐藏她的愿望，隐藏她的梦想，隐藏她的心，甚至有时候，她得装病来搏取一点注意力。

就像很多缺乏爱的年轻女子，史黛西转向男孩子们，希望

听到一些父亲从未对她说过的话。她中学的男朋友在舞会中背叛了她，告诉她，他只是在利用她，他其实爱的是别人。她大学约会的男人后来常对她讲粗话。然而，当一个女人从没听过别人说她值得被争取时，她慢慢就会相信，她被那样对待是理所当然的。他是爱她才会这样，只是表达的方式扭曲了。但史黛西嫁给了一个害羞而拼命的男人，他跟他的工作谈恋爱，却不肯冒险给一个女人保证，因为他觉得配不上。我不小气，也不坏。我很善良。让我告诉你，女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犹豫不决的男人。她需要的是一个情人，一个战士，不是个“真的很善良的男人”。她最大的恐惧终于来临——我永远不会真正被爱，永远不会有人为我而战。于是她把自己藏得更厉害了。

结婚多年，我一直都没有察觉这些。我从前认识的那个美人到哪儿去了？我所爱的女人怎么了？我不是真的要找答案，生气的成分可能多过热切的祈求。但是耶稣还是回答了我。她还在那儿，却被掳掠了。你是否愿意全力追求她？我才明白——就像许多男人一样——我是为了安全感才结婚的。我娶了一个我以为永远不会挑战我去做男人的女人。史黛西仰慕我。我该怎么办呢？我想像个武士一样，我却不准备流血。我完全弄错了。我不懂得高塔，不懂得那只龙，不懂得我的力量所为何来。男人和女人之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男人被要求真正去为她而战时却犹豫了。我们仍找机会救自己，我们早已遗忘为人舍身的深深喜悦。

奉献能力就是爱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
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男女交合的事是很神秘的。性交对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有着令人惊讶的深刻比喻。男人献上他的能力，女人则邀请男人进入自己，对二者而言，这个行为需要勇气，需要预备受伤害，以及需要无私的心。我们注意到，如果男人没有奋起，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他必须有所行动，他的力量必先奋起，才能进入她。但是若无女人敞开自己，迎接伤害，这段爱情就不能圆满。如果双方按情理在一起，男人会进入他的女人，并献上他的力量。他在那里射精，在她里面，也是为她；她吸引他进入，拥抱环绕他。结束的时候，他用尽了力气，但是，啊，真是甜美到了极点！

生命就是如此被创造。女人的美丽，吸引男人去做个真正的男人；男人的力量，温柔地呈献给女人，使她显得美好；这给她带来生命，许多事物也跟着美好起来。这就不仅仅是性行为 and 感官满足了！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就是如此。如果男人从女人那退缩了，那么只有他能献给她的就会消失。至于男人所说的话或不

肯说的话，就更是如此。箴言书说道，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她渴望听到他的话语，她也为他的话语所塑造。我上楼到厨房倒一杯水，史黛西正好在那里烤圣诞节的饼干。厨房很乱，坦白说，她也是，沾着面粉，套着一双旧拖鞋，但她的眼中有着些什么，温柔甜美。我跟她说：“你好漂亮。”她的肩膀放松了，眼光闪耀了一下，松了一口气，她笑道：“谢谢你。”几乎带着腼腆。

如果男人拒绝献上自己，他的太太就会空虚无能。残暴的男人用话语毁掉妻子，沉默的男人则使妻子饥饿。“她在枯萎。”有个朋友向我坦诚地谈到新婚妻子。“如果她在枯萎，那就是你少给了她什么。”我说。其实，是好几件事同时构成的：他的话、他的触摸，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快乐。这可以从生活中的许多地方显现出来。一个离家出走的男人，留给妻子一群孩子、许多账单，自己却去过一个轻松的生活，他就是拒绝将力量献给妻儿。本来应该是他去为他们牺牲，反倒变成牺牲了他们。麦西姆斯和华莱士之所以成为英雄，原因就是如此：他们愿意一死，以换取他人的自由。

我们在木匠约瑟的生活中，看到这样的英雄精神，他是马利亚的丈夫，也是耶稣在地上的父亲。我想我们并不能全然体会，他为他们的牺牲有多大。马利亚是个订了婚的女子，几乎可说还是个少女，结果怀了孕，并且搬出一个奇怪的故事：“我怀了上帝的孩子。”这当然很不体面。约瑟怎么想，他会有什么感受？受伤、怀疑，觉得被背叛，那是不用说的了。但他是个好人，不愿让她被石头砸死，只想“暗暗地把她休了”。

有个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这表明了有时要让好人做对事

情的话，还真要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呢），说服他马利亚说的都是实话，他应该还是要结婚。这是要他付上代价的。村里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个淫妇，约瑟如果跟她结婚，你想他得忍受什么？同行和顾客会避开他，他在社会上会失去地位，也许甚至失去他在会堂的位子。看到他忍受痛苦，再对照群众后来用来侮辱耶稣的字眼：“这不是约瑟和马利亚的儿子吗？”他们说话时带着藐视，碰手肘，使眼色。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你是谁——那个淫妇和傻木匠的杂种。约瑟此举代价极高。他退缩了吗？没有，他给了马利亚他的力量；他介入她与困境之中，一个人不屈不挠地挑起了担子。他为她舍了自己。

在男人力量的遮盖下，女人找到安息。男子气概的旅程将男人先带离女人，好教他终将可能回到她身边。他出去找到他的力量，再回来献上他的力量。他以他的言语及行动，拆毁俘虏她的塔墙。他以千百种方式回答她内心最深处的问题。是的，你很可爱。是的，有一个人愿意为你而战。不过，现今世界中，由于大部分男人还没打那场仗，大部分女人因此仍然被禁闭在高塔中。

被利用的女人

许多男人想要得到女人，却不想付出代价。他们想要得到女人所带来的所有欢乐，却不肯为她而战。这是黄色书刊邪恶的一面——女人付出代价，让男人来享受。当男人坚持以女人来满足自己时，黄色书刊就产生了。他利用她，好让自己觉得是个男人。这是不对的力量，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因为这是借着外在的

力量，而不是从自己里面散发出来的。这是自私的典型。他什么都没有给，却夺走了一切。我们从犹大和她玛的故事中看到这种男人。如果不是在《圣经》里读到这个故事，你可能以为我是在讲电视连续剧的剧情。

犹大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你可能会想起来，他就是那位建议把弟弟约瑟卖为奴隶的人。当他的长子长大成人，他为他娶亲，妻子名叫她玛。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但他们维持的婚姻很短。犹大的长子珥死后，犹大把次子给了她玛，因为当时的律法与风俗便是如此。俄南有责任为哥哥立后，但他不愿意。他的骄傲及自我中心得罪了上帝，“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你开始这么想了：自私的男人们，被错待的女人，这一切令上帝气急败坏。

犹大只剩一个儿子了——示拉。这是来自他力量的最后子嗣，犹大完全不希望他也因她玛而死。他骗她玛，告诉她先回娘家，等示拉长大了再让他们成亲。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特别当你想到她玛事实上是个有义的女人。她装扮成妓女，坐在犹大会经过的路上等他经过。他跟她发生了关系（利用她），却付不出钱。她玛拿了他的印、带子、杖当做抵押。后来，就有谣言说，她玛怀孕了，犹大心中充满了自以为是的义怒。他要求将她玛烧死，就在这时候她玛提出了反驳犹大的证据。“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无话可说了。他比谁都还清楚—— he 知道是自己做的。所以他后来说：“她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她给我的儿子示拉。”

当男人自私地拒绝为女人献上力量，这是件严肃的事。但

同样的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动人的女人不断地忍受被刻薄对待。她们虽被追求，但又不尽然；她们被渴慕，却是肤浅的。她们学会给出身体，但非灵魂。你看到了，大部分男人是为了安全感结婚的，他们选择了一个令他觉得自己是个男人的女人，而她也永远不会去挑战他做个真正的男人。

一位令我敬重的年轻男士，一直在两个女人中挣扎：一个是他正在约会的，另一个是他多年前认识但未得到的。蕾切尔是他正在约会的女孩，她对他有很多要求。情形是，他自认达不到。茱莉是他当时放弃追求的女孩子，她好像比较诗意。在他的想象中，她将是完美的伴侣，他与蕾切尔之间总是吵吵闹闹的，与茱莉之间似乎是平静安稳。“你要的是巴哈马群岛，”我说，“蕾切尔是北大西洋。哪一个比较需要真正的男人？”在上帝极其精巧的计划中，他扭转我们寻求安全的打算，要我们去扮演真正的男人。

为什么男人不将所拥有的献给女人呢？因为在男人心中，清楚那样还是不够。夏娃在跌倒之后，心中有种空虚感，不管你再怎么给她，她永远不能满足，这正是男人迟疑的地方。因此，男人要不是拒绝给予所拥有的，就是他们不断地给了再给，同时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她还不够。你永远无法满足夏娃的空虚。她需要的是上帝，远胜于需要你，就像你需要上帝远胜于需要她。

那么，你该如何是好呢？“恐怕没用。”当我建议一个当事人回到太太身边时，他这么回答。“她已经放弃我会回到她身边的想法了，”他承认，“那也好。”“不好，”我说，“太不

好了！”他正要回东岸参加家族聚会，我建议他带太太回来，两个人一起度假。“你必须主动亲近她。”“如果没用怎么办？”他问道。很多男人问同样的问题。要怎样才叫有用呢？证明你是个真正的男人吗？一天之内挽回她的心吗？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不该问夏娃这个问题了吗？不管你是怎样棒的男人，你永远都不够好。如果她为你的力量打成绩，你最后还是不及格。但你并非因为想拿个好成绩才去爱她，你爱她是因为你有爱，因为真正的男人懂得去爱。

从夏娃到亚当

我的朋友珍说，女人如果真正活出她的样式，应该是“勇敢的、容易受伤的、不体面的”。这跟我们所高举“教会女性”的基督徒姐妹典范，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些忙碌、疲惫、严肃的姐妹们将自己的心缩减到只有些微的欲望，假装一切都很美好。请比较马太福音耶稣家谱中的女人特质。在一串几乎都是男人的名单里，马太提到四个女人：她玛、喇合、路得、“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的名字没被提及，这表示上帝对她很失望，也意味着他喜悦其他三者，致使他在一个全是男人的名单里，特别例外地提及她们的名字。她玛、喇合、路得……哇，关于“《圣经》中的女性气质”，这应该打开你新的眼界了吧！

她玛，我们已经知道了；喇合，因“叛国”而位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信心名人”之列。没错——她藏了两个以色列探子，他们是在战前前来打探她所属的耶利哥城的。我从来没听

说过妇女查经班研读她玛或喇合的。那么路得呢？她常被人们列为榜样——却不是上帝高举她的原因。路得记探讨了一个问题：一个好女人如何帮助她的男人去扮演真正的男人？答案是：她诱惑了他。她用她所拥有的，去挑逗他做个男人。路得，就如你所记得的，是犹太妇女拿俄米的媳妇。两个女人都失去了丈夫，穷途潦倒，没有男人照顾她们，她们的经济状况比穷人还差，因此她们比谁都更容易受到伤害。当路得吸引了单身富豪的眼光时，情况开始有些转变。波阿斯是个好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给了她保护，他给了她食物，但波阿斯没有给她她所需要的——一个戒指。

结果路得怎么做？她引诱他。剧情如下：男人们从早工作到晚，直到大麦丰收，收割完该是庆祝的时候了！路得洗了个泡沫浴，穿上美丽的衣裳，等待适当时刻。这个适当时刻就是，深夜里波阿斯喝得有点烂醉：“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心里欢畅”是给保守的读者看的。这个男人喝醉了，看下面的记载就知道他是真的醉了：睡在“……麦堆旁边”。接下来发生的事真的很难看，《圣经》继续描述：“路得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

这里的经文仿佛没有经过订正与校对，也不“体面”。简单说就是引诱——上帝要所有的女人学习她，不只让《圣经》里有一部书单单讲路得，而且在家谱里也提到路得的名字。

不，我不觉得路得和波阿斯那晚发生了关系；我不觉得有任何不适当的事发生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当女人真正做女人的时候，就是她最美好的一刻。波阿斯需要帮助才能点通，路得可

以有几个选择。她可以唠叨波阿斯：你只懂得工作、工作、工作。你怎么不站起来当个真正的男人？她可以可怜地说：波阿斯，请——你快点，快点来娶我。她也大可以挫挫他的锐气：我以为你是个真正的男人，看来我是错了。又或者她可以使用女人的利器，使他成为真正的男人。她可以挑逗、鼓励他，使他有能力……引诱他。何不问问你的男人，他喜欢什么？

这是场战争

你会为她而战吗？这是多年前，内心深处出现的问题，就在结婚十周年之前，也就是在我怀疑当初我所娶的女人到底怎么了的时候。我仿佛听到耶稣说：你只是个骑墙派，约翰，他说，要就进去，不然就出来。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不要只是做个好男人，要做个真正的战士。扮演真正的男人。我带了一束花，带她去吃晚餐，在我心里开始靠近她。但我知道还不够。那晚上床前，我以一种从没有过的方式为史黛西祷告。大声祷告，在天上诸军面前，我站在她和那股对抗她的黑暗恶势力之间。坦白说，我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挑战那条龙，地狱松动了。我们从前学的属灵争战，就在那晚开始了。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史黛西自由了，就在我开始真正为她争战的那一刻起，禁闭她的忧郁之塔倒了！

而且不止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就是在这里，奥秘使我们困惑。有些男人愿意一次、两次、三次地进攻。但是，一个战士是愿意一直守在那里的。章伯斯问：“上帝舍了

他儿子的性命来救世人，我们是否预备舍弃自己的性命？”丹尼尔正为他的妻子处于一场艰辛、绝不妥协的争战中，多年来一直毫无进展，也看不到希望。前几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家餐馆里，泪水充满他的眼眶，他这么告诉我：“我觉得无能为力。在这场战争中，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我会死在这个山丘上。”他已经走到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的一刻，已不再是输赢的问题了。他的妻子可能会有响应，也可能没有。但这已不再是重点了。问题只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男人？麦西姆斯？华莱士？或犹大？英国皇家空军一名年轻的飞行员，曾在1940年写道：“宇宙如此浩瀚无穷，一个人的价值只能用他的牺牲来断定。”

就在我写本章时，史黛西和我刚从一个朋友的婚礼回来。这是我们参加过最棒的婚礼了！美好、浪漫、神圣。新郎年轻、强壮、勇敢，新娘美得令人心动。就是这样才使我觉得痛苦。如果能重新来过，重新正确地开始，年轻的我，如果能有我现在的认知，我就可以更深地爱史黛西，她也可以更深地爱我。过去十八年，我们每个功课都学得很辛苦。这本书每一页所蕴含的智慧都是用代价换来的……极高的代价。那个周末，史黛西与我之间很不愉快，那就是营火。撒但看到它的机会，就将之转为熊熊烈火，我们之间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到了参加婚礼茶会时，我已经不想跟她跳舞了，甚至连跟她同一个房间都不想。这些年来所有的伤害及失望——她的加上我的——似乎是我们婚姻中唯一的真实。

一直到后来我才听到史黛西说起她的感受，下面就是我们双方的对照说法。史黛西：他对我很失望。难怪了，看看这里这么多

漂亮的女人。我觉得自己又胖又丑。我：老是要为婚姻而战真烦人。我真希望我们可以从头开始。你晓得的，那就不会那么累人了，会很不一样。看看这里这么多漂亮的女人。这些想法一再萦绕我的心头，就像海浪一再拍打岸边。跟一群朋友同桌，我觉得都快窒息了。我得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坦白说，当我离开茶会时，一点都不想再回去。要不就去个酒馆小酌，要不就回家看电视。很感恩地，我在茶会场所的另一端找到一间小小的图书室。刚刚在茶会里我跟自己的感觉摔跤，就像长长的一个小时——也可能只有二十分钟。我拿了一本书，可是看不下去。我试着祷告，可是祷告不出来。最后心里响起一段话：

耶稣，请来救我。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是攻击。可是现在这些感觉是何等真实。主耶稣，释放我。救我脱离这瀑布洪涛。求你向我说话，在我做愚昧的事之前，救我的心。释放我，主啊！

慢慢地，几乎不知不觉地，浪涛开始退去。我的心思意念逐渐平静。理智回来了，营火仍只是营火。主耶稣，你知道我心中的痛苦和失望。你现在要我做什么呢？（酒馆不再是个选择，但我仍想直接回房，整晚待在房里。）我要你现在回去，邀你太太跳舞。我知道他是对的，我也知道在我内心深处，那是我想要的。但这样的意愿似乎仍很遥远。我犹豫了五分钟，希望他给我其他选择。他保持静默，可是攻击已经远离，大火也只剩余烬。我再度知道，我想做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回到茶会邀史黛西跳舞，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俩人享受了一段最美好的光阴，是好久没有过的夜晚。我们几乎败给那恶者，但没有，它成为一段我们会跟朋友分享的美好回忆。

结语

多年来，史黛西送给我很多很棒的礼物，但去年的圣诞节着实令人难忘。我们在家吃完圣诞大餐后，孩子们嚷着要拆礼物。史黛西从房间溜走时留下一句话：“眼睛闭起来……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接下来一阵窸窣低语，她说我可以睁开眼睛了。在我面前，是躺在客厅地板上，长长的一个盒子。“打开它，”她说。我解开缎带，揭开盒盖。躺在里面的，是与真品一样大小的苏格兰双面大刀，就像华莱士所用一模一样的刀。我已经找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史黛西并不知道我在寻找这样的一把刀，而她是按着心里的感动去买的，好借以谢谢我为她而战。

在小卡片上，她写道：

因你有颗勇敢的心，为那么多人的心争战——特别是我。谢谢你，因着你，我才能经历我以为不可能成真的自由。圣诞快乐！

第十一章 冒险之旅

也许我们觉得阴暗寒冷 但冬天不再
几世纪以来 冻结的痛苦
解除 粉碎 开始移动
轰轰隆隆之声是浮冰的雷响
解冻 溶水涌到 春天来临
感谢上帝 我们的时候就是此刻 当邪恶
处处与我们为敌
上帝永不离开我们 直到我们
跨出灵魂能及之最长步伐

——克里斯托弗·弗莱（Christopher Fry）

上帝召唤你去的地方，就是你心所乐与世
界所需的相遇之处。

——布赫纳（Buechner）

俄勒冈南部有一条蜿蜒而过的河，从瀑布流到海岸，这条河也蜿蜒流过我的童年，在我记忆的峡谷中刻画痕迹。小时候大部分的夏天，我都是在一条我们昵称为淘气之河的河流中度过的，钓鱼、游泳、采黑野莓——不过，多半是钓鱼。我喜欢法国捕兽人给这条河取的名字——无赖河（Scoundrel）。这个名字为我的冒险加上顽皮的祝福——我是淘气河的小淘气。小男孩在这里的黄金岁月，是我最珍惜的回忆之一，所以去年夏天，我带史黛西和儿子们到这里来，好跟他们分享这河谷，分享我过去的一段岁月。淘气河的下半游，在夏日时分流经一些炎热干旱的乡村，尤其是七月下旬，我们特别期待去泛舟，就当作是弄湿自己与找寻小小冒险之旅的借口。

从莫里森旅馆到福斯特酒吧之间，有一块岩石突出河面。河谷在此缩窄，淘气河于是变深，稍停时分，就冲进大海。高耸的岩石挺立两旁，坐落北边的——只有划船能到达——就是跳跃石。我们全家最喜欢的就是从悬崖上往下跳，特别是在干热的天气里，当你屏住呼吸往下跳时，水面上层是暖和的，到了下面却是又阴又冷，冷到你很想赶快冲上水面到阳光下。跳跃石突出在

水面上，大概有两层楼以上，高到你可以在跳水时数到五（如果你在你家附近的游泳池跳水，大概数不到二）。人脑里有种功能，使每个悬崖似乎有两倍高，当你从上往下看时，你的心就对着你重复说，想都别想。

那就别想了，只要置身河谷中间，自由飞跃，接下来的时间好似长到可以背诵“盖茨堡宣言”，当你冲进水面的那一刹那，你全部感官都达到最高的警戒状态。回到岸上来时，群众为你欢呼，你里面也为自己欢呼，因为你做到了。那天我们大家都跳了，我第一个，接着史黛西、布莱恩、山姆，连路加也跳了。有些大个子从上面往下看了之后，本来想退却，但他还是必须跳下去，因为连路加都跳了；如果一个六岁的小孩子都敢跳，他就无法为自己的懦弱找借口。跳了第一次之后，还得再跳一次，部分是因为想不到自己刚刚竟然敢跳，另一个原因是，你的惧怕已经向自由与兴奋降伏了。我们在阳光下徜徉，自由潇洒。

我想一辈子都这么过。我想更无拘无束地主动去爱，而不是等别人来爱我。我想因为上帝的缘故，置身创作之中；我想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勇往直前；我想跟随彼得的脚步，如同他跟随基督的脚步到海里去，从内心深处真实的渴望发出深深的祷告。就像诗人查普曼（George Chapman）所说：

赐我乘风破浪之精神 航向人生

喜爱风帆饱满

直到帆颤 桅裂

迷人船只奔向她旁

使她饮啜这水 使她向前推进

人生并非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等待你去发掘的冒险。这就是生命本质。当上帝设计整个筹码极高的惊险舞台剧时，便是如此，而他称之为好！他如此装备世界，以致只有我们拥抱危险时，生命才真正活出；也就是说，只有凭信心活着的时候，才真正活出生命。一个人只有在工作中、在爱中、在属灵生活中经历了冒险，才得着喜乐。

什么事使你活力四射？

几年前当我翻阅一本书的简介时，有一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上帝与每个人有个别的亲密关系，他以个别方式亲自对每一颗不定的心说话——不只是透过《圣经》，也借着所有的创造。对史黛西，他透过电影说话。对克雷格，他透过摇滚乐说话。有一天他叫我听《穿越丛林》（*Running Through the Jungle*），说他心里火热，很想研经。上帝用很多种方式对我说话——透过夕阳、朋友、电影、音乐、旷野、书籍。在书籍与我之间，他还特别加上一点幽默。我去逛二手书店时，在成千上万本书中间，会有一本说“选我”——就像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所说的那般。上帝就是飞蝇钓鱼专家，将假蝇抛入河中招引那条悠游的鳟鱼。这天，当我在读这本书的简介时，作者贝里（Gil Bailie）分享他属灵长辈几年前给他的忠告：

不要问世界需要什么。问你自己做什么事会使你有活力，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有活力的人。

这句话让我呆住了，就好像巴兰的驴子在说话，对我心里产生很大的冲击。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明白我的生命是怎么变腻的了；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我一直以来所过的，都是在别人写的剧本中扮演角色。我一生不停地要这个世界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这不同于寻求辅导或寻求建议，原来我要的是远离责任、远离冒险。我要别人来告诉我该怎么办。感谢上帝，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别人给我的剧本，我就是没有办法演很久，就像扫罗的盔甲，不合穿。全世界装模作样的人，除了教你装模作样外，还能教你做什么呢？如布赫纳所言，我们常常处于演错生命剧本的危机中，不是主演自己的剧本，而是被拖着走的演员，“世界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什么最流行，就跟着什么样的时代潮流走”。当我读到别人给贝里的忠告时，我知道是上帝在对我说话。这是一张从吾珥出走的邀请函。我静了静心，没有继续翻页：我要走出书本，去找寻一个值得活的人生。

我申请了研究所，也上了。这门学科不仅使我改行，它还带来了改变：我变成了作家、心理辅导、讲员。我的整个人生轨道扭转，同时也为许许多多带来改变。可是我差点没这样走。你知道吗，在我申请研究所时，口袋里一毛钱都没有，没办法付学费。我已婚，有三个小孩，还有贷款；通常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男人会放弃理想，从想做的事抽身而出。要冒的险似乎太大了。不仅如此，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我接到华盛顿特区一

家公司的电话，要以高薪聘我出任一个绝佳的工作。我可以在顶尖的公司任职，飞进几个很有权力的圈子，赚很多的钱。上帝正在加紧剧情，考验我的决心。路的一头是我的理想和愿望，可是我根本付不起，之后又是完全无法确定的将来；路的另一头，是舒服的成功阶梯，明朗的下一步职业生涯规划，但我将完全失去自己的灵魂。

我到山里去静思。独自一人在高山湖边，手里拿着钓竿，人生似乎想得比较透彻。当我爬上“圣十架”那一片旷野时，世界的触角和虚假的自我好像让步了。第二天，上帝开始说话。约翰，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接受那个工作。那不是罪，却会扼杀你的生命，你自己也清楚。他说对了，是虚假的自我到处膨胀。倘若你要跟随我，他继续说，我走的是另一个方向。我完全知道他的意思——“另一个方向”指的是往旷野、往未知之地去。接下来一个礼拜，三通奇妙的电话接踵而来。第一通是从华盛顿那家公司打来的，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他们的理想人选，还是找别人吧！就在我挂掉电话那一刹那，心里那个虚假的自我大叫“你在干什么？”第二天电话又响起，是我太太，告诉我那所大学打电话来，想知道我何时可交学费的头期款。第三天，一位一直在为我和我的决定祷告的老朋友打电话来。“我们认为你应该继续深造，”他说，“我们想替你负担。”

森林中有两条岔路 而我
我选择了人烟稀少的那条
人生便随之扭转了

你在等什么？

假如亚伯拉罕接到上帝的邀请时，小心计算得失，最后决定抓紧自己在吾珥的医疗福利、三周有薪假、退休计划，我们今日会如何呢？如果摩西当初乖乖听妈妈的话“别玩火柴”，小心翼翼地过日子，看到燃烧的荆棘就躲起来，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保罗心里想，法利赛人的生活虽非完美，但至少比听从大马士革路上的声音来得可靠稳定，你就听不到福音了。毕竟，大家到处都听到声音，谁又知道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还是相像的声音呢？如果耶稣不是激烈、疯狂、浪漫到了极点，我们又会怎样呢？试想，如果上帝一开始没有冒那么大的险，又怎么会有我们的存在呢？

多数男人用很多精神铲除风险，或者将之降低到可控制的局面。他们的孩子听到“不”的次数远胜于“好”；他们的员工觉得被绑住了；他们的太太也同样被束缚着。如果真的管用，如果一个男人成功地免去所有风险，他将在自我保护的蛹里了结一生，心中想着自己为何感到窒息。如果不管用，他就诅咒上帝，加倍用力，血压也加倍。当你检视男人企图创造的虚假自我，你总会看到两件事：紧紧抓住某些资产，同时拒绝任何无法掌控的事物。如大卫·怀特（David Whyte）所言：“我们生命力的代价就是所有惧怕的总和。”

创世纪记载，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上帝惩罚他在地上流离飘荡，他建造了一座城。这样的努力——拒绝信靠上帝，只相信

自己——深植在每个男人心中。怀特谈到，虚假的自我想要去控制经验，去控制所有事件与结果，这和灵魂想透过各样经验去得到力量，两者是有所不同的。当你坚持要掌控所有，你其实是在牺牲自己的灵魂和真正的力量。就像耶稣提到的那人，他终于办到了，盖了很好的谷仓，却在同一晚死去。“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顺便一提，你可以远在你死去之前，就失去你的灵魂。

加拿大生物学家莫厄特（Farley Mowat）有个梦想，就是在狼的原始居地研究它们，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荒原。那本《千万别叫狼来了》（*Never Cry Wolf*）的书，就是根据这趟寂寞的研究之旅写成的。在这本书的电影版中，莫厄特扮演的角色是个名叫泰勒的书呆子，对露营没什么兴趣。他雇用了阿拉斯加丛林的一位老飞行员利特尔（Rosie Little），载着泰勒和他的仪器，在死寂的冬天飞到遥远的黑石峡谷。这架单引擎飞机飞越世上最美、最崎岖、最危险的旷野，航程中，利特尔打探着泰勒这趟旅行的秘密：

利特尔：跟我说，泰勒，黑石峡谷到底有些什么？

泰勒：很难讲。

利特尔：你很聪明，泰勒，你守口如瓶。我们这儿，都是些采矿的人，对吗，泰勒？找啊找，就是找地里头那个裂洞，找到了，就不愁吃穿！

（停了一下）

我跟你讲个小秘密，泰勒。黄金不是在那块地里。

这儿是哪里都找不到黄金的。真正的黄金在北纬60度，坐在客厅里，对着那台蠢电视，无聊到死，无聊到死呀！泰勒。

飞机引擎突然咳嗽了几声，劈啪作响，奄奄一息，然后就熄火了。唯一的声响就是风刮过机翼的声音。

利特尔：（唉哼着）喔，主啊！

泰 勒：（着急）怎么了？

利特尔： 抓住这个控制杆。

利特尔把这架失去动力的飞机交给泰勒控制（他从没驾过飞机），开始疯狂地在机座间的工具箱中翻来翻去。找不到要的东西，利特尔气坏了。他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盒子里所有的工具全都倒在飞机上。突然间他停了下来，两手冷静地搓着脸。

泰 勒：（仍然很慌张，努力控制飞机）怎么了？

利特尔：无聊，泰勒。无聊，就是这么回事。你怎么对付无聊，泰勒？要冒险。要——冒——险——泰勒！

接着利特尔把门踢开，几乎消失在外面，敲着东西——也许是结冰的输油管。就在飞机快要撞上山壁时，引擎响了。利特尔抓着控制杆，使劲爬升，差点撞上山脊，然后滑入下面一个又长又雄伟的峡谷。

利特尔或者有些疯狂，但他也是天才。他知道男人内心的秘密，知道怎样治好男人的苦恼。太多男人背弃梦想，因为不愿冒险，也许是害怕禁不起挑战，又或者是从来没人告诉过他们，那些内心深处的盼望是好的。可是，一个男人的灵魂，也就是利特尔所提到的真正黄金，不是用来掌控一切的，而是要去冒险的。我们心底隐约记得，不管如何微弱，就是当上帝将人放在地上时，他给了我们一项不可思议的任务——一张去冒险、去建造、去征服、去照顾所有创造物的许可证。它是一张等着被填写的空白纸，一张等着被涂满的干净画纸。嗯，先生，上帝从未取消那张许可证。它还在那里，等候男人去领取。

如果你被允许去做任何事情，你会做什么？不要问怎么可能，那会使你的愿望拦腰折断。怎么可能是向来不该问的问题，怎么可能是没有信心的问题。意思就是说“除非我看清楚我的路，我不会相信，也不会向前冒险”。当天使告诉撒迦利亚他的高龄妻子将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名叫约翰，撒迦利亚问了怎么可能，结果为此变成哑巴。怎么可能是上帝的责任。他要问你的是什么事。你的心刻画的是什么事？什么事使你有活力？如果你可以做你一直想做的事，那会是什么？你看，一个男人的呼召，是写在他的真心。改写贝里的话，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而要问自己什么事会使你有活力，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有活力的男人。

我得声明，书局里的那份邀请，是在几年前进入我的信仰生涯的，当时我的角色刚好走到转型期，我接收到这个讯息，但没有离弃我的生活，也没有做些愚昧的事。我认识一些男人，他们把建议当作是抛弃太太、跟秘书私奔的借口。他们被蒙蔽了，

以致看不见自己真正的需要及该有的担当。上帝为这个世界编织了一个计划，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就找不到生命。由于我们的心流浪甚远，他给我们律法，作为帮助我们远离断崖的栏杆。不过，信仰训练的目的在于去改变那颗心。我们从一个需要律法的小男孩，长成一个行事靠圣灵法则的大人。

当一个人放弃控制一切，反去找寻心中的梦想，他的人生就变成一个冒险的旅程，所有一切都披上了超越物质世界的目标。有时这些梦想埋得很深，就得花些工夫挖掘出来。我们会用心去注意自己的愿望。通常我们可从过去找到线索，某些时刻我们热爱自己所做的。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些细节和环境会改变，可是中心思想还是一样的。戴尔还是个小男孩时，他是小区的小领袖；大学时代，他是网球队队长。当他带领一群人的时候，活力就回来了。对查尔斯来说却是艺术，小时候他总是在画图。中学时代，他最喜欢的就是陶塑课。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画图，一直到五十一岁再度拾起画笔，才又找回生命活力。

要找回男人心中的愿望，他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嘈杂，远离使他分心的事，花点工夫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他必须走入旷野，安静独处。自己一个人时，让心底的一切浮上来。有时他会为光阴蹉跎而哀伤。就在那里，在忧伤底下，是那长久被遗弃的愿望。有时一开始浮上心头的是诱惑，若是那个男人心里以为，不圣洁的事才能使他找回生命。在这个当头，他应该问自己：“这个愿望底下藏着的是什么欲望？我心里想的到底是要什么？”无论如何，愿望已经开始浮上来了，当我们允许灵魂深处的呼喊上升，我们就抓到了轨迹，如同怀特所说，这种呼喊，

“是被遗忘的勇气，是很难听到的微声，不想被提起，但却是另一种生命”。

我多次默想

先前为我所雕琢的 那大理石——

港湾停泊着收帆的船

事实上 那船刻画的 非我的宿命

而是我的人生

爱曾给我机会 我退缩 怕它幻灭

哀伤曾来敲门 我惧怕

雄心曾来叫我 我怕冒险

但 一直以来 我切慕生命的意义

现我知 我须扬起风帆

乘命运之风

不管船推往何处

寻找生命意义 可能找着疯狂

但无意义的人生 叫人折磨

不安 不清楚的愿望

那盼海的船 却怀惧怕

——埃德加·李·麦斯特 (Edgar Lee Masters)

进入未知境地

“属灵生活不能成为次要的领域。”霍华德·梅西（Howard Macey）如是说。“它一直是未知的世界，我们处于当中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甚至为其尚未驯服而感到欢欣。”了解梦想的最大阻碍，在于虚假的自我不喜欢奥秘。这就难了，你了解吗？因为冒险基本上就是奥秘。不仅如此，宇宙中心便是奥秘，创造宇宙的上帝亦是奥秘。男人世界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与生活在周遭的人的关系、他的呼召、他所面对的属灵争战——每一项都充满了奥秘。但这并非坏事，而是现实生活中喜乐、丰富的层面，而且也是灵魂对冒险渴求的基本要素。如章伯斯所说：

我们如此精于数学与计算，自然把不确定的事看成坏事……合理生活的记号就是确定性。属灵生活的记号就是带着恩典的不确定性。对上帝有确据，意味着我们对所有方向都无确据，我们不知道每天又将被带往何处。通常我们谈起此事时，总会带着忧伤的叹息，其实应该要带着无尽的期待。

——《竭诚为主》（*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上帝向来无公式可言，就是这样，所以跟随他的人也无公式可言。上帝是位格，不是教条。他的运作非同系统——甚至无

神学系统——而是真正的自由、带着生命原创性的位格。“上帝的领域是危险的，”安东尼·布鲁姆主教（Archbishop Anthony Bloom）如此说，“你必须真正进入，而不是搜集数据而已。”以约书亚及耶利哥战役做例子。以色列人正为了进入应许之地，准备打第一场仗，此刻有许多不定因素——军队的士气、对约书亚的信心，更别提随后名声会传到其他敌人的耳中。这就是他们的诺曼底攻击发动日（D-Day），也就是说，话很快就会传开来。上帝如何给整个事件有个好的开始呢？他要以色列人吹号绕城一个星期，第七日他要以色列人绕城七次，然后大声喊叫。当然了，功效奇佳。你知道吗？再也没重复过。以色列人再也没用过同样的战术。

基甸和他的勇士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他们的攻击计划是什么？火把和瓶子。同样也功效绝佳，同样没再重复使用过。你记得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吗？——他也没再用过同样的方法。我希望你现在开始有点概念了，因为教会在这方面的确被世界所影响。现代社会讨厌奥秘，我们很希望能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好像以科学方法找到了最高的巴别塔。请别误会——科学在卫生设备、医学、交通等各方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进步。但是我们企图以那些方法，来驯服属灵的拓荒领域。我们把最近的营销手法、最新流行的商业管理，应用到侍工上。现代基督教对操做法则之着迷，使我们失去与上帝真正的对话。找到法则，应用法则，那么你还需要上帝吗？因此章伯斯警告我们：“永远不要把你的经验订成法则，上帝对你有其创意，容许他对别人也有其创意。”

针对个人特质，以及对男性雄风来说，创意及创造力是基本的。当我们不再倚赖公式，冒险之旅就开始了，我们真正的力量也开始释放出来。上帝是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位格，他也要他的子民如此。电影《法柜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中有精彩的一幕。印地安纳·琼斯当然是个虚构的英雄，他可以轻松应付古老的历史、漂亮的女人，还有45岁的年纪。当一个男人所有资源都失去时，他的真正试验才开始。琼斯最后终于找到那有名的法柜了，可是德国人偷走了它，而且装上卡车。在纳粹军队严密的保护下，他们就快夺走他的梦想了。琼斯和他两个同伴无力地看着胜利从自己的指间溜走。但是他不放弃，哦，绝不，游戏这才刚刚开始。他对朋友说：

印地安纳：回开罗。替我们弄到英国的交通工具……船、飞机，什么都好。跟我在奥马尔碰头。准备好等我。我去跟卡车。

萨 拉：怎么跟？

印地安纳：不晓得……看着办。

讲到生活与爱，真正需要的就是愿意双脚跳进，涉身其中时要有创意。下面只是个例子：几年前有个礼拜天下午，我刚出远门回来，看见儿子们在前院玩。那是十一月，不是在外面玩的时候，所以我问他们到底怎么了。“妈妈把我们赶出来了。”我心里知道，史黛西这样驱逐他们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要他们坦白说，可是他们坚持自己没做什么。于是我走进门，想听听另一边

的说法。“如果是我，我不会进去，爸。”山姆警告我，“她心情不好。”我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房门关着，里面漆黑一片，静悄悄的。

现在，让我问问读到这里的男性读者：你想我的直觉会叫我怎么做？逃啊，想都别想进去，留在外面。你知道吗？我大可以留在外面，看起来像个好父亲，跟儿子们玩球。可是我已经厌倦做那种男人了，我逃太多年了。我扮演懦夫太多次了，我已经厌烦了。我打开门，到里面去，上了楼梯，走进卧室，坐在床边，问我的太太男人最怕问他女人的一个问题：“怎么了？”之后就全是奥秘了。女人不喜欢被套公式，她当然不喜欢被当成一个有答案的作业。她不想被解决，而想被了解。梅西将婚姻称之为“激昂的未知世界”。

我们所面对的属灵争战也是同样的道理。联军登陆法国后，遇见了想都没想过的东西：灌木丛。从海边到费敦全都是土篱、灌木、树丛。空中摄影确曾显示灌木丛的存在，可是联军以为是像英国各地那种两英尺高的灌木丛。诺曼底的灌木丛有十英尺高，而且穿不透，是名副其实的要塞。如果联军使用各个击破的方法，他们就会被德军的机关枪扫平。如果他们试图把坦克车开过去，坦克的下方就会暴露于反坦克武器的威胁。他们必须有创意。美军这批农村来的小伙子们在舍门坦克车前面装置各种临时的设计，可以钻洞找炸药，或推进灌木丛。从美国来的这群刁钻猴子，一夜之间重建坏掉的坦克车。就像一个上校说的：

我开始对美军有不同的看法。虽然驻扎时高度组

织化，也很官僚，但是美军到了战区就灵活了，每个人都主动起来，把该做的事都做了。这种韧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最强的地方之一。

——《公民兵》（*Citizen Soldiers*）

真的是洋基兵的机智赢了那场战争。而这正是我们所处的形势——置身于战争中，却缺乏所需的训练，周遭很少人可以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得自己好好去摸索。我们知道怎么上教堂，被教导不说脏话、不要醉酒、不要抽烟，知道怎样做好人，却不太清楚怎么打仗，只能边摸索边学。也就是在此时，我们的力量才凝聚、深耕、释放出来。当一个人拥抱无法掌控的冒险，当一个人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时，他才显出真正的男人本色。如马卡多（Antonio Machado）所写：

人类有四件事
对大海毫无用处
舵、锚、桨
与害怕下沉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徒生涯就是一团乱，也不是说一个真正的男人就是恶名昭彰、不负责任。浪费薪水在跑马场、在吃角子老虎的人不是真正的男人，而是伪君子，是愚昧的人。辞掉工作，让妻子去养家，自己待在家里挥杆，心里惦记着职业球赛的人，是个懒虫。我真正要说的是，虚假的自我在委身之前要

求公式，他要求成功的保证，可是，先生，没这回事。因此，人的一生会来到一个阶段，必须放下一切，转向上帝去寻求那未知数。这是人生旅程至要紧的一环，如果我们停滞不前，旅程也跟着结束。

在亚当面临最大的考验前，上帝没有提供按图索骥的计划，也没有处理混乱的公式。这不是遗弃，而是上帝尊荣亚当的方式。你是个大人，你不需要我牵着手走过这一切。面对挑战的一切所需，都已经在你里面了。上帝真正给了亚当的是友谊。他不用单独去面对人生，他在天凉时节与上帝同行，在那里他们谈论爱、婚姻、创造、他所学到的功课，以及即将来临的冒险。这也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如章伯斯所言：

我们生命里亦有来自上帝、难以形容的呼召。上帝的呼召永远无法清楚说明，那是内在的。上帝的呼召就像是大海的呼唤，没人听得到，只有那个有海洋气质在他里面的人听得到。上帝的呼召究竟是做什么，难以具体陈述，因为他的呼召是，单单为他的缘故，与他同行，而考验就在于是否愿意相信上帝的带领。

——《竭诚为主》

能活在这样的冒险中——景况如此之危险、如此之不可预测、代价如此之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地与上帝维持亲密的关系。我们极其渴望的控制权，其实是幻想。倒不如放弃了，而去接受与上帝同行的邀请，把老掉牙的公式放一边，好让我们

进入无拘无束的朋友关系。亚伯拉罕认识到这点，摩西也是。读《出埃及记》的前几章——当中充满了摩西与上帝之间来往的描写。

“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对耶和华说”。彼此了解对方，就像是亲密联盟。大卫——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也是跟上帝维持一个对话式的亲密关系，相偕而行，并肩作战，一生喜爱上帝的道路。

大卫没有僵硬的公式，且战且变，单单倚靠上帝的指引。这就是每个上帝的战友、每个上帝的亲密朋友所生活的样式。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上帝称你为朋友。他想与你交谈——一对一的，经常的。如威拉德（Dallas Willard）所写：“所谓上帝的引导是……与上帝有对话式的关系：这种关系适合具有成熟品格、一同开创的朋友。”走入真正男人本色的整个旅程，其中心思想就是在于“与上帝在天凉时分对话”。简单的问句把琐事变成冒险，生活中各种事件变成开创新局面的机会。“上帝，你要教导我的是什么？你现在要我做什么……还是要我放手？你正在对我的心说什么？”

我们在攀登珠穆朗玛峰

多年来，我一直想攀登一座高峰——也许先攀登德纳里峰（Denali），之后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Everest）。每当我看到照片，或读到这类登山文章，我就心动起来。那被遗忘的狂野呼唤着我，同时我心里也渴慕竭尽所能地

迎上挑战。是的，甚至连危险也是，也许特别是危险。有些人以为我疯了，而且我知道我这一生，这个梦想是无法被了解的，可是不要紧，这样的渴慕有其代表性的意义，我不能就此放手。明白此事极其要紧。我们心中的愿望，代表着我们究竟是何等人。愿望的意义几乎是个奥秘，使我们里面有些超越一切的永恒的东西开始觉醒。可是那些愿望究竟如何被活出，有时我们会产生误解。上帝满足愿望的方式，可能与一开始的觉醒方式是有距离的。

过去大约一年，我做了一些决定，除非真有上帝，而且除非我是他的朋友，否则这些决定就显得荒谬不堪。我辞去工作，跨出一大步，追寻一个我一直很害怕的梦想。我拾起了曾失去的片片异象，这是在我最好的朋友兼合伙人布兰特登山意外丧生时，失去了的异象。最疯狂的是，我再度向友谊敞开，有了新的合伙人，布兰特和我遗留的，我们再度拾起来了。这场仗打得很辛苦，我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我所投下的赌注是如此庞大——无疑，在经济层面上是如此，在属灵层面与关系层面上，更是如此。我需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有极大的投入。

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必须承受天天相处的人的误解。有时身旁狂风大浪，有时害怕跌倒。有一次我觉得好像快要抓不住绳子了，几乎冲不过难关。我的心底响起一个问题。上帝，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攀登珠穆朗玛峰。

第十二章 下一章轮到你啦！

我所面临的要求之多，及需要我舍弃自我程度之彻底，有时几乎令我难以承受；可是除非这样绝对，否则没有出路。

——乔治·麦克唐纳德（George MacDonald）

身为主角，如果不能做决定，自由就毫无益处……我们可以对自身活出的故事随意更动，因为我们是真实的角色，而不是傀儡，因此可以诠释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积极参与创作自己的故事，就有自由去更改剧情。我们不仅是演员，也是共同创作的作家。情节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有所作为。世上少有如此鼓舞人心的认知。

——丹尼尔·泰勒（Daniel Taylor）

顺服上帝向你彰显的事，下一个门立刻为之打开。除非顺服已知的，否则上帝不会向你显明更多关乎他自己的真理……这个旅程带来与上帝之间真实友谊的喜乐。

——章伯斯（Oswald Chambers）

读者，现在轮到你来动笔了——与上帝一同向前冒险。记住，不要问你自己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我心狂野 男人就要活出男人的样子

作者 = (美) 约翰 · 艾杰奇著

页数 = 2 3 2

S S 号 = 1 2 5 9 6 2 4 1

D X 号 = 0 0 0 0 0 6 9 1 4 5 2 8

出版日期 = 2 0 1 0 . 0 7

出版社 = 重庆出版社